

月方備藥

包學善署

第六冊



朔方備乘卷第三十

考二十四

烏孫部族考敘○臣秋濤謹案俄羅斯國之始起論者不一或以爲卽古高車則以其游牧之俗近於北部也或以爲卽古大食則以其商賈之風近於西域也然二說皆未確惟吳兆騫楊賓諸人以俄羅斯卽古烏孫部族說本元人王惲玉堂嘉話或者因其相去遼遠而疑之今按其形貌之符合察其國名聲音之轉變則知俄羅斯實烏孫之遺裔諸家之論未嘗無據不可以荒遠而略之也在漢時烏孫介乎匈奴西域之間兼有北方游牧西域商賈之俗在今日俄羅斯介乎蒙古歐羅巴之間亦兼有北方游牧西域商賈之俗烏孫本行國隨水草轉移游牧無常所卽如漢初大月氏在祁連敦煌之間爲匈奴所破轉徙而西乃臣服大夏都媯水上爲王庭元耶律大石率衆西奔遂有西域之地建國幾及百載此皆行國轉徙由衰而盛之顯驗烏孫舊國本亦在祁連敦煌間故俄羅斯人自稱曰老羌敦煌祁連間正西羌所聚處也由是轉徙而至赤谷由是又轉徙而至葱嶺此皆烏孫遷徙之事見於正史者也自後葱嶺之間不聞有烏孫而俄羅斯始著於烏拉嶺以西烏拉卽葱嶺之西北幹則俄羅斯卽爲烏孫部族之轉徙固確有可據矣近時土爾扈特由雅爾遠徙額濟勒河東距舊牧凡五六千里而北距俄羅斯莫斯科窪都城僅二千餘里信土爾扈特之能遠徙而不信烏孫之能遠徙不亦固哉歷觀往籍如怛羅斯城藥殺水之類皆以國名目其地正可爲烏孫漸徙而西之明證爰述烏孫部族考以折羣疑云

烏孫部族考○楊賓柳邊紀略曰阿羅斯一作俄洛斯即羅利邊外呼為老鎗臣秋濤謹案老鎗即老羌之謬為人深

目碧瞳隆準黃虬髯長身多力而好睡睡輒不即覺長於步戰善鳥鎗不畏弓矢矢著身徐徐拔之相

視笑自言自開闢至今康熙丁卯共七千九百十有四年其族卑幼見尊長去帽俯首先指左右肩次

指左右膝或曰先指額次腹次右肩次左肩西洋所謂反十字也最奉佛見必俯伏而哭或曰非佛也

奉者天主俯伏而哭者天主教也其居室正方上下四旁皆板其器精巧類西洋其帽青頂縫貂于內

外綴珠寶珊瑚或用猩猩氈縫貂其服方領小袖袍長掛賤者著朶羅尼貴者貂銀鼠雜錦蒙其表綴

珠寶珊瑚金剛鑽於邊而絕少綢緞其錢銀質無肉好大若瓜子率重一分陰作交戟或人馬形陽則

其國書也若梵經一錢必書數十字不可辨或曰文字用臘底諾話臘底諾話者西洋諸國之官話也

其紙厚若山西毛頭大減十之二微脆中有暗花若戈戟之狀色白其菜莖若高荳而短葉若薑包者

白舒者青魚腥臭食之味淡其所食多虛糕如今之西洋糕者而色純白軟潤經月不硬其國都相傳

在正西之北高海中臣秋濤謹案北高海即裏海其國在裏海之北非在海中也水陸曉夜行十三閱月乃至雅克薩城而西陲

今略以為在金山西北七日臣秋濤謹案金山西北七日行已入俄羅斯境則西陲今略之說亦未可非出塞紀略以為漢之堅昆唐之

黠戛斯又曰紇吃斯臣秋濤謹案堅昆黠戛斯故壤皆在今俄羅斯境但其國名之所自始耳王秋澗玉堂嘉話則以為古烏孫即今

幹落絲余以滿音叶之此音本在烏幹孫絲之間而無適合之字譯者不得已以已音之相近者當

之中原譯者音隨地變以訛傳訛名稱遂異不知其國固二千年如一日也余向見秋笈集作烏孫

以為非後從塞外見其國人狀貌皆與顏師古注烏孫者合因復疑之今得秋澗語始恍然矣至於

地之方位路之遠近余不暇辨○顏師古漢書注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

鬚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徐松補注曰焦氏易林云烏孫氏女深目黑醜是其形異也臣秋濤謹案烏孫國唐書

不詳其事蹟然據師古所言當以目驗知之是唐初烏孫尙至京師其後蓋益徙而西乃不相聞耳○漢書張騫傳曰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

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

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

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爲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

莫旣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臣秋濤謹案此烏孫國之始而烏孫傳未載僅見於張騫傳中今錄之以備考證云○烏孫傳曰烏

孫國大昆彌臣秋濤謹案亦作昆莫徐松曰未稱昆彌治赤谷城臣秋濤謹案師古不言赤谷所在徐

大小昆彌別爲部大昆彌仍其舊治後魏書云居赤谷城後西徙葱嶺中是烏孫在山南之證今阿克蘇城北鹽山土色純赤疑是其地陳湯傳郵支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

百里徐松曰溫宿之去長安當八千七百二十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徐松曰

大相大祿徐松曰傳有中子大祿臣秋濤謹案大祿當是官名非人名左右大將二人徐松曰宋祁云楊本無左右二字按傳有大樂

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徐松曰各一人者有左右也傳有左右大將二人徐松曰宋祁云楊本無左右二字按傳有大樂

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徐松曰以去長安較之當作千六百六十二里但言西

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徐松曰陳湯傳郵支借康居兵擊烏孫烏孫不敢追西邊地莽平多雨寒山多

松稿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坦平也一日莽莽平野之貌稿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翻徐松曰烏孫

而寒稿有二訓一日松心一日木名言松心者莊子所謂液稿言木名者此傳及左傳稿木之下馬融

廣成須履修稿也諸書惟廣韻不誤今本說文云稿松心木段氏以爲有每誤顏君所據蓋同今本說

文左傳音義橋郎湯翻又莫昆
武元二翻馬融傳注音莫寒翻
不田作種樹師古曰樹殖也徐松
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

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很無信多寇盜最為疆國故服匈奴
師古曰故謂舊時也服屬于匈奴也徐松曰史記言單于令昆莫長守于西域

後盛大徐松曰大宛傳昆莫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
取羈屬不肯往朝會師古曰言纜羈屬之而已徐松曰匈奴傳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祠五月大會龍

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徐松曰烏孫之地蓋並天山之陽直至西北與康居徐松曰言

踏林謀校人畜計是匈奴朝會事徐松曰捐毒休循北境皆南與城郭諸國相接徐松曰謂姑墨

西面北面皆接康居徐松曰捐毒休循北境皆南與城郭諸國相接徐松曰謂姑墨

故傳又言北附康居徐松曰捐毒休循北境皆南與城郭諸國相接徐松曰謂姑墨

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徐松曰南越者第謂南走懸度在西南也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

大月氏徙西臣大夏徐松曰據張騫傳昆莫蓋殺月氏王其夫人臣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大夏也顏君彼注云以大夏為臣為之作君也

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徐松曰敦煌之置在元鼎元年騫時無此郡今烏孫雖疆大可厚

賂招令東居故地徐松曰史記作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
妻以公主與為昆弟徐松曰匈奴傳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約為兄弟以和親今用其法于烏

孫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徐松曰班固于騫傳亦言語武帝即位徐松曰汪校引劉令騫齎金幣往徐松

日騫傳言拜為中郎將二三百人馬各二徐松曰班固于騫傳亦言語武帝即位徐松曰汪校引劉令騫齎金幣往徐松

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緡萬徐松曰班固于騫傳亦言語武帝即位徐松曰汪校引劉令騫齎金幣往徐松

夷貪故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
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徐松曰其它仍用單于禮初昆莫有十餘

謂之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強能為將
將府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徐松曰岑音仕林翻陬音子

侯翻徐松曰史記作岑娶太子蚤死師古曰蚤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徐松

日史記作大祿怒迺收其昆弟將眾畔謀攻岑陬徐松曰史記作謀攻岑娶及昆莫
昆莫與岑陬萬餘騎徐松曰史記

其大祿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徐松曰史記作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言昆莫但能羈縻之

騫既致賜諭指曰徐松曰顏君張騫傳注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

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師古曰遠音于萬翻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徒昆莫年老徐松曰

于孝文六七年間昆莫生于冒頓未破月氏之前至元鼎時年蓋六十餘國分不能專制迺發使送騫徐松曰大宛傳作送騫遣投騫使因

獻馬數十匹報謝徐松曰顏君張騫傳注云其使見漢人眾富厚歸其國其國後迺益重漢匈奴聞其

與漢通怒欲擊之徐松曰是時匈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立為單于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

之欲翻徐松曰烏孫在北山下漢使之由南道者並徐松曰漢通大宛使使獻馬張騫傳

南山下由北道者沿塔里木河北岸皆在烏孫境南徐松曰漢通大宛使使獻馬張騫傳

得烏孫馬好願得尙漢公主為昆弟徐松曰事天子問羣臣議許徐松曰因曰必先內聘徐松曰內

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師古曰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帝為孫行江都國除

于元朔六年易王子侯者至元鼎五年免盡細徐松曰劉昭與服志公主抽畫駟車

君無寵故嫁外國自王建死至此十四五年徐松曰按劉昭百官志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丞一人注

鑄飾以明珠今為備官屬宦侍御數百人徐松曰玉臺新詠石崇王昭君辭序昔公主

遠嫁特寵異之徐松曰玉臺新詠石崇王昭君辭序昔公主烏孫昆莫以為

吏三人從官二人此有宦官侍贈送甚盛徐松曰玉臺新詠石崇王昭君辭序昔公主烏孫昆莫以為

御數百人者皆特置異于常制徐松曰玉臺新詠石崇王昭君辭序昔公主烏孫昆莫以為

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徐松曰玉臺新詠石崇王昭君辭序昔公主烏孫昆莫以為

國自治宮室居徐松曰烏孫雖逐水草而有城郭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

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徐松曰玉臺新詠作吾遠托異

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徐松曰顏君匈奴傳注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以肉為

食兮酪為漿師古曰食謂飯音飢徐松曰匈奴傳以視不知重酪之便美也懷祖先生曰肉上本無以

字後人以上下文皆八字為句而此句獨少一字故加以字耳不知穹廬為室旃為牆肉

烏孫部族考

三

為食酪為漿皆相對為文不得獨于肉上加以字也御覽北堂書鈔藝文類聚文選注引皆無以字松按玉臺新詠亦無以字居常土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

為黃鵠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音下督翻徐松曰顏君昭帝紀注黃鵠大鳥一舉千里者非白鵠也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

遺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徐松曰劉昭與服志公主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給采十二色重綵袍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向公主徐松曰史記作昆莫

日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徐松曰言此者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徐松曰官號不見前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

昆彌云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其王號也徐松曰注為其王號汪校無其字按烏孫人名多有

轉莫之為彌譯音有輕重而名號未改非取王名之一字而沿以為號也臣秋濤謹案今俄羅斯國王號未有費持二字人名亦多有魚赤二字或作玉赤岑陬向江都公主人一妻少夫師古曰公主人或作委翅皆靡字之轉音俄羅斯即古烏孫此亦一證

死徐松曰公主人為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徐松曰楚王戊景帝三年自妻岑陬徐松曰孫僅四五年而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徐松曰武帝為兄弟子行妻岑陬徐松曰在太初

中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徐松曰季父大祿日泥靡大以國歸之徐松曰約待泥靡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徐松曰泥靡胡婦子

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為莎車王徐松曰莎車傳言小子萬年此云次次曰大樂為左大將徐松曰

又作左大將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徐松曰匈奴使四車師與匈奴為一徐松曰常惠傳本始

如五翎侯之比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徐松曰匈奴使四車師與匈奴為一徐松曰常惠傳本始

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徐松曰常惠傳本始

遣使因惠言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徐松曰車延惡師二地名功臣表下摩侯

遣使因惠言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徐松曰車延惡師二地名功臣表下摩侯

傳以此事屬于昭帝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師古曰趣讀曰促徐松曰常惠傳作使使曾

公主上書時與此異徐松曰劉向傳安自給人馬五萬騎徐松曰

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徐松曰劉向傳安自給人馬五萬騎徐松曰

兵十八萬此五萬騎是未得徐松曰劉向傳安自給人馬五萬騎徐松曰

道並出語在匈奴傳徐松曰劉向傳安自給人馬五萬騎徐松曰

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

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按宣帝紀是自烏孫還至

乃出兵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徐松曰劉向傳安自給人馬五萬騎徐松曰

節而為使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徐松曰劉向傳安自給人馬五萬騎徐松曰

南面以西為右匈奴之西方接烏孫按匈奴傳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

是從西方入者即自蒲類之西矣谷蠡宣帝紀注引服虔曰谷音鹿韋昭曰蠡音如麗翻顏君谷從服

音蠡音落奚翻後書杜篤傳作鹿蠡蓋音同假借字又後書和帝紀注鹿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徐松

謂單于所常居此言處者匈奴以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為最大故亦言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徐松

惠傳注引晉灼曰居次匈奴號若言公主也名王犁汗徐松曰劉向傳安自給人馬五萬騎徐松曰

顏君音行胡浪翻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徐松曰劉向傳安自給人馬五萬騎徐松曰

王者左犁汗左或作右都尉徐松曰劉向傳安自給人馬五萬騎徐松曰

按在匈奴西以右為正都尉徐松曰劉向傳安自給人馬五萬騎徐松曰

戶且渠四萬級徐松曰劉向傳安自給人馬五萬騎徐松曰

萬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徐松曰劉向傳安自給人馬五萬騎徐松曰

侯以本始四年四月封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徐松曰劉向傳安自給人馬五萬騎徐松曰

朔方備乘

卷三十一

烏孫部族考

四

元

於元康元年來朝常惠傳明言斬姑翼而還未言復至烏孫不應烏孫是時遣女入京而惠遲至神爵不足據三也即以蕭望之傳推之傳云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常惠上書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非長策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惠上書云云望之復以為不可蓋先是云者追敘以起復為不可之詞非直謂為大鴻臚時也此傳因之始云大鴻臚蕭望之舍本傳而用此傳不足據四也合諸傳考之蓋惠於本始四年賜烏孫地節元年即斬姑翼還京至元康二年詔遣常惠將兵揚威武車師旁其時車師王在烏孫故烏孫因惠上書是元康不誤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徐松曰為結 兩重姻親 畔絕匈奴

願聘馬羸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徐松曰元康二年望之自少 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府遷左馬翊云大鴻臚誤 師古

保徐松曰蕭望之傳借其美 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徐松曰元康二年去本 又重絕故業師古

難也故業謂先徐松曰元康二年去本 又重絕故業師古 日重

與烏孫婚親也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徐松曰昆彌及太子 左右大將徐松曰狂校

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徐松曰取 上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徐松曰弟

子蓋楚王延壽之女弟行與宣帝為姑也宋祁校云越本徐松曰用 舍上林中學徐松曰弟

弟下無子字按楚主在烏孫已四十年不應尚有少弟徐松曰用 舍上林中學徐松曰弟

烏孫言舍苑中以其容車騎 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徐松曰

在上林中武帝紀元封六年夏京師民觀角抵於上林平樂觀東徐松曰汲古閣 光祿大夫

方朔傳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徐松曰出塞出玉門陽

惠為副徐松曰蕭望之傳神爵二年遣 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徐松曰出塞出玉門陽

至遼東萬一千五徐松曰蓋以不 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

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徐松曰蓋以不 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

無負于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徐松曰通鑑注繇古僑字通蓋公其原起此天子從之

徵還少主狂王復尙楚主解憂徐松曰楚主在絕域贈送之使與發勞人

副候任昌送侍子徐松曰通鑑注候衛候也為和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

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不正下徐松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師古曰瘦音搜徐松會兵

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酒解去徐松曰通鑑此事於甘漢遣中

郎將張遵徐松曰蓋期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徐松曰下繒字金二十斤繒因收和意昌係

瑣徐松曰通鑑注係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徐松曰和意昌蓋紮在烏壘故從尉犁行車騎將軍長

史張翁徐松曰百官公卿表前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徐松曰期門中郎將秩比二千石將軍

意等還長安故翁留也下師古曰其頭音材兀翻徐松曰說文

副使季都蓋亦同時使者師古曰其頭音材兀翻徐松曰說文

晉灼曰胡頸也蓋師古曰其頭音材兀翻徐松曰說文

持頭持頸皆曰掉師古曰其頭音材兀翻徐松曰說文

徐松曰但言送都是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徐松曰公主和意謀殺狂王固漢意也特

不知朝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候俱去居北山中徐松曰即今冰嶺以東

廷之意徐松曰通鑑注繇古僑字通蓋公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

此又烏孫在南山之證揚言母家匈奴兵來徐松曰北山之陰為今伊犁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

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徐松曰據趙充國傳辛武賢以神爵元年自酒泉太守為破羌將軍二

事在甘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以面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湧出

露元年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泉流湧出

面當作西通鑑注謂時立表穿渠於卑鞬侯井以西按今敦煌縣引黨河穿六欲通渠轉穀積居廬倉

渠經縣西下流入疏勒河歸哈喇淖爾淖爾西即大沙磧豈古六通渠遺跡歟

烏孫部族考

月一十甫定

卷三十一

五

以討之徐松曰通渠轉穀欲水運也廬倉謂建倉○國初楚王侍者馮嫫師古曰音了嫫者慧也故

人僚今傳僚好貌釋文僚本亦作嫫說文嫫女字也僚好貌方能史書徐松曰通鑑注史吏也史書

言針嫫好也蓋僚嫫通婦人以爲美稱顏君訓慧未知所出

徽王睦築成靖王黨安帝生母左姬魏昭昭史皆云善史書大致皆謂過於時用如貢禹傳云郡國

也藝文志言史書令史亦謂能史書之令史然則胡氏謂史書爲吏書意亦通也習事 徐松曰通

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徐松曰段會宗傳爲西域都護三歲更盡還如清曰邊吏三歲一更今

制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徐松曰願得

人自問狀徐松曰此必鄭遣謁者竺次徐松曰謁者期門甘延壽爲副徐松曰謁者秩比六百石期門

甘延壽傳遷爲吉上書言之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徐松曰通詔烏就屠詣長羅侯

赤谷城徐松曰烏就屠或仍居北山中常惠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徐松曰以長

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徐松曰以上後烏就屠不盡歸諸餽侯民眾徐松曰烏就屠前漢復遣長羅

侯惠將三校徐松曰陳湯傳引軍分行別爲六校顏君謂一校則別爲一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民地

界徐松曰辛慶忌傳爲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徐

日是時戶不足十二萬然眾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鳩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

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徐松曰據下文言孫三人此處衍烏字懷祖先生曰孫

鳥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年也徐松曰按宣帝紀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

字

儀比公主後二歲卒徐松曰蓋黃龍元年三孫因留守墳墓云徐松曰劉昭百官志云公主子孫奉墳墓元貴靡於京師者亦隨時見會位在博士議郎下

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尙幼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徐松曰馮夫人或隨公主來歸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

馮金印紫綬徐松曰俗本送下有烏孫二字都護韓宣徐松曰韓宣代鄭吉當在元帝初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徐松曰通鑑注漢列

今特賜之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代為昆彌

漢不許後段會宗為都護徐松曰段會宗傳竟甯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都護按

師古曰有人眾亡畔者皆招而還之故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拊讀與

安定也徐松曰眾附小昆彌故亡畔拊同徐松曰說文拊搥也段氏云古作拊拊今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

拊同徐松曰說文拊搥也段氏云古作拊拊今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

日為會宗所立日貳亡阻康居徐松曰陳湯傳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

室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誦指計其日不出五日當有吉語問居四日軍書到言

已解即日貳攻圍之事按段會宗以竟甯元年為都護此事在建始元二年王商時為右將軍言丞相

誤漢徙已校屯姑墨師古曰有戊巳兩校兵此直徙已欲候便討焉徐松曰以上為安日使貴人姑莫

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師古曰詐畔亡而都護廉褒徐松曰廉褒見百官公卿表又傳常賜姑

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緡三百匹徐松曰以上為後安日為降民所殺徐松曰安日之立蓋已十二三年

翎侯漢立其弟末振將代徐松曰段會宗傳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

大亂漢立其弟會宗傳作兄以下文及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師古

會宗傳末振將兄子校之是兄字誤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師古

入昆彌牧中恐其相擾也徐松曰入牧疑當謂入所牧為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師古曰勝於小昆彌

稅猶今哈薩克部入內地牧馬每馬百收租馬一之類

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徐松曰按段會宗傳在立末漢欲以兵討之而未

振將之明年是永始三年事

烏孫部族考

月方備

卷三十一

六

能遣中郎將段會宗徐松曰段會宗傳不載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畧徐松曰段會宗之再為都護更盡於鴻嘉二年自鴻嘉三年至永始

四年凡六載當有二都護按傳於康居下有都護郭舜據傳贊敘立雖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為大

昆彌徐松曰伊秩漢沒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徐松曰為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徐松曰

傳作末振將病死與此異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日安日之子漢恨不自

責誅末振將徐松曰宋祁校越本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邱師古曰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

年也徐松曰段會宗傳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邱會宗留所發兵

死使者受詔誅番邱即手劍擊斬番邱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會宗以

即誅番邱宜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按此為會宗使西域之三會宗以

翎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為漢合于討賊奏以為堅守都尉徐松曰以賞責大祿大吏大監以雌栗

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徐松曰劉昭與服志注引東觀書云公侯金末振將弟卑爰寔古師

曰寔音竹二翻徐松曰按匈奴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寔翁侯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牛畜

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冷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歐牛畜去卑援寔恐

遣子趨遂為質匈奴即其人也爰援通息夫躬傳注蘇林曰寔音欬噓之噓本共謀殺大昆彌將眾八

晉灼曰音詩載寔其尾之寔匈奴傳注服虔音獻捷之捷顏君以晉音是

萬餘口北附康居徐松曰以番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徐松兼并兩昆彌徐松曰息夫躬傳烏孫兩

煌之地擁十萬之眾邱見誅也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音于綺翻徐松曰段會宗哀帝元壽二

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徐松曰哀帝紀二年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至元始中

卑爰寔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徐松曰按王莽傳言大昆彌中國卑爰寔侵陵

徐松曰謂侵陵兩昆彌都護孫建襲殺之徐松曰段會宗傳稱都護孫建在建平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

勞且無甯歲師古曰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徐松曰王莽傳始建國五年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莽見匈奴諸邊益侵意欲得烏孫心迺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誦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于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者先呼殺都護但欽○

杜佑通典曰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其後無聞至後魏時亦朝貢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葱嶺臣秋溝謹案自是烏孫希見於史蓋遠徙之後音轉為但羅斯阿羅思以漢字書之不復知其為烏孫也漢西域有烏孫國烏音一加切知烏孫之烏音正與俄鄂相近又按後魏太武帝使董琬使西域還言其地為三城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即今新疆回疆境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即今犂罕安集延諸國境也其西蓋限裏海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兩海當即裏海黑海今俄羅斯都城之水皆由佛爾格河入裏海所謂水澤以南蓋即指佛爾格河以南其裏海以西黑海以東即○杜環經行俄羅斯之南新藩高加索部也然則烏孫西徙葱嶺由葱嶺再徙即為今之俄羅斯地○杜環經行

記曰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敦達嶺臣秋溝謹案唐書作勃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騎施南界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

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旁往往有水嵌空萬仞轉墮者莫知所在臣秋溝謹案此即今阿克蘇敦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書作細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北伊犁南之水嶺也

不凍故曰熱海臣秋溝謹案唐碎葉水在伊麗河西今伊犁河之水最大者為特穆爾爾爾即熱海也淖爾所受之水有察察爾哈奈和賴布拉克其水分流西北為吹河行于有餘里入和什泊所謂碎葉川當即指吹河言之因此泊寒而不凍故稱熱海乃唐岑參熱海行詩云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眾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是因水名熱海而謠傳海水似煮在唐人又免此誤矣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

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臣秋溝謹案石國居於藥殺水都柘折城本漢大宛北鄙之地命正燮云藥殺即羅利此可為俄羅斯別名羅刺之證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姓唐書云至德後突騎施衰黃黑

蓋俄羅斯本起於哈薩克西鄙也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猶能遣使者入朝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間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甲

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猶能遣使者入朝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間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甲

烏孫部族考

烏孫部族考

烏孫部族考

烏孫部族考

烏孫部族考

烏孫部族考

曹專相虜掠以爲奴婢

臣秋濤謹案此即今塔什罕境塔什罕東北與右部哈薩克接東與布魯特接東南與那木干接距喀什噶爾城一千三百里漢大宛康居交界處唐則

石國地也攻掠成俗至今猶然

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怛羅斯

臣秋濤謹案俞正燮以怛羅斯即俄羅斯音轉蓋烏孫自葱嶺徙居此後又轉徙而西故城名尚仍其舊耳

石國人鎮即天寶十年高仙芝行軍之地從此至西海以來

臣秋濤謹案此所謂西海即裏海

自三月至九月天無

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大麥小麥稻禾豌豆飲蒲萄酒糜酒醋乳

○遼史太宗本紀會同元年八月

庚子吐谷渾烏孫鞅鞞皆來貢

臣秋濤謹案王圻續文獻通考云烏孫遼太祖時嘗來貢今按史文乃太宗時也王圻說誤

兵衛志遼屬國可紀

者五十有九烏孫

臣秋濤謹案自遼史以後烏孫之名不復見蓋史家紀載皆作阿羅思幹洛絲等字相沿既久遂無有知其爲烏孫者矣

朔方備乘卷第三十一

傳一

漢魏北徼諸國傳敘

匈奴 鮮卑

柔然

高車

康居

奄蔡

室韋

地豆子

烏洛侯 堅昆

呼偁

臣秋濤謹案西漢之匈奴東漢魏晉之鮮卑後魏之柔然其庭幕在喀爾喀而封豨則遠及北海今俄羅斯東偏之錫伯利部地咸為所兼并溯沿革者不得略焉至如康居奄蔡之屬地偏乎西凡俄羅斯地之近西北海者皆其故壤室韋地豆于之屬地偏乎東凡俄羅斯地之近東北海者皆其舊部臣詳考各史覈其方隅掣究始終芟繁撮要以為之傳至於錫伯之名本出鮮卑康居之境直抵兀魯辨神兒即耶穌之教考呼得即呼偁之譌凡有管窺並從箋記非敢謂考證勝於前人庶可省獮祭之勞云

爾

匈奴傳臣秋濤謹案匈奴盛時北取丁零堅昆等國併有今俄羅斯錫伯利部地又按漢書後漢書匈奴傳文並數卷難以盡錄今撮舉大要為此傳云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居之伊尹四方令有匈奴則亦貢獻于亳矣周末七國時匈奴與燕趙秦為邊

鄰趙孝成王時使李牧備匈奴以計破之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秦始皇使蒙恬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為塞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匈奴北徙十餘年後冒頓自立為單于遂東襲東胡王西擊走月支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

代悉復收秦蒙恬所奪匈奴地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單于姓孛提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氏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是時漢初定天下匈奴大攻圍馬邑高帝自將擊之圍於白登七日後乃結和親之約武帝時衛青出雲中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之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青復出定襄絕漠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西北遁走去病出代二千餘里左賢王遁去乃封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自後漠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宣帝時五單于爭立更相攻伐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攻呼韓邪破走之郅支遂都單于庭呼韓邪自款五原塞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郅支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破堅昆北降丁零臣秋濤謹案此以郅支自度不能定匈奴乃引兵西甘延壽陳湯皆班氏所載互相傳則云郅支以爲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卽西收右地二說歧異未知孰是數遣兵擊烏孫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其後呼韓邪歸北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使使至堅昆迎郅支郅支遂引兵西至康居建昭三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副都護陳湯議發兵卽康居誅郅支呼韓邪且喜且懼上書復入朝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請羅邊備帝下有司議郎中侯應

曰臣聞北境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旨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宮室
爲寇孝武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少
安漠北地方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經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
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如罷備塞戍卒示以大利不可帝納之初漢給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
及王莽僭號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始求稅烏桓莽不許重以印文改易釁由是生都護但欽上
言匈奴寇擊諸國莽大怒議十道並出窮追單于北邊騷動天下耗竭光武帝時蒲奴立爲單于而
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其從父兄比密遣人奉匈奴地圖求內附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
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捍禦北部匈奴始分爲南
北單于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北單于使騎擊敗之復詔徙居西河美稷明帝永平十六年大發緣
邊兵征匈奴時北匈奴衰耗黨衆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
立加以饑蝗降者前後至南單于上言宜及北庭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併爲一國和帝永元初
乃以耿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及南單于衆出朔方擊北匈奴大破之二年南單于
復大破北部單于輕騎數十遯走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千人止蒲類海
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以塞北地空欲結恩北部乃上書請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
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叛還北帝遣任尙追斬之破滅其衆後遂無聞先是朔方以西
障塞不修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上言求復障塞乃增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順帝永建中去

特若尸逐就單于立左部勾龍吾斯等背叛寇西河單于本不預謀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自殺勾龍吾斯等立勾龍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寇掠并涼幽冀四州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元年立之遣中郎將護送歸國建康初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勾龍吾斯送首洛陽進擊餘黨烏桓七十萬餘口皆降靈帝中平五年右部醜落與林屠各胡十萬餘人反攻殺單于單于子右賢王於扶羅立而叛者亦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時於扶羅詰闕自訟會靈獻之際天下雲擾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單于遂虛其位獻帝興平二年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爲單于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曹操以其旣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爲寇始分其衆爲五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監督之晉武帝初塞外匈奴大水寒泥黑難等一萬餘落歸化俱納之使居河西大康七年又有匈奴種類大小凡十萬口來降並撫納之惠帝時劉淵最爲強盛卽曹操所立左部都尉左賢王之孫也

鮮卑傳

臣秋濤謹案鮮卑盛時併有今俄羅斯東境

○鮮卑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漢初爲冒頓所破遠竄遼東

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光武初與烏桓寇抄北邊建武二十一年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由是內屬和帝永元中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遁走留者尙有十餘萬落鮮卑因此徙其地而有其人由此漸盛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立庭于彈汗山歆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

里

臣秋濤謹案以方隅里至數之檀石槐已併有今俄羅斯東境

分其地爲三部東接扶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

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魏時步度穆立衆稍衰弱不爲寇害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不貪推爲大人衆遂強盛後州刺史王雄遣勇士刺殺軻比能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在遼西北平漁陽塞外其後諸子爭立衆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托跋宇文更盛焉臣秋濤謹案鮮卑音轉爲錫伯亦作席北今黑龍江南吉林西北境有錫伯部落卽鮮卑遺民俄羅斯東境稱西伯利部亦作西畢爾亦作昔白利牙臣秋濤謹按爾字利字牙字皆語助可有可無皆卽鮮卑譯字之異蓋鮮卑檀石槐盛時併有俄羅斯東境地後其部落北徙苗裔至今猶存紀載闕略賴稱名未改猶可考也

柔然傳

臣秋濤謹案柔然北侵高車深入其地則抵今俄羅斯東境矣

○柔然姓郁久闕氏其始祖曰木骨闕本爲代王猗盧騎卒遁

匿廣漠谿谷之間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自號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于蟲改其號爲蠕蠕木骨闕六代孫社崙兇狡甚有權變度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北徙弱洛水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強盡爲社崙所并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北則度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燉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掠羈縻附之於是自號邱豆代可汗類擾北邊後魏神麤二年太武率兵十餘萬襲之其主大檀震怖挾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跡西走於是國落四散太武緣粟水西行過漢將寶憲故壘六月次于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前後歸附三十餘萬收其人戶畜產百餘萬孝明帝熙平初其主醜奴善用兵西攻高車大破之盡併叛者國遂強盛醜奴死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俟力發示發率衆伐

之阿那瓊輕騎南走歸魏封朔方郡公既而俟力發婆羅門率眾討示發破之眾推婆羅門爲主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瓊爲汗婆羅門尋謀叛投嘍唃嘍唃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爲州軍討擒之始阿那瓊初復其國盡禮朝廷迨六鎮繼叛中原雲擾不復稱臣及齊受東魏禪後阿那瓊爲突厥所破自殺文宣立其子菴辰爲主置之馬邑州後背叛文宣親討大破之時又累爲突厥所破以至於亡

高車傳

臣秋濤謹案高車卽丁零本國在匈奴北今俄羅斯義爾古德部地其西至高昌者部落南徙之故也

○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爲狄歷

北方以爲勅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焉其語略與匈奴同兩時有少異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斛毗氏異氏奇斤氏其俗本無都統大帥督當種各有君長爲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聞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婚姻用牛馬納聘以多爲榮俗無穀不作酒迎娶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卽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窮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旣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羣揀取良馬俗不潔淨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至於來秋馬肥復相率集于震所埋殺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匝及止持一束柳枝回曲豎之以乳酪灌馬婦人以皮裹羊骹戴之首上縈屈髮髻所交反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劍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繞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大小皆集會之其遷徙隨水草衣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于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強大常與蠕蠕爲敵亦每侵盜于魏魏道武渡弱水西至鹿渾海襲破之

復討其餘種于狼山又大破之又自散髻水西北狗喀其部破其雜種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五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高車二十餘萬乘而還其後太武帝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相去千餘里遣騎襲破之降數十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後又相率北叛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叱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伏氏六曰達薄于氏七曰呵喻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斤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表氏十二曰右外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爲蠕蠕所役屬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蠕蠕主豆輪犯塞其酋阿伏至羅率所部之衆西叛阿伏至羅死弟子彌俄突立遣使朝貢宣武詔曰蠕蠕嗾與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國犄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旣與吐谷渾路絕姦勢亦阻於卿彼蕃便有所益行途經由宜相供俟不得令羣小擁塞王人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大敗明帝初彌俄突又被蠕蠕主醜奴大敗殺之弟越居靜帝時爲兄子比適所殺越居子去賓自蠕蠕奔後魏封爲高車王肆州刺史死于鄴至隋有突越失國卽後魏時之高車國矣

康居傳臣秋清謹案康居東境在今哈薩克地其國王夏所居地距卑闐城九千餘里則直抵今俄羅斯大俄諸部境矣漢書西域傳中有康居傳語多脫誤今依徐松說考正其失故與漢書多有異同○康居國王治卑闐城近闐池因以爲名臣秋清謹案陳湯傳涉康居界至闐池西卽此雖以卑闐爲治所而其王冬

夏皆不居之猶今哈薩克部以塔什干城爲都會而其汗王冬夏各有游牧之所惟沒則歸葬於塔什干城哈薩克本古康居地故其遺俗相沿有如此者卑闐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西域都護其城至王冬所治樂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里徐松曰蕃內地大約在卑闐城之西烏孫在其東言去蕃內地五千

里不得去卑闐轉九千餘里也臣秋溥謹按徐松以蕃內為地名故疑漢書本文里數有誤今按蕃內猶言境內烏孫西距康居境五千里康居卑闐城距其王夏所居境內地九千一百四里以今地理診之東南起哈薩克西北抵俄羅斯之莫斯科窪境皆漢時康居國地明矣奄蔡又在康居西北二千里為今俄羅斯北境其北臨大澤無涯即北海無可疑者漢時匈奴北境未能詳考故漢書於奄蔡北海尚作疑詞也近刻瀛環志略乃以奄蔡北臨大澤為即裏海其謬甚矣 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

十里與大月氏同俗 徐松曰大月氏在南道康居在北道而俗同者後魏書云康國者康居之後王地本月氏人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俗同於月氏也

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東羈事匈奴 顧炎武曰言不純臣但羈康事之與烏孫羈康同意臣秋濤謹案合康居王冬夏所居地論之康居全境在匈奴之西故漢書直

云東羈事匈奴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

阻康居 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徐松曰按匈奴傳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疆而西到

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戍已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

康居 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 徐松曰通鑑繫于元延二年胡三省註云元

復遣子入侍焦氏易林云區脫康居慕仁入朝貢獻子入侍而又奉貢也 然自以絕遠獨驕嫗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

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接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 徐松曰

鴻嘉元年搜諧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胸留斯然三國內相輪遺交通如故 通鑑注三國謂亦相候伺

見便則發 徐松曰三國見有便宜互相侵略 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

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

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 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

徐松曰通鑑注夸者自矜耀

其能傲漢也 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 徐松曰通鑑注謂特欲行賈 匈奴百

旁國鄰國也 以市易其為好辭者詐也

蠻大國今事漢甚備問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之宜歸其

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為高自以事漢為太卑而欲改志也

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八國皆以此事為困苦徐松曰敦煌郡戶萬一千有奇酒泉郡戶萬八千有奇罷耗所

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師古曰罷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聲名為重也終羈縻而未絕康居

有小王五徐松曰陳湯傳有康居副王抱闕副王殆即小王一曰蘇離王治蘇離城徐松曰新唐書史國或曰佉沙曰竭霜那

門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鐵西南域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

險既絕人跡又少水草東南行三百餘里入鐵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狹徑加之險阻

兩旁石壁其色如鐵既設門扉又以鐵網多有鐵絲懸諸門扇徐松曰去

因其險固遂以為名出鐵門至觀貨邏國案此在康居極南境徐松曰較以去都護里數去陽關當八千四百六里此

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徐松曰蘇離極南境徐松曰蘇離極南境

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徐松曰唐書何國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區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西

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徐松曰蘇離極南境徐松曰蘇離極南境

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徐松曰蘇離極南境

音治窳匿城徐松曰唐書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西南有芍

庚河東西狹南北長按此在康居極北境臣秋濤徐松曰蘇離極南境

謀技俞正變以石國為俄羅斯始起之地即此徐松曰蘇離極南境

五里徐松曰唐書言石南五百里為康則當作去四曰屬王治屬城徐松曰唐書安國一日布幹又曰

康居小君長屬王故地西域記捕喝國周千徐松曰唐書安國一日布幹又曰

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案此在康居東境徐松曰唐書安國一日布幹又曰

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

徐松曰西域記捕喝國又西四百餘里至伐地國又西南五百餘里至貨利晉彌迦國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羯霜那國是較蘇釐近三百餘里而傳紀都護之數遠于蘇釐千一百三十里陽關之數遠于蘇釐三百三十里卽核之闕城惟都護之數以爲相距六百里者近之其陽關又轉近二百里誤尤顯

凡五王屬康居康居國至晉武帝泰始中遣使獻善馬後魏太武帝大延中遣使朝貢其國又稱者

舌至隋時謂之康國都於薩寶水上阿祇廸城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

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

日便止臣秋濤謹案此事見杜佑通典引韋節西番記詳其所言卽天主教每七日禮拜耶穌之事天兒卽耶穌也據此知康居舊壤久已信奉耶穌惟今天主教禮拜不必限於七月蓋異教

之俗亦隨時改易難以檢論也

奄蔡傳臣秋濤謹案奄蔡卽今俄羅斯西偏之北近白海地

○奄蔡一曰闔蘇漢時通焉西與大秦接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

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屬於康居臨大澤無涯蓋卽北海也岸多積松白草及貂畜牧逐水草

至後漢時改名阿蘭那國臣秋濤謹案一作阿蘭聊未知孰是後魏時曰粟特國一名温那沙初匈奴殺其王而有其

國至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名忽倪傳國已三代矣周武帝時亦遣使來貢

室韋傳臣秋濤謹案南室韋當在車臣汗東黑龍江北境其北室韋則當在外興安嶺之北鉢室韋大室韋皆今俄羅斯國錫伯利部地

○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焉

並在靺鞨之北路出柳城諸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

人衆貧弱突厥沙鉢略可汗常以吐屯播埏統領之蓋契丹之類也其在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

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

後魏書云自契丹路經暖水蓋嶺子山其山周迴三百里又經屈利水始到其國

土地卑溼至夏則移向西貨勃欠

對一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後漸分爲二十五部有餘莫不滿咄猶酋長也

死則子弟代立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籩條爲室如突厥毳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楫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寢則屈水爲室以籩條覆移則載行以猪皮爲席編木藉之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造酒食噉言語與鞞鞞同婚姻之家二家相許壻輒盜婦去然後送牛馬爲聘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其國無鐵取給于高麗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氣候最寒冬則入居穴中牛畜多凍死饑麋鹿射獵爲務鑿冰投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穿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於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桦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逕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後魏武定隋開皇大業中並遣使朝獻唐時所聞有九部焉屢有朝貢所謂嶺西室韋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納婆萬室韋達末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八百里

地豆于傳

臣秋濤謹案一作地豆于未詳孰是此地當與俄羅斯相近

○地豆子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

穀惟食肉酪後魏孝文帝延興二年遣使朝貢

烏洛侯傳

臣秋濤謹案通典洛作落○欽定皇朝文獻通考曰烏洛侯卽俄羅斯也

○烏洛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子之北其

土下溼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代爲之

臣秋濤謹案莫

弗者頭目之名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為飾人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胡空侯本槽

革面而九絃其國西北有貌水臣秋滿謹案北史作完水東流合於難水東入於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子已尼大

水所謂北海也太武帝太平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十四

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刻祝文於石室之北而還其後至

唐貞觀六年遣使朝貢云烏羅渾國亦謂之烏護乃言訛也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與烏丸為鄰風俗

與靺鞨同臣秋滿謹案此烏丸乃別一小國非漢魏時烏桓也詳見舊唐書室韋傳

堅昆呼傷傳○堅昆在今俄羅斯境額爾齊斯河下游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呼傷國

在堅昆東蓋卽今俄羅斯揭的河地二國皆漢時匈奴鄰國後為郅支單于所兼併臣秋滿謹案通典曰堅昆魏時開焉

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呼得魏時開焉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

萬餘人隨水草畜牧出好馬亦多貂丁令魏時開焉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出名鼠皮白子青昆子皮

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包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

西去康居王理八千里或以奴單于令卽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按通典所

記道里與漢書密合呼得卽漢呼傷也是此三國皆漢時舊國非至魏時始開乃杜

佑誤分丁令為二遂並堅昆呼得列入西方蓋千慮之一失今附正其誤於此云

知縣林穗初校
知縣吳壽坤覆校

傳二

周齊隋唐北徼諸國傳敘

突厥 西突厥 阿史那賀魯 突騎施 驅度寐 拔悉彌 流鬼

鐵勒 薛延陀 同紇 僕骨 同羅 都波 拔野古 多濫葛

斛薛 阿跋 鞠國 俞柁 大漢 白靄 骨利幹 結骨

駃騠 鬼國 鹽漠念 大食附載

臣秋濤謹按突厥初盛於周齊之間再盛於隋唐之際北盡北海鐵勒諸部西盡西海可薩諸部凡今俄羅斯全境悉歸統轄洵朔漠之強國也遇唐太宗之賢英衛之將略一舉殘破遂不復振而鐵勒諸部各起紛爭薛延陀同紇相繼稱汗受唐封冊所據皆在色楞格河一帶古匈奴左地是也西突厥分據古匈奴右地屢起屢蹶賀魯突騎施諸部並為唐所摧殄皆北徼掌故不可不書至僕骨等部地在東偏結骨等部地在西偏駃騠馬等部北負冰海皆今俄羅斯之地自突厥薛延陀敗後咸附唐請更設都督刺史等官太宗所以稱天可汗也大食國在西域然其後亦併有今俄羅斯南境地故附著焉○突厥傳臣秋濤謹按突厥地北至北海全有今俄羅斯境○突厥之先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後魏末其酋帥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通中國發兵擊蠕蠕大破之遂自號伊利可汗其季子俟斤立為木杆可汗勇而多智務于征伐西破嚙嚙東走契丹北并契骨臣秋濤謹按契骨即堅昆今俄羅斯地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

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侯斤既盛累破蠕蠕蠕蠕主奔關中侯斤使於西魏請得而甘心宇文泰執蠕蠕主及其部落三千人付突厥使者殺之侯斤死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他鉢可汗中國憚其強猛周齊爭結婚姻傾府庫事之仍歲給綵綵十萬段他鉢益驕曰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患貧也他鉢卒國中其子菴邏為嗣大邏便心不服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國最賢因迎立之為大可汗號沙鉢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以大邏便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既而沙鉢略忌阿波驍悍因襲擊大破之阿波西奔達斯可汗達斯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為西面可汗既而遣阿波率兵而東與沙鉢略相攻於是分為東西部互相侵掠連兵不已沙鉢略既為達斯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詣隋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詔許之其子雍虞閭立是為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隋平陳後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公主沙鉢略妻周千金公主也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為詩敘陳亡以自寄隋聞惡之時沙鉢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隋令裴矩謂曰當殺大義公主方許婚突利譖之都藍因發怒遂殺公主于帳隋妻以宗女安義公主突利以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賽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與玷厥舉兵攻染干夜以五騎歸朝隋拜染干為意利珍豆啓民可汗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部落歸者甚眾雍虞閭又擊之遂遷于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雍虞閭旋為部下所殺啟民遂有其眾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啟民來朝帝親巡雲中泝金河而東北幸啟民所居明歲啟民卒其子吐吉立是為始畢可汗十一年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于雁門援兵至始畢引去隋

末亂離華人多往依之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稱臣受其可汗之號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唐起義太原使劉文静聘其國引以爲援武德二年始畢卒其子室鉢苾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迎隋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於竇建德所因立爲隋王奉隋後隋人在北者悉隸之行隋正朔置百官居定襄衆萬人明年處羅死其弟咄苾嗣是爲頡利可汗頡利始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連和唐遣光祿卿宇文歆賂之使與舉絕隋五原太守張長遜以所部五城附突厥歆并說還五原地皆見聽太子建成議廢豐州并割榆中地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爲塞頡利以什鉢苾爲突利可汗使居東七年頡利與突利兵並起自源州連營而南太宗北討軍至幽州可汗萬騎奄至舉軍失色太宗乃親率百餘騎馳詣陣前告之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爲深入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或兵馬總來我惟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今將兵來何無香火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頡利見兵少又聞與突利語陰相忌乃不欲戰因遣使請和許之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陀回紇拔曳固等十餘部皆相率叛頡利遣突利討之不勝輕騎走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憾內欲背之三年頡利遣使奏言與突利有隙請擊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明年薛延陀自稱可汗於漠北遣使求貢方物頡利始稱臣詔兵部尙書李靖擊之於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曳固僕骨同羅諸部霄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李靖出定襄道并州

都督李世勣出通漢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安道營州都督薛萬徹出暢武道並受靖節度以討之突利及都射設蔭奈特勒並帥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大酋蘇密等以隋蕭后及楊正道來降頡利計窘走保鐵山靖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其國遂亡復定襄恒安地唐斥境至大漠矣伊吾城之長素臣突厥舉七城以降因以其地爲西伊州頡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尙十餘萬自幽州屬靈州建順佑化長四州爲都督府割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乃以突利可汗爲順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初頡利之立用次第爲延陀設主延陀部以突利主契丹靺鞨部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歛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內屬突利入朝拜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及爲都督入朝道病卒子賀邏鶻嗣突利弟結社率以即將宿衛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並擁賀邏鶻相與夜犯御營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尋皆斬之詔原賀邏鶻流於嶺外於是羣臣多言處突厥中國非是乃立阿史那思摩爲乙彌泥熟俟利苾可汗賜氏李樹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太宗令統頡利舊部落舉磧以北延陀主之磧以南突厥保之其地南大河北白道居三年不能得其衆思摩遂輕騎入朝殘衆稍稍南渡河分處勝夏二州車鼻可汗乃盜有其地車鼻者世爲小可汗頡利敗時諸部欲君長之會薛延陀稱可汗乃往歸焉其爲人沈果有智數頗爲衆所附延陀畏逼將殺之乃率所部遁去竄金山之北三垂斗絕惟一面可容車騎壤土夷博卽據之勝兵三萬自稱乙注車鼻

可汗距長安萬里西葛邏祿北結骨皆并統之

臣秋濤謹案結骨即前契骨是車鼻亦統俄羅斯矣

二十一年遣子沙鉢羅特勒獻

方物且請身自入朝太宗遣使徵之竟不至太宗大怒遣右驍衛郎將高偁發回紇僕骨兵擊之師次阿

息山部落不肯戰車鼻攜愛妾從數百騎走追至金山獲之送于京師處其餘眾于鬱督軍山詔建狼山

都督府統之初其子羯漫陀泣諫車鼻請歸國不聽乃遣子菴鐐入朝後來降拜左屯衛將軍建新黎州

使領其眾於是突厥盡為封疆臣矣始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二十四州瀚海

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即擢領首為都督刺史麟德初改燕然為瀚海都護府

領回紇徙故瀚海都護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積以北蕃州悉隸瀚海積以南蕃州隸雲中後改

雲中府為單于大都護府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祿叱利等三十餘人皆從至泰山下勒名於封

禪之碑自承徽以後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調露初單于府大首温傳奉職二部落反立阿史那泥熟匄

為可汗二十四州並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等討之反為所敗更拜禮部尚書裴行儉為定襄道行

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等討之明年行儉戰黑山大破之其下斬泥熟匄以降禽温傳奉職還餘

眾保狼山永隆中温傳部又迎頡利族于伏念於夏州走度阿立為可汗諸部響應復詔行儉討之行儉

兵壁代之陘口縱反間因擊敗之伏念益北留輜重妻子保金牙山行儉遣部將掩得其輜重乃北走保

細沙行儉遂虜伏念送京師斬東市永淳元年骨咄祿又反骨咄祿者頡利之疎族伏念敗骨咄祿嘯聚

亡散保總材山又治黑沙城有眾五千盜九姓畜馬稍強大乃自立為可汗時單于府檢校降戶部落阿

史那元珍者為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論還諸部贖罪許之至即降骨咄祿與為謀遂

史那元珍者為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論還諸部贖罪許之至即降骨咄祿與為謀遂

以爲阿波達干悉屬以兵乃寇單于府北鄙垂拱間連寇朔代掠吏士右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與戰黃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遯走磧北天授初骨咄祿死弟默啜自立爲可汗契丹首領李盡忠等反默啜請擊賊自效乃引兵擊契丹盡獲其家口酋長敗潰武后嘉其功冊爲特進頡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初咸亨中突厥內屬者分處豐勝靈夏朔代間謂之河曲六州降戶至是默啜索此降戶兼請粟田種十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萬斤武后初不許納言姚璿等建議與之乃歸粟器降人數千帳默啜寢強詔淮南王武延秀就納其女爲妃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尙書持節護送默啜狼曰我女擬嫁與李家天子兒今將武家兒來我世降附李家今聞惟有兩兒在我當立之卽囚延秀等妄號知微爲可汗自將十萬騎南向破蔚州飛狐進殘定州后大怒改默啜爲斬啜尋又圍逼趙州進攻相州時中宗還自房陵爲皇太子拜行軍大元帥以納言狄仁傑爲副默啜聞之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阮之出五回道去默啜兵與頡利時略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後立子匄俱爲小可汗是時連歲寇邊景龍二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寇掠默啜西滅婆葛遂役屬契丹奚因虐用其下部落怨叛十姓左五咄陸右五弩失畢俟斤皆請降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漠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落匄雜元池都督蹋實力胡鼻率衆內附詔處其衆于金山以右羽林大將軍薛納爲涼州鎮軍大總管屯涼州右衛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州鎮軍大總管屯并州默啜壻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與跌跌都督思太吐谷渾大酋慕容道奴等合萬餘帳相踵款邊詔納之阿南默啜討九姓戰磧北九姓潰思結等部來降默啜又北討拔曳固戰獨樂河拔曳固

大敗默啜輕歸不設備道大林中拔曳固殘衆突出擊默啜斬之乃與入藩使郝靈佺傳默啜首至京師骨咄祿子闕特勒合故部攻殺小可汗立其兄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是時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騎施蘇祿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衆多貳默棘連乃召默啜時衙官燉欲谷爲謀主初默啜死闕特勒盡殺其用事臣惟燉欲谷者以女爲默棘連可敦獨免俄而降戶跌跌思太等自河曲叛歸開元八年冬御史大夫王峻爲朔方道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引朔方兵集稽落水上分道掩其牙默棘連大恐燉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不合王峻兵馬亦必不能來卽皆能來我當前三日悉衆北徙彼糧竭自去拔悉密輕而好利必先至擊之可取也俄而拔悉密果引衆逼突厥牙知峻等不至乃引却突厥欲擊之燉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不如躡之距北庭二百里燉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擊拔悉密之衆悉禽之還出赤亭掠涼州突厥遂大振盡有默啜餘衆明年因乞和是時天子東巡泰山默棘連遣大臣阿史那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吐蕃以書約與連和鈔邊默棘連封上其書天子嘉之引使者梅錄啜宴于紫宸殿詔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二十二年默啜連爲梅錄啜所毒忍死殺梅錄啜夷其種乃卒于伊然可汗嗣二十八年卒子登利可汗年初其母婆匐與小臣旣斯達干亂遂預政諸部不協登利從父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勁兵皆屬焉可汗與其母誘斬右殺奪其兵左殺懼勒兵攻登利殺之左殺者判闕特勒也復立毗伽可汗子俄爲骨咄葉護所殺立其弟又殺之葉護乃自立爲可汗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密並起攻葉護殺之國人奉判闕特勒子爲烏蘇米施可汗拔悉密等三部共攻之殺烏蘇米施其弟

白眉特勒鵠隴訇立是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密首為可汗詔朔方節度王忠嗣以兵乘其亂抵薩阿內山擊其左阿波連千十一部破之獨其右未下而回紇葛邏祿殺拔悉密可汗奉回紇骨力裴邏定其國毗伽可汗妻婆訶及骨咄祿可敦率眾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羣臣賦詩美其事始突厥國于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

西突厥傳臣秋濤謹案西突厥地北至今俄羅斯之○西突厥者始為突厥右地及木杆可汗之子大

邏便為阿波可汗始自為國說詳突厥傳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疎勒北至瀚

海在京師西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臣秋濤謹案今由哈喇沙爾西北至空格斯

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臣秋濤謹案今由空格斯北至伊犁四百五十里又北二百餘里當

鐵勒龜茲及西域諸國皆歸附之其人雜有都陸及弩矢畢葛邏祿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俗大抵

與突厥同惟言語微異其官有葉護有設有特勒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為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闊洪

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世襲其位大邏便旋為處羅可汗所擒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

可汗至其子達漫號泥厥處羅可汗與北突厥處羅可汗汗號同非一人也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而向氏

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隋開皇末婆實與向氏詣長安處羅可汗居無常處然多在烏孫故地立小可汗

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婆每五月八月相聚祭神煬帝大業六年帝

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韋節召處羅會于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故適會其酋長射

置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自恃强大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之祖父世為可

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于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突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爲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請而得免射匱聞之大喜與兵襲之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遁于高昌東保特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往曉諭之遂入朝詔留其羸弱萬餘口令其弟闕達設牧畜會寧郡處羅可汗隋煬帝大業中與特勒大奈入朝仍從煬帝征高麗賜號爲曷薩那可汗過江都之亂從宇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歸唐封歸義郡王俄貢大珠于高祖上勞之曰珠信爲寶王但赤心珠無所用不受自處羅朝隋後射匱遂有其地處羅旣先與始畢有隙及在京師始畢遣使請殺之高祖不許羣臣諫曰若不與則是存一人而失一國也後必爲患遲廻久之不得已乃引曷薩那可汗於內殿與縱酒旣而送至中書門下省縱北突厥使殺之太宗卽位令以禮改葬初曷薩那之朝隋被留也其國人遂立射匱爲可汗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從屬之遂與北突厥爲敵乃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勇而有謀善攻戰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獻西戎之盛未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撫結與之并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當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許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能得力今來請婚計將安在封德彝

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數年後中國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許之婚合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爲婚貞觀元年遣真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疋時統葉護自負其強無恩於國部落咸怨葛羅祿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公主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爲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爲莫賀咄俟屈利毗可汗初統葉護合伯父分統突厥種類爲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矢畢部共推泥熟莫賀設爲可汗泥熟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唃利特勒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熟遂迎而立之是爲乙毗沙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我太宗不許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及鐵勒先役屬於西突厥者悉叛之國內虛耗肆葉護旣是舊主之子爲衆心所歸其西面都陸可汗及莫賀咄可汗二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咄莫賀咄大敗遁於金山尋爲咄陸可汗所殺國人乃奉肆葉護爲大可汗肆葉護可汗立大發兵北征鐵勒薛延陀逆擊之反爲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讒無統馭之略有乙利可汗者於肆葉護功最多由是授小可汗以非罪族滅之羣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素憚泥熟陰欲圖之泥熟遂適焉耆其後設卑達官與突厥弩矢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人迎泥熟於焉耆而立之是爲咄陸可汗亦稱大度可汗其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武德中常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輯與之結盟爲兄弟旣被推爲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太宗賜以名號及鼓纛貞觀七年遣鴻臚寺少卿劉善因至其國冊爲可汗明年泥熟卒其

弟同俄設立是爲沙鉢羅唃唃失可汗以貞觀九月上表請婚獻馬五百匹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爲十部每部令人統之號爲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焉又分十箭爲左右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爲五咄陸部落置五大噶管一箭右廂號爲五弩矢畢置五大俟斤管一箭其後或稱一箭爲一部落大箭頭爲大首領五咄陸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矢畢部落居於碎葉以西自是總統爲十姓部落唃唃失既不爲家所歸部眾攜貳爲其統吐屯所襲麾下亡敗唃唃失以左右百餘騎拒之戰數合統吐屯不利而去唃唃失奔其弟步利設與保焉耆其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等召國人將立欲谷設爲大可汗以唃唃失爲小可汗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兵又爲其俟斤所破唃唃失復得其故地弩矢畢處月處密等並歸唃唃失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與唃唃失中分其國自伊列河以西屬咄陸以東屬唃唃失咄陸可汗又建庭於烏鏃曷山西謂之北庭曰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燭觸木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唃唃失爲吐屯俟利發與欲谷設通謀作難唃唃失窮蹙奔於鏃汗而死弩矢畢部落酋帥迎唃唃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勒而立之是爲乙毗略沙鉢羅葉護可汗乙毗可汗旣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爲界自龜茲訶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勞貞觀十五年令左領軍將軍張大師冊授焉賜以鼓纛於時咄陸可汗與葉護頻相攻擊會咄陸遣使詣闕太宗諭以敦睦之道咄陸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陸攻殺葉護并其國弩矢畢諸姓不服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破吐火羅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率輕騎一千自烏骨遜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處

密等圍天山縣孝恪又擊走之孝恪乘勝進據處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於渴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衆而歸咄陸初以泥熟噉自擅取而斬之以狗尋爲泥熟噉部將胡錄屋所襲衆多亡逸其國大亂貞觀十五年部下屈利噉等謀欲廢咄陸各遣使詣闕請立可汗太宗遣使齎璽書立賀咄乙毗可汗之子是爲乙毗射匱可汗旣立乃發弩矢畢兵就白水擊咄陸大敗之咄陸自知不爲衆所附乃西走吐火羅國中國使人先爲咄陸所拘者射匱悉以禮資送歸長安復遣使貢方物請賜婚太宗許之令割龜茲于闐疎勒朱俱波惹嶺等五國以充聘禮及賀魯之叛射匱部落爲其所并

阿史那賀魯傳 臣秋濤謹案賀魯所據地由碎葉至石國乃俄羅斯始起地其役屬諸國直至西海故列於此 ○阿史那賀魯者曳步利設射匱特

勒之子也咄陸可汗立賀魯爲葉護居於多邏斯川在西州直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姑蘇葛邏祿畢矢五姓之衆其後咄陸西走吐火羅國射匱可汗遣兵迫逐賀魯不常厥居貞觀二十三年乃率其部落內屬詔居庭州尋授左騎衛將軍瑤池都督永徽二年與其子啞運率衆西遁據咄陸可汗之地總有西域諸部建牙於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統攝咄陸弩矢畢十姓其咄陸有五噉弩矢畢有五俟斤各有所部勝兵數十萬並羈屬賀魯 其咄陸有五噉一日處月木昆律噉二日胡祿居闕噉賀魯以女妻之三日攝舍提噉噉四日突騎賀羅陀噉五日鼠泥陀處半噉弩矢畢有五俟斤一日阿悉結闕俟斤最爲強 西域盛二日哥舒闕俟斤三日拔塞幹噉沙鉢俟斤四日阿悉結泥熟俟斤五日哥舒處半俟斤 西域諸國亦多附隸焉賀魯尋立臣運爲賀咄葉護數侵擾西蕃諸部又進寇庭州三年詔遣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右騎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燕然都護所部回紇兵五萬騎討之前後斬首九千級虜

渠帥六十餘人四年咄陸可汗死其子真珠葉護與五弩矢畢請擊賀魯破其牙帳斬首千餘級顯慶二年遣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回紇婆閭等率師討擊仍使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真持節爲安撫大使定方至曳咥河西賀魯率胡祿屋闕曠等二萬餘騎列陣而待定方率嗣業總管任雅相與之交戰賊眾大敗斬其大首領護都塔吐答達官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曠輕騎奔竄渡伊麗河兵馬溺死者甚眾嗣業至千泉賀魯建牙之處彌射進軍伊麗水處密處月部落率眾來降彌射進次雙河賀魯先便步失達官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射步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葉水大破之賀魯與咥運欲投鼠耨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傍人馬饑乏城主伊沮達官詐將酒食出迎賀魯信其言入城卽被拘執蕭嗣業既至石國鼠耨設乃以賀魯及其屬俘至京師獻於昭陵及太社高宗特免死分其種落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其所役屬諸胡國皆分置州府西盡於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四年賀魯卒詔葬於頡利墓側刻石以紀其事

突騎施傳

臣秋濤謹案突騎施在碎葉西北亦近南俄羅斯部落故列於此

○突騎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在斛瑟羅

下號爲莫賀達干後以斛瑟羅用法嚴酷擁眾背之尤能撫卹其部落由是爲遠近諸胡所歸附其下置部督二十員各統兵數千人常屯聚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爲鄰西與諸胡國相接至庭州斛瑟羅以部眾削弱自武太后時入朝不敢還蕃其地並爲烏質勒所并及卒其長子娑葛代統其眾詔使立娑葛爲金河郡王仍賜以宮女四人初娑葛代父統兵烏

質勒下部將闕啜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尙書宗楚客當朝任勢密遣使齎金七百兩以賂楚客請停
娑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至其境陰與忠節籌其事并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爲娑
葛遊兵所獲遂斬嘉賓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遣使上表欲索楚客頭景隆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
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導以攻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攻娑
葛遂擒娑葛以歸殺之默啜兵還娑葛下部將蘇祿鳩集餘衆自立爲可汗蘇祿者突騎施別種也
頗善綏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有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祿爲左
羽林衛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特遣侍御史解忠順齎書冊立爲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
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爲金河公主以妻之時杜暹爲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齎馬千疋詣安西互市
使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曰阿史那氏女豈合宣教與吾節度使也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馬經寒雪
盡死蘇祿大怒發兵分寇四鎮會暹入爲相趙頤貞代爲安西都護城中久乏由是四鎮貯積及人
畜並爲蘇祿所掠而去安西僅全俄又遣使入朝獻方物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上御丹鳳樓設宴
時突厥使與蘇祿使爭長遂於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施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蘇
祿性尤清儉每戰所獲盡分與將士及諸部落其下愛之甚爲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
皆嫁女與之蘇祿旣以三國女爲可敦又分立數子爲葉護費用漸廣先旣不爲積貯晚年抄掠所
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風病一手攣縮自是其下諸部心始攜貳有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
爲強盛百姓又分爲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莫賀達干勒兵夜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

與莫賀達干連謀俄又相肯立蘇祿之子吐火仙爲可汗以輯其餘衆與莫賀達干自相攻擊莫賀達干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大破都摩度之衆臨陣擒吐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昕爲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干不許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原謀若立史昕爲主則國家何以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干統衆二十七年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上御花萼樓以宴之仍命將吐火仙獻於太廟至德後黃姓黑姓各立可汗相攻中國方多故不服治也代宗以後葛邏祿盛徙居碎葉川盡有碎葉怛羅斯諸城

臣秋濤謹案怛羅斯即俄羅斯始起地

黃黑二姓皆臣屬焉然限回紇故不能自

達於朝

驅度麻傳○驅度麻隋時聞焉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索髮皆裹頭居土窟中唯有猪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二丈餘又能立浮臥浮履水沒脰與陸走不別數乘大船至北室韋抄掠無甲冑以石爲矢鏃臣秋濤謹案此國在今俄羅斯甘查甲部濱大拉該海

拔悉彌傳○拔悉彌一名弊刺國隋時聞焉在北庭北海南結骨東南依山散居如燉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王號戶二千餘其人雄健能射獵國多雪恒以木爲馬雪上逐鹿其狀似楯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令毛若雪而滑如着屨屨縛之足下若下阪走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卽以杖刺地而走如船焉上阪卽手持之而登每獵得鹿將家室就而食之盡更移處其所居卽以樺皮爲舍丈夫剪髮樺皮爲帽臣秋濤謹案拔悉彌一作拔悉密唐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開元八年王駿爲朔方道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掩突厥牙突厥謀臣燉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

蕃東西相去絕遠勢必不合王駿兵馬亦必不能來拔悉密輕而好利必先至擊之可取也俄而拔悉密果引眾逼突厥牙知駿等不至乃引卻突厥欲擊之燉欲谷曰不如躡之距北庭二百里燉欲谷分兵開道先掩北庭因縱擊拔悉密之眾悉擒之是拔悉密部距北庭最近也天寶初拔悉密與回紇葛邏祿並起兵攻突厥殺葉護可汗突厥國人立判闕特勒子為烏蘇米施可汗拔悉密等三部又攻殺之於是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密大酋阿史那施為賀臘毗伽可汗遣使者朝唐元宗賜紫文袍金鈿帶魚袋不三歲回紇與葛邏祿合兵攻破之阿史那施奔北庭臣秋濤謹案突厥傳云回紇葛邏祿攻皆云阿史那施出奔不言見殺今從之後朝京師拜左武衛將軍拔悉密遂亡地與眾皆歸回紇是時回紇徙居突厥舊地既併拔悉密復攻破葛邏祿收二部落之眾各置都督一人每行止戰鬪以二客部落為軍鋒云臣秋濤謹又案拔悉密與駃騠馬同一種類故唐書言駃騠馬亦名弊刺國一作曷刺其乘木馬善射獵風俗並同但駃騠在結骨之北見寰宇記地甚廣大而拔悉彌在結骨東南戶止二千其為駃騠中分出一小部落明甚地在北庭之北海之南此所謂海當即伊犁北之巴什噶爾泊拔悉彌居其南岸正當俄羅斯托穆斯科東南境也

流鬼傳○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鞞鞞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深數尺兩邊斜豎木構為屋人皆皮服又狗毛雜麻為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沮澤有鹽魚之利地氣沍寒早霜雪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繫其上以踐層冰逐及奔獸俗多狗勝兵萬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僚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

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爲鏃樂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制韎韠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國家之盛業於是其君長孟蜂遣其子可也余志以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韎韠不解乘馬上卽顛墜其長老人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又人皆豕牙翹出噉人莫有涉其界未嘗通聘臣秋濤謹案流鬼當卽今俄羅斯國東北境之岡札德加部亦名甘查甲部其國北行一月而至夜又國當卽疇哥德部近北冰海之地與北亞墨利加洲相近北亞墨利加洲舊俗殺人祭魔與所云夜又國噉人之俗正同若豕牙翹出則因其噉人而附會耳

鐵勒傳

臣秋濤謹案鐵勒乃總名其各部落在俄羅斯境者俱分注於各部之下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

臣秋濤謹案韋紇卽同紇

拔野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期結渾斛薛

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護骨紇也咥於尼

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盤達契等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

臣秋濤謹案阿得水在俄羅斯境

則有阿咥曷窳撥忽吨于具海曷比悉阿嵯蘇拔也未渴達等三萬餘兵傍得疑海東西蘇路羯三索咽

蔑促薛忽等諸姓八千餘兵拂菻東則有思屈阿蘭北振九離伏嗚昏等

嗚昏沒

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

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爲鐵勒並有君長屬東西兩突厥隨水草流移人性兇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

掠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羊而少馬突厥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按十六國慕容垂

時塞北後魏末河西並云有敕勒部鐵勒蓋言訛也隋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其稅斂

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侯利發俟斤契弊歌

稷爲易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隨內俟斤字也嗚爲小可汗處羅旣敗莫何始大焉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此其異也

薛延陀傳

臣秋濤謹案突厥之地薛延陀盡得之其北跨俄羅斯界

薛延陀者先與薛種雜居後滅延陀有之號薛延陀姓一利嗚氏風俗大抵與突厥同保燕末山其主夷南率部帳七萬附頡利可汗後突厥衰夷男反攻頡利弱之於是諸性多叛頡利歸之者唐太宗方圖頡利冊拜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乃樹牙鬱督軍山直京師西北六千里東靺鞨西葉護突厥南沙磧北俱倫水地大衆附頡利之滅夷男率其部稍東保都尉犍山獨遼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里而羸東室韋西金山南突厥北瀚海蓋古匈奴地也勝兵二十萬以二子大度設突利失分將之號南北部太宗以李思摩爲可汗夷男惡之使大度設勒兵二十萬南絕漠壁白道川擊思摩思摩走朔州言狀於是詔營州都督張儉統所部與奚靄契丹乘其東朔州道行軍總管李勣衆六萬騎三千營朔州靈州道行軍總管李大亮衆四萬騎五千屯靈武慶州道行軍總管張士貴衆萬七千出雲中涼州道行軍總管李襲譽經略之大度設次長城會勣兵至行瑤屬天遽率衆走赤柯度青山勣選敢死士與突騎經臘河趨白道大度設顧不脫度諾眞水陳以待勣擣其罅虜潰斬首數千級獲馬萬五千大度設亡去殘卒奔漠北俄爲回紇所屠其昆弟子咄摩支立爲可汗遣使者上言願保鬱督軍山帝詔勣等曰降則撫之叛者擊之咄摩支陰欲拒戰外爲好言乞降勣知之縱兵擊斬五千餘級繫老稚三萬遂滅其國

回紇傳臣秋濤謹案同紇舊國在今俄羅斯境

○同紇其先匈奴也舊國在薛延陀北境居延婆陵水去長安萬六千九百

里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勒勒訛為鐵勒至隋臣於突厥大業中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哀責其財既

又恐其怨則築渠豪數百悉坑之乃叛去自為俟斤稱同紇姓藥羅葛氏有時健俟斤者眾始推為君長

子曰菩薩材勇有謀與薛延陀共攻突厥北邊頡利遣欲谷設領騎萬人討之菩薩身將五千騎破之馬

蠶山迨北至天山大俘其部人聲震北方繇是附薛延陀相唇齒號活頡利發樹牙獨樂水上臣秋濤謹案獨樂水

即今土拉河也自突厥衰滅其國漸盛國主亦號可汗貞觀二十一年內附薛延陀既亡其故地悉為同紇所有

龍朔三年移燕然都護府於同紇部落仍改名瀚海都護府以積為界大抵北蕃悉隸之天寶初裴羅助

拔悉密擊走烏蘇可汗後三年襲破拔悉密南居突厥故地徙牙烏德韃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城千七百

里西城漢高闕塞也北盡磧口三百里明年裴羅又攻殺突厥白眉可汗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

空大漠盡得古匈奴地至德初出兵助國討平安史之亂故累朝恩禮最重然恃功橫恣朝廷雖患其邀

求無厭頗姑息聽從之元和中改為同鶻會昌中其國衰亂為黠戛斯所攻其相馭職與龐特勒十五部

奔葛邏祿殘眾入吐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特勒為可汗南保錯之山既而為幽州張仲

武所破滅龐特勒自稱可汗居甘沙西州無復昔時之盛矣臣秋濤謹案同紇自薛延陀滅後徙牙帳於

烏德韃山居昆河之間南距西受降城千七百里唐書地理志中受降城正北如東八十里有呼延谷又

五百里至鷓鴣泉又十里入磧經麋鹿山鹿耳山錯甲山八百里至山鷺子井又西北經密粟山達旦泊

野馬泊可汗泉橫嶺綿泉鏡泊七百里至回鶻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韃山南依崑崙水北六七百里

至仙娥河烏德龍山左右咀昆河獨邏河皆屈曲東北流至衙帳東北五百里合流此其後徙居處也距長安僅三千三百餘里若其始居薛延陀北境延婆陵水去長安萬六千九百里當在今俄羅斯國北境近北海處

僕骨傳○僕骨鐵勒之別部習俗與突厥略同在多濫葛東境勝兵萬餘與同羅宿敦鄰好最居北偏先臣於頡利苦頡利亂政後附薛延陀太宗貞觀中遣使朝貢及延陀之滅也其大酋婆旬侯利發歌藍伏延詣闕內附太宗以其地為金微都督府拜酋長為都督臣秋濤謹案僕骨部入中國亦作僕固氏僕固懷恩即其胄也以地勢診之當在今肯特山北楚庫河附近僕骨即楚庫之音轉也

同羅傳○同羅者鐵勒之別部也在薛延陀之北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戶萬五千俗與突厥略同初臣突厥苦頡利之政亂太宗時其酋俟利發時健噉遣使內附以其地為龜林都督府拜其酋長為都督中間無聞洎天寶初其酋帥阿不思以萬餘帳來降處之朔方河南之地給其廩食每歲仍費綉絮數十萬段其河曲郡縣倉廩為之空虛至十年背叛劫掠諸姓部落遂還漠北為同紇所破黨眾離散阿不思後奔葛羅祿北庭節度程千里購之以獻戮於京師臣秋濤謹案此國即今俄羅斯冬古薩河旁地其居民今尚稱通古斯族一日儻俄斯族即同羅音轉也

都波傳○都波者鐵勒別種南去同紇十三日行臣秋濤謹案唐書云骨利幹西行十三日臣至都播此云南去同紇十三日臣恐誤

分爲三部自相統攝結草為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草取其根以為糧兼捕魚射獵為食而衣貂鹿之皮貧者緝烏羽以為服婚姻富者以馬貧用鹿皮及草根為聘禮死亡以木櫃盛尸置山中或懸於樹上

送葬哭泣略與突厥類莫知四時之候國無刑罰偷盜倍徵其贖唐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貢後役屬於黠戛斯臣秋濤謹按此國卽今俄羅斯德波斯科之地

拔野古傳○拔野古者亦鐵勒之別部在僕骨東境勝兵萬餘其地豐草盛人皆殷富其酋俟利發屈利失貞觀二十一年舉其部來降太宗以其地爲幽陵都督府拜其酋長爲都督其地東北千有餘里曰康于河有松木入水二年乃化爲石其色青有國人居住其人謂之康于石其松爲石以後仍似松文人皆着木腳冰上逐鹿以耕種射獵爲業國多好馬又出鐵風俗與鐵勒同言語稍別臣秋濤謹案此國卽今俄羅斯國巴爾古錫穆城地

多濫葛傳○多濫葛在薛延陀東界居近同羅水勝兵萬人自古未通中國其大酋俟斤多濫葛於貞觀二十一年率所部朝見太宗以其地爲燕然都督府拜其酋爲都督臣秋濤謹案同羅水當卽今俄羅斯境之通古斯河河旁有多羅三色吉城疑卽古多濫葛國地

斛薛傳○斛薛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北境兩姓合居勝兵七千貞觀二十一年舉部內附以爲高闕州拜其酋長爲刺史臣秋濤謹案今俄羅斯北境多羅三色吉城北有烏伯河當卽此國舊壤

阿跋傳○阿跋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西北勝兵千七百隋代號訶哩部是也遷徙無常所舊唐書作阿跋部貞觀二十一年舉部內附以阿跋部爲雞田州拜其酋長爲刺史臣秋濤謹案今俄羅斯境有薩達里莽阿斯城當卽此國

鞠國傳○鞠國在拔野古東北五百里六日行至其國有樹無草但有地苔無羊馬家畜鹿如中國牛

馬使鹿牽車可勝三四人衣鹿皮食地苔其國俗聚木爲屋尊卑共居其中貞觀二十一年通中國臣
秋濤謹案此國當卽今俄羅斯國義爾古德斯科地

俞杓傳

臣秋濤謹案新唐書作俞折

○俞杓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土地寬大百姓衆多風俗與拔野古同少牛

馬多貂鼠貞觀二十一年通中國臣秋濤謹案此國當卽今俄羅斯國雅庫斯科部南境外興安嶺以北地

大漢傳○大漢國在鞠國北饒牛馬人極長大長者至丈三四尺問其國云北有骨師國共大漢相接

貞觀二十一年通中國臣秋濤謹案此國當卽今俄羅斯國土爾汗之地新唐書曰大漢與鞠俱鄰於

黠戛斯劔海之瀕劔海蓋卽劔水所瀦之泊也

白霄傳○白霄在拔野古東勝兵三千人其渠帥貞觀二十一年率其所部歸附太宗以其地爲寘顏

州拜其酋長爲刺史臣秋濤謹案此國當在今尼布楚城以北俄羅斯境

骨利幹傳○骨利幹居迴紇北方瀚海之北二侯斤同居勝兵四千五百人草多百合地出名馬頭類

橐駝筋骨粗壯好者日行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

煮一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曙蓋近日入出之所臣秋濤謹案煮羊胛事乃指骨利幹之北海島非卽唐

太宗貞觀二十一年骨利幹遣使朝貢太宗遣雲麾將軍康蘇密往慰撫之仍列其地爲元闕州俄又

遣使隨蘇密入朝獻良馬十四太宗奇其駿異爲之制名號爲十驥一曰騰霜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

露驄四曰懸光驄五曰泱波驄六曰飛霞驄七曰發電赤八曰流金馭九曰朝麟紫十曰奔虹赤又爲

文以敘其事臣秋濤謹案此國當卽今俄羅斯國伊聶謝斯科部地

結骨傳○結骨在迴紇西北三千里勝兵八萬其國南阻貪漫山多林木夏沮洳冬積雪往來險阻有水從迴紇北流踰山逕其人並依山而居身悉長大赤色朱髮綠睛有黑髮者以爲不祥人皆勁勇鄰國憚之丈夫健者悉黥以爲異婦人嫁訖自耳以下至項亦黥之其人服飾以貂獬食用手其俗大率與突厥同婚姻無財聘性多淫佚與外人通者不忌男女雜處每一姓或千口五百口共一屋一床一被若死唯哭三聲不斃而火葬收其骨逾年而爲墳墓以木爲室覆以木皮土宜菽麥稌豆之屬無果菜有馬出貂天每兩鐵收而用之號曰伽沙以爲刀劍甚銛利其國獵獸皆乘木升降山陞追赴若飛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君長遂身入朝臣秋濤謹案結骨國後改黠戛斯當在今阿勒坦山之北卽俄羅斯國之托穆斯科等部地夏沮洳冬積雪據圖理琛異域錄敘之甚詳

駃馬傳○駃馬其地近北海去長安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焉有兵三萬人馬三十萬匹其國以俛斤統領與突厥不殊有弓箭刀稍傍排無宿衛隊伍不行賞賜其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土地嚴寒每冬積雪樹木不沒者纔一二尺至煖消逐陽坡以馬及人挽犁種五穀好漁獵取魚鹿獺貂鼠等肉充食以其皮爲衣少鐵器用陶瓦釜及樺皮根爲盤盃隨水草居止累木如井欄樺皮蓋以爲屋土牀草蓐如氊而寢處之草盡卽移居無定所馬色並駁故以名云其馬不乘但取其乳酪充食而已與結骨數相侵伐貌類結骨而言語不通唐高宗永徽中遣使朝貢突厥謂駃馬爲曷刺亦名曷刺國又作弊刺臣秋濤謹案駃馬國當卽今俄羅斯郭列穆斯科部地○

夷國傳○夷國在駁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夜游晝隱身著渾剝鹿皮衣服鼻耳與中國人同口在頂上食用瓦器土無米粟噉鹿豕及蛇臣秋濤謹案此國以道里計之當在俄羅斯白海之濱然今不聞有口在頂上之異恐唐書所記或傳聞失實也

鹽漠念傳○駁馬國南三十日行至突騎施三十日行至鹽漠念咄陸闕俟斤部落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擔部落其駁馬鹽漠念無牛羊雜畜婚姻嫁娶與突厥同土多松樺樹每年稅貂獺青白二鼠皮以奉酋長臣秋濤謹案此部當在今俄羅斯境

大食傳○大食國本在波斯之西隋大業中有波斯牧駝胡人於俱紛摩地那之山糾衆起兵渡恒局水劫奪商旅其衆漸盛遂割據波斯西境自立爲王波斯拂菻各遣兵討之皆爲所敗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貢其姓大食氏名曠密莫末厥自云有國已三十四年歷三主矣其國男子色黑多鬚鼻大而長似婆羅門婦人白皙亦有文字出駝馬大於諸國兵刃勁利其俗勇於戰鬪好事天神土多沙石不堪耕種唯食駝馬等肉俱紛摩地那山在國之西南鄰於大海龍朔初擊破波斯又被拂菻始有米麴之屬又將兵南侵婆羅門吞併諸國勝兵四十餘萬長安中遣使獻貢馬景雲二年又獻方物開元初遣使來朝進馬及寶鈿帶等方物其使謁見唯平立不拜憲司欲糾之中書令張說奏曰大食殊俗慕義遠來不可寘罪上特許之尋又遣使朝獻自云在本國惟拜天神雖見王亦無致拜之法所司屢詰責之其使遂請依漢法致拜其時西域康國石國之類皆臣屬之其境東西萬里東與突騎施相接焉一云隋開皇中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代爲酋長孤列種中又有兩姓一號盆泥奚深一號盆泥末換其奚

深後有摩訶末者勇健多智眾立之爲主東西征伐開地三千里兼尅夏臘一名鈿城鈿音所鑿翻摩訶末後十四代至末換末換殺其兄伊疾而自立復殘忍其下怨之有呼羅珊木粗人並波悉林嶽義兵應者悉令著黑衣旬月間眾盈數萬鼓行而西生擒末換殺之遂求得奚深種阿蒲羅拔立之末換已前謂之白衣大食自阿蒲羅拔後改爲黑衣大食阿蒲羅拔卒立其弟阿蒲恭拂至德初遣使朝貢代宗時爲元帥亦用其國兵以收兩都寶應大厯中頻遣使來恭拂卒于迷地立迷地卒子卒栖立卒栖卒其弟訶論立貞元中與吐蕃爲勍敵蕃軍大半西禦大食故鮮爲邊患其力不足也臣秋濤謹案波斯距長安一萬五千里大食又在其西其時吐蕃陷安西北庭唐通大食蓋北出回紇西徑黠戛斯今俄羅斯裏海以北道也大食盛時併石國康國直接堅昆卽南峩數部地皆在其囊括中矣唐與吐蕃爲敵而西結二萬里外之大食卒獲其力以制強鄰然則謀國者其可忽於遠圖哉

知縣林○穗初校
知縣吳壽坤覆校

傳三

遼金元北徼諸國傳敘

轄戛斯 乃蠻

克烈

斡羅思

欽察

康里

阿速

吉利

吉思

昂可刺

烏斯

撼合納

謙州

益蘭州

報達附

臣秋濤謹案遼金二史於外國僅載高麗西夏二傳餘皆闕之其時東南西三方之國有通使於宋者

尙可以宋史參考至北陲則惟與遼金相接二史俄空殊屬疏漏今考遼之北陲接壤於轄戛斯乃蠻

金之北陲有克烈部皆今俄羅斯境臣秋濤詳考羣書補輯成傳至奇渥温氏西北拓境極廣今俄羅

斯東西二土咸入版圖乃元史亦概從闕略殊不可解臣秋濤亦爲補苴以便觀覽若報達卽波斯今

其北境亦入羅刹爰附著之其他西域印度諸國事與北徼無涉則不具錄云

轄戛斯傳

臣秋濤謹案轄戛斯全境皆今俄羅斯地

○轄戛斯卽黠戛斯在遼時爲北陲大國遼史未立傳故其事首尾不

著

臣秋濤謹考諸書詮次如左按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之北

臣秋濤謹案焉耆卽今喀喇沙爾其北曰

葛邏祿卽今塔爾巴哈台又北始爲黠

戛斯地唐境止及焉耆故唐書云然 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或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部也匈奴

奴封漢降將李陵爲右賢王衛律爲丁零王後到支單于破堅昆其地東距單于延七千里南至車師

五千里到支留都之後世得其地者訛爲結骨又號紇骨亦曰紇挖斯云其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

以黑髮爲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結骨東有木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酋長皆爲

頡斤樺皮覆室多善馬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輒百步勢迅激夜鈔盜晝伏匿結骨之人得以役屬之結骨本強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酋豪突厥敗始赫薛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監國其酋長三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始與中國通貢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已入臣卽遣使者獻方物其酋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太宗勞享之謂羣臣曰往渭橋斬三突厥自謂功多今俟利發在席更覺過之俟利發酒酣奏願得持笏帝以其地爲堅昆府拜俟利發左屯衛大將軍卽爲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中宗引使者勞之曰而國與我同宗非它蕃比屬以酒使者頓首元宗世四朝獻乾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屬於回紇不能通中國後語訛爲黠戛斯蓋回紇謂之若曰黃赤面云又訛爲夏戛斯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食漫山地夏沮沕冬積雪男女多以環貫耳俗趨仇男子有勇跡其手女已嫁黠項雜居多淫佚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冰稼有禾粟大小麥青稞步磧以爲麪糜稌以三月種九月穫以飯以釀酒而無果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鬪者爲頭馬有橐它牛羊牛爲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咄黃羊獬鹿黑尾黑尾者似麋尾大而黑魚有蔑者長七八尺莫狼者無骨口出頤下鳥雁鶩烏鵲鷹隼木松樺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錫每兩俗必得鐵號迦沙爲兵絕犀利常以輪突厥其戰有弓矢旗幟其騎士析木爲盾蔽股足又以圓盾傅肩可捍矢刃其君曰阿熱遂姓阿熱氏建一蠱下皆尙赤餘以部落爲之號服貴貂豹阿熱冬帽貂夏帽金鉞銳頂而卷木諸下皆帽白氍喜佩刀礪賤者衣皮不帽女衣氍毹錦扇綾蓋安西北庭大食所

質售也阿熱駐牙青山周柵代垣聯龜爲帳號密的支它首領居小帳凡調兵諸部役屬者悉行內貂鼠青鼠爲賦其官有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仗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干無定數諸部食肉及馬酪唯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笙箏築盤鈴戲有弄駝獅子馬伎繩伎祠神爲主水草祭無時呼巫爲甘昏嫁納羊馬以聘富者或百千計喪不斂面三環尸哭乃火之收其骨歲而爲墓然後哭泣有節冬處室木皮爲覆其文字言語與回鶻正同法最嚴臨陣檄奉使不稱妄議國若盜者皆斷首子爲盜以首著父頸非死不脫阿熱牙至回鶻牙所索它四十日行使者道出天德右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百里許至鷓鴣泉泉西北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許而有東西二道泉之北東道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娥河河東北曰雪山地多水草青山之東有水曰劔河偶艇以度水悉東北流經黠戛斯合而北入於海臣秋濤謹案仙娥河即今色楞格河劔河在其西當即今克穆河也黠戛斯幅幘甚廣自突厥破滅安西北庭淪陷後其國東與骨利幹西南與葛邏祿大食南與吐蕃相接而東南受役屬於回鶻然常與大食吐蕃葛邏祿相依杖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鶻剽鈔必住葛邏祿以待黠戛斯護送大食有重錦其載二十橐它乃勝旣不可兼負故裁爲二十四每三歲一餉黠戛斯而回鶻授其君長阿熱官爲毗伽頓頡斤回鶻稍衰阿熱卽自稱可汗其母突騎施女也爲母可敦妻葛祿葉護女爲可敦回鶻遣宰相伐之不勝拏闕二十年不解阿熱恃勝乃肆詈曰爾運盡矣我將收爾金帳於爾帳前馳我馬植我旗爾能抗亟來卽不能當疾去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及公主所廬金帳者回鶻可汗常坐也乃悉收其寶貨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

南牢山亦曰賭滿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日阿熱以公主唐貴女遣使者衛送公主還朝爲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并殺使者會昌中阿熱以使者見殺無以通於朝復遣注吾合素上書言狀注吾其姓也合言猛素者左也謂武猛善左射者行三歲至京師武宗大悅班渤海使者上以其處窮遠能修職貢命太僕卿趙蕃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卽鴻臚寺見使者使譯官考山川國風宰相李德裕上言宜法貞觀故事爲王會圖以示後世有詔以鴻臚所得續著之又詔阿熱著宗正屬籍是時烏介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朝廷亦以河隴四鎮十八州久淪戎狄幸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醫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戛斯册君長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或謂黠戛斯小種不足與唐抗詔百官集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册號今幸衰又加黠戛斯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竟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册黠戛斯爲英武誠明可汗逮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其後無聞遼時稱轄戛斯爲北陲大國太宗六年正月轄戛斯國慕化來貢穆宗應曆二年十月回鶻及轄戛斯皆來貢景宗保寧八年十二月轄戛斯國遣使來貢金時不復著見或曰元初吉利吉思卽其裔或曰蓋西徙爲幹羅思云

乃蠻部傳○乃蠻部遼時始著耶律大石西奔由乃蠻抵畏吾兒卽此部也其部初居於今俄羅斯境古謙河之旁後益強盛拓地至烏隴古河東與克烈部南與西遼接恃其兵力雄長漠北其酋曰卜魯欲可汗是時克烈部王罕脫里之弟苦其兄殘暴來奔卜魯欲可汗爲發兵攻脫里盡奪其衆脫里走遇元太祖振給之始復盛旣而太祖與脫里合兵攻卜魯欲可汗卜魯欲可汗出不意襲脫里於土兀

利河大勝之以太祖救得解及太祖既滅克烈時乃蠻卜魯欲可汗已卒太陽可汗嗣立心忌太祖遣使謀於白達達部主阿刺忽思曰近聞東方有稱帝者天無二日民豈有二王邪君能益吾右翼吾將奪其弧矢也阿刺忽思執其使來告太祖與約同攻乃蠻歲甲子大會於帖麥該川羣臣以方春馬瘦爲言太祖弟斡赤斤曰事所當爲斷之在早乃蠻欲奪我弧矢是小我也彼恃其強大吾攻其不備可克也帝悅遂進兵太陽可汗合諸部兵來拒兵於沅海山欲誘帝深入然後戰而擒之其將火力速八赤曰先王戰伐勇進不問馬尾人背不使敵見今爲遷延計得非怯乎太陽可汗怒卽躍馬索戰時札木合部長將援乃蠻見帝軍整懼而先遁帝與乃蠻軍大戰至晡禽殺太陽可汗諸部軍皆潰太陽可汗子屈出律率餘衆遁至塔米爾河太祖兵追及復走阿勒台山先是蒙古居烏桓之北與乃蠻同鵠接壤世修貢於遼金號微弱至是滅克烈降乃蠻兼收朶魯班塔塔兒哈荅吉散只見四部駭駭乎稱雄矣元年丙寅十二月太祖大會諸部長建九旂卽尊位於斡難河之源羣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可汗實宋寧宗開禧二年金宣宗泰和六年也帝旣卽位復發兵征乃蠻時屈出律與蔑里乞部長脫脫合兵於也兒的石河上太祖進攻大敗之脫脫西奔欽察屈出律南奔西遼太祖遂盡取乃蠻部之地旣而西遼主重魯古出獵屈出律襲而奪其位尊重魯古爲太上皇太祖聞之復決計西伐蓋蒙古兵鋒及於西域滅國四十其端肇於乃蠻云

克烈部傳○克烈部金時始著其舊居在吉利吉思西南謙河之西唐麓嶺之北距大都九千里唐麓嶺蓋卽唐努山金爲烏梁海游牧距京師止四千餘里以地形里至計之克烈部舊居當在今俄羅斯

東境伊聶謝柏與以南也其部長名脫里者南徙土刺河與元烈祖壤地相接烈祖諱也速該卽元太祖之父也初脫里多戮辱兄弟其叔父菊兒汗攻之脫里敗走以百餘騎奔烈祖烈祖親將兵逐菊兒汗奪還其部衆脫里德之與烈祖盟稱按答猶今云諳達也烈祖殂太祖尙幼部落離散又爲蔑里乞部所攻虜夫人宏吉刺氏太祖訴於脫里脫里念舊德與札木合連兵救太祖冀蔑里乞破走之以烈祖舊衆歸太祖太祖能撫其衆曰益強盛時塔塔兒部叛金遣丞相完顏襄率兵逐叛者太祖聞之使告脫里同攻塔塔兒部太祖起兵自斡難河迎討大破之於納刺禿失圖之野獲大珠金銀綳車各一金主冊脫里爲王卽元太祖本紀所稱王罕也封元太祖爲察兀忽魯猶言招討使也元太祖由是兵力益強旣而脫里之弟叛歸乃蠻乃蠻部長爲發兵伐克烈復奪脫里之衆脫里遁走中道糧絕困乏甚太祖親迎撫勞之爲伐蔑里乞部取其資財田禾遺之脫里見部衆稍集遂不告於帝自率兵再攻蔑里乞大掠而還於帝一無所遺帝不以屑意會乃蠻卜魯欲可汗臣秋濤謹案通鑑及親征記方皆作孟祿可汗以音相近也強帝復與脫里合兵攻之時札木合起兵援乃蠻見乃蠻敗欲帝與脫里有隙乃言於脫里曰我於君爲白翎雀他人如鴻雁耳白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飛就暖謂太祖心不可保也脫里聞而惑焉於是太祖復與脫里征孟祿可汗至黑辛八石之野敵遣也的脫不魯領百騎爲前鋒我軍逼之走據高山其馬騎轉墜擒之及太祖與乃蠻將遇於拜答刺邊只兒之野日暮列陣對宿是夜脫里多燃火於所陣地示人不疑潛移衆於哈薩兀里河太祖見脫里移去曰此輩無乃異志乎亦解去駐撒里川脫里至土兀刺河乃蠻乘其不備掠其部民輜重脫里命其子亦刺合將兵追之且遣使來告曰

乃蠻不道掠我人民太子有四良將能假我雪恥乎太祖釋前憾遂遣博兒朮木華黎博羅渾赤老溫四將往救大敗其衆盡奪所掠還之脫里謝曰曩以困乏來歸荷太子加意存撫今已亡之國又奪之歸不知將何以報未幾太祖與脫里議昏不成札木合復乘間謂脫里子亦剌合曰鐵木真太子嘗通信乃蠻將不利於君父子君能加兵我當陰爲助亦剌合數言於其父脫里信之歲癸亥遂舉兵來侵方誓衆牧人乞失力夜馳告太祖太祖止軍阿闐塞急移輜重於失連真河遣折里麥爲先鋒脫里亦領兵由忽刺河卜魯哈二山來太祖移軍合闐只之野整兵出戰屢敗之脫里子亦剌合來衝陣我軍射中其頰太祖將兵四千六百騎分兩隊行駐軍董歌澤遣使責脫里曰君爲菊兒所逐困迫來歸吾父卽攻菊兒敗之於河西收其土地人民以與君其功一也君爲乃蠻所攻西奔日沒處君弟札阿紺卜在金境我亟遣人召還比至又爲蔑里乞部人所逼我使兄弟往殺之其功二也君貪餒無依我歷取各部羊馬資財盡以奉君其功三也君不告我往掠蔑里乞大獲而還未嘗纖毫分我及君爲乃蠻所傾我遣四將奪還爾人民重立爾國家其功四也我征朶魯班等五部如海東鷲禽之於鴻雁見無不獲獲則必致於君其功五也今乃易恩爲讐忍加兵於我哉遂整兵至班朱尼河河水方渾帝飲之以誓衆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君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凡與飲者謂同飲渾河水時脫里勢強衆頗危懼與戰於哈蘭真沙陀之地脫里敗走路逢乃蠻部將爲所殺克烈部由是遂滅

斡羅思欽察康里傳○斡羅思欽察康里二國元時始著斡羅思卽烏孫音轉今之俄羅斯也欽察在今俄羅斯北境地近北海去大都三萬餘里康里在欽察之東元太祖初征蔑里乞部其部長脫脫與

乃蠻部長屈出律合兵也兒的石河以拒太祖太祖進攻破之脫脫西遁由康里部奔欽察太祖遣使索之欽察部長亦納思不與太祖怒命速不台牽師伐之製鐵車以賜曰蔑里乞脫脫吾深仇也今戰敗遠遁如馬帶竿如鹿負箭汝其追之若飛汝作鷹鷂若入穴汝作鋤若入海汝作網與汝鐵車所以堅汝志也速不台受命率精銳三千人踰高山涉險阻抵欽察境亦納思已老國中大亂其子舉族迎降至癸未年速不台復請討欽察引兵繞寬田吉思海輾轉至太和嶺鑿石開道出不意遇欽察酋長玉里吉及塔哈爾方聚於布租河縱兵奮擊潰之遂收其境又至阿里吉河與幹羅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戰降之略阿速部而還蓋自脫脫西奔而欽察等諸國悉被兵矣其俗驍勇善戰元師退輒復拒守太祖征西域時復命長子朮赤率哲伯曷思麥里等分道征之以幹羅思等三部地封朮赤太宗時又命朮赤子拔都及速不台等征之時定宗憲宗皆在軍中至憲宗時又命諸王旭烈兀由西域征兀林國下一百二十城兀林亦即幹羅思也蓋累世用兵而後元之斥境極於波羅的海矣康里亦作康鄰其子孫仕元多以文學顯欽察降衆別爲軍討叛王海都等多得其力云餘詳諸王及將帥傳○阿速傳○阿速元時撫有其地明史言其國近天方撒馬兒罕幅員甚廣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有魚鹽之利土宜耕牧俗敬佛畏神好施惡鬪物產富寒暄適節人無饑寒夜鮮寇盜雅稱樂土臣秋濤謹案以今地形考之阿速卽俄羅斯南境之阿索富城也城北臨端河亦名敦河西濱黑海卽所云川南流入海者其海灣至今猶號阿速灣云南道通亞喇伯卽天方東道通尋思干卽撒馬兒罕方隅形勢約略可考徐松西域水道記曰元史每言阿速與欽察爲鄰疑阿速卽哈薩克又曰元史言欽察阿

速諸國遠不台傳與曷思麥里傳互異速不台傳云收欽察境又至阿里吉河與斡羅思部大小窩赤
思老遇一戰降之略阿速部而還是先欽察而斡羅思而阿速也曷思麥里傳云太祖命曷思麥里從
哲伯爲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曲出律帝親征至薛迷思干追其主札刺丁至懸顏城西塞札刺丁
逃入於海取玉兒谷德痕兩城繼而懸顏城亦下帝遣使趣哲伯疾馳以討欽察命曷思麥里招諭曲
兒忒失灣兒沙等城悉降至谷兒只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敵皆戰敗之招降黑林城進擊斡羅思於鐵
兒山克之獲其國主密只思臘臣秋濤謹案密只思臘即密赤思老也哲伯命曷思麥里獻諸朮赤太子誅之尋征康里
至孛子八里城與其主霍脫恩罕戰又敗其軍進至欽察亦平之是曷思麥里由西域轉戰而北先阿
速而斡羅思而康里而後欽察也然曷思麥里傳先言帝趣哲伯疾馳以討欽察則征欽察究在先曷
思麥里徇西域諸城而北先至阿速則阿速在欽察之南阿速與哈薩克音亦相近也臣秋濤謹案徐
松論元祖用兵征欽察阿速先後次第引證頗爲詳備惟以阿速爲卽哈薩克則尙沿舊說案哈薩克
在裏海東北曷思麥里由西域征阿速部是時元兵已踰尋思干城而西曷思麥里必不更折而東繞
出裏海之北也惟自布哈爾等國西行取道於裏海之西黑海之東以征俄羅斯則阿索富城正當孔
道是阿速卽阿索富城無可疑者明乎此則斡羅思諸地疆域皆瞭如指掌矣

吉利吉思諸部傳○元置嶺北行省於和林和林之北有吉利吉思昂可刺烏斯撼合納謙州益蘭州
等處元時撫有其地皆在今俄羅斯東境吉利吉思者初以漢地女四十人與烏斯之男結婚取此義
以名其地南去大都萬有餘里相傳乃滿部始居此及元析其民爲九千戶其境長一千四百里廣半

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浦東北有水曰玉須皆巨浸也會於謙而注於昂可刺河北入於海俗與諸國異其語言則與畏吾同廬帳而居隨水草畜牧頗知田作遇雪則跨木馬逐獵土產名馬白黑海東青昂可刺者因水爲名附庸於吉利吉思去大都二萬五千餘里其語言與吉利吉思特異晝長夜短日沒時炙羊助熟東方已曙矣卽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也烏斯亦因水爲名

臣秋溥謹案今俄羅

斯境有烏斯河在塔爾瑪克山北當卽此水

在吉利吉思東謙河之北其俗每歲六月上旬刑白馬牛羊灑馬湏成就烏斯

水以祭河神謂其始祖所從出也撼合納猶言布囊蓋口小腹巨地形類此因以爲名在烏斯東謙河之源出此其境上惟有二山口可出入山水林樾險阻爲甚野獸多而畜產少貧民無恒產者皆以毳皮作廬帳以白鹿負其行裝取鹿乳採松實及劖山丹芍藥等根爲食冬月亦乘木馬出獵謙州亦以河爲名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東南謙河西唐麓嶺之北居民數千家悉蒙古回紇人有工匠數局蓋元初所徙漢人也地沃衍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耘耔或云克烈部始居此益蘭者蛇名初州境山中居人見一巨蛇長數十步從穴中出飲河水腥聞數里因以名州距京師九千里世祖至元七年遣劉好禮爲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斷事官好禮字敬之汴梁祥符人幼通國語廉訪府辟爲參議至元五年嘗應詔建言有司奏請宜光啟皇太子俾得閱習庶政陝西重地宜封皇子諸王出鎮創築都城宜給直市民地選格不宜以中統三年爲限後是者不錄帝是其言敕中書省施行至是遷益蘭州等五部斷事官大修官庫置傳舍以益蘭爲治所先是數部民俗皆以杞柳爲杯皿不知陶冶列木槽以濟水無舟航之備好禮請工匠於朝爲鑄金範土蒿槩之具以教其民民咸便之或言權

鹽酒可以佐經費好禮曰朝廷設官要荒務以綏遠寧欲奪其利邪言者慙服會北方諸王叛好禮被執留軍中幾死幸以其善應對得釋十六年春叛王召好禮至欠欠州臣秋海謹曰皇帝疑我致

有今日好禮曰不疑果疑王召王至京師何還之邪次年春好禮率衆走別部守阨以待兵至遇叛

軍追之西踰雪峯嶺好禮自度踰是則無望生還遂以衣賂其下始獲東出鐵壁山口間道南走中

道糧絕捕獵以爲食七月至菊海臣秋海謹案菊海即白哈兒湖俄羅斯東境湖泊之最大者始與戍兵接得乘傳至昌州入見

以吉利吉思風俗事宜來上帝賜之食與鈔累官禮部尙書奏言象力最巨上往返兩都乘輿多象

駕萬一有失從者雖眾力何能及未幾象果驚幾傷從者官至北京路總管初海都既叛昔里吉土

睦諸王悉起兵相掎角漠北民避亂而南者七十餘萬吉利吉思諸地民亦南徙世祖遷之肇州命

劉哈剌拔都魯治之劉哈剌拔都魯者河東人家世業醫至元八年世祖駐蹕白海以近臣言得召

見世祖謂其目有火光異之遂留侍左右初賜名哈剌斡脫赤十七年擢太醫院管勾昔里吉叛宗

王別里鐵木兒奉命往征帝問曰當行者多避事汝善醫復習騎射能從行乎曰事君不辭難臣不

行將何爲卽請授甲帝曰汝安用甲曰臣願備一戰士帝曰醫汝事也甲不可得惟賜以環刀弓矢

等物馳至王所及將戰從王請甲王曰上不與汝我何敢與因留之使領輜重慨然曰大丈夫當效

命行陣乃守營帳如婦人耶見有甲者飲以酒高價取之明日披以往王望見其介而馳使人走問

免胄曰我也一人興善萬人可激我爲萬人激耳中道三遇敵射之皆不中王喜甚解衣衣之既擒

昔里吉命獻俘行宮帝見其瘡甚撤御膳羊臠以賜既拜受先懷其美者帝問故對曰臣始與母訣

月一十甫甫

今歸母幸存請以遺之帝嘉其志命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厥母以功授和林等處宣慰副使二十

五年海都犯邊尚書省奏以怯伯往掌和林屯糧帝曰出納非怯伯所知哈刺剌斡脫赤可勝任遂使

怯伯與俱會海都兵至使來報與怯伯南行六日止八兒不刺地距敵軍五六十里怯伯大懼曰事

急矣不如順之劉哈刺見其有二心遂潛遁入見帝喜曰人言汝陷賊乃能來耶命與酒饌二十

七年遷河東山西道宣慰使奏臣累戰而歸衣裘盡敝河東臣鄉也乞賜錦衣為榮帝以金織文衣

賜之居二年召還諭曰自此而北乃顏故地曰阿巴刺忽者素產魚吾今立城而以兀連臣秋濤謹案兀連當

作兀連蓋兀連即烏斯臣秋濤謹案此即烏斯斯而速又誤為連也哈納吉利吉思之異文也名其城曰肇州汝

往為宣慰使仍別賜汝名曰小龍兒或曰哈刺拔都魯汝可自擇對曰龍非臣下所敢承帝曰然則

哈刺拔都魯可也復賜以繡衣玉帶既至定市里安居一日得魚九尾皆千斤遣使來獻俄召還

及世祖殂太傅伯顏奉皇太后命曰東方汝嘗鎮之今以屬汝勿俟制命乃以為咸平宣慰使成宗

元貞元年召為御史中丞行至懿州道卒

報遠傳臣秋濤謹案報達北境今屬俄羅斯故列於此○報達國即唐波斯國也按唐書云波斯國在京師西一萬五千三

百里東與吐火羅康國接北鄰突厥之可薩部臣秋濤謹案可薩部即今俄羅斯之端戈薩斯部其種人曰可沙至今猶然西北拒拂林

正西及南俱臨大海戶數十萬其王居有二城復有大城十餘猶中國之離宮王冠金花冠坐獅子

牀服錦袍加以瓔珞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焉臣秋濤謹案

爾魯部有火田波斯之敬火者胥來今俄羅斯是朝拜其地舊屬波斯今歸俄羅斯轄其事神以麝香和蘇塗鬚點額及於耳鼻用以為敬拜必交股

文字同於諸胡男女皆徒跣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衣不開襟并有巾帔多用蘇方青白色爲之兩邊緣以織成錦婦人亦巾帔裙衫辨髮垂後飾以金銀其國乘象而戰每一象戰士百人有敗則者則盡殺之國人生女年十歲已上有姿貌者其王收而養之以賞有功之臣俗右尊而左卑以六月一日爲歲首氣候暑熱土地寬平知耕種多畜牧有鳥形如橐駝飛不能高食草及肉亦能噉犬攪羊土人極以爲患又多白馬駿犬所謂波斯犬也出驥及大驢獅子白象珊瑚樹高二三尺琥珀車渠瑪瑙火珠玻璃琉璃無食子香附子訶黎勒胡椒華撥石蜜千年棗甘露桃隋大業末西突厥葉護可汗類擊破其國波斯王庫薩和爲西突厥所殺其子施利立葉護因分其部帥監統其國波斯境臣於葉護及葉護可汗死其所令監統者因自擅於波斯不復役屬於西突厥施利立一年卒乃立庫薩和之女爲王突厥又殺之施利之子單羯方奔拂菻於是國人迎而立之是爲尹恒支在位二年而卒兄子伊嗣候立遣使於唐獻一獸名活禱蛇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伊嗣候懦弱爲大首領所逐遂奔吐火羅末至亦爲大食兵所殺其子名卑路斯又投吐火羅葉護獲免龍朔元年卑路斯奏言頰被大食侵擾請兵救援詔遣隴州南由縣令王名遠充使西域分置州縣因列其地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爲都督是後數遣使貢獻咸亨中卑路斯自來入朝高宗甚加恩賜拜右武衛將軍儀鳳三年令吏部侍郎裴行儉將兵冊送卑路斯爲波斯王行儉以其路遠至安西碎葉而還卑路斯獨返不得入其國漸爲大食所侵客於吐火羅國二十餘年有部落數千人後漸離散至景龍二年又來入朝拜爲左威衛將軍無何病卒無嗣而部眾猶存自開元十

年至天寶六載凡十遣使來朝并獻方物四月遣使獻瑪瑙狀九載四月獻火毛繡舞筵長毛繡舞筵無孔真珠乾元元年波斯與大食同寇廣州劫倉庫焚廬舍浮海而去大曆六年遣使來朝獻真珠等蒙古憲宗時遣諸王旭烈兀西征丁巳歲取報達國即波斯西戎大國也地方八千里其王曰哈里發其城有東西城中有大河西城無壁壘東城固之以甃旭烈兀師至城下一交戰破其兵四十餘萬哈里發以舸走獲焉其國俗富庶為西域冠宮殿皆用沉檀烏木降真為之壁皆砌以黑白玉金寶珍珠不可勝記所產大珠曰太歲彈蘭石瑟瑟金剛鑽之類帶有直千金者其國六百餘年傳四十主至是而亡人物頗秀於諸國所產馬名脫必察琵琶有七十二絃者

知縣林穗初校
知縣吳壽坤覆校

朔方備乘卷第三十四

傳四

元代北徼諸王傳敘

朮赤

拔都

旭烈兀

撥綽

合丹

海都

土哇

脫忽

那木罕

臣秋濤謹案北徼俄羅斯地元代全入版圖關土既遠必資親藩以鎮撫之是故朮赤諸王撻伐於前拔都諸王紹封於後固與三代封建之意迥相符合也然其東西偏相距萬里畛域既分治忽亦異大要視諸王賢否而已在太祖時用兵於俄羅斯之東偏最先皆由漠北進兵蓋東偏與漠北地相聯也其後乃用兵於俄羅斯之西偏皆由西域進兵蓋西偏與西域壤相接也二役之興元祖長子朮赤皆有勞焉故遂以俄羅斯西偏封朮赤旌伐酬庸典至渥已然西偏諸部之地甚廣非一戎衣所能遽平故太宗之世復命朮赤之子拔都等征斡羅思而定宗憲宗皆在軍中至憲宗之世復命旭烈兀征西域其兵鋒亦至兀林兀林卽斡羅思蓋其餘黨猶有未服者積三世之力窮追遠討始克平定可謂難矣然旣平之後諸王各安封域朝貢不絕是西偏之事勢先難而後易有如此者若東偏則自太祖之世戈塵所指悉就疆索未嘗再煩軍旅於是太宗分封諸王海都土哇等並設斷事官以莅謙州益蘭州等處且以吉利吉思等路隸嶺北行省蓋以其地附近和林思富庶其民以固根本乃無何而海都諸王相繼弄兵鎮戍征討垂五十載是東偏之事勢先易而後難有如此者合而論之亦有元一代得

失之林也元史諸王列傳本極簡略臣蒐采史事補其闕失爲尤赤以下諸王傳一卷雖不敢謂無所遺漏然於元代北徼之事足資省覽亦講邊務者所不廢已

元諸王尤赤傳

尤赤今改卓齊特亦作卓沁

○尤赤亦作拙赤太祖長子也太祖始起於斡難河卽今之敖嫩河黑

龍江上源也乙丑年太祖命尤赤領右手軍往征林木中百姓以不哈爲嚮導有斡亦剌部之忽都哈別乞先來歸附遂引尤赤往征萬斡亦剌部入至失黑失惕於是斡亦剌及禿巴思諸種人皆降至萬乞兒吉思部卽吉利吉思也其酋長也廼亦納勒等皆來歸附以白海青白驢馬黑貂爲獻尤赤更北略地自失必兒種以南林木中百姓悉收捕之按林木中百姓卽今所稱樹中人沿敖嫩河以東自尼布楚城以北烏梁海布特哈捕貂諸部皆是今其地屬俄羅斯轄尤赤師旋太祖以忽都哈別乞先來歸附以皇女扯扯亦堅公主妻其次子亦納勒赤又以尤赤之女豁雷罕妻其長子時汪古部長亦降太祖亦妻以女後太祖定以第三子窩闊台爲嗣使尤赤率師征討各國戊寅年吐麻部叛太祖徵兵乞兒部乞兒部不從亦叛去遂命尤赤往討之以不花爲前鋒追乞兒部至亦馬兒河而還尤赤率師順謙河水北行遂招降克兒爲思部噶哈思帖良部兀克失部的迷火因部亦而干部於是元斥境至北海矣乞兒爲思卽吉利吉思噶哈思帖良卽噶哈納兀克失卽烏斯餘二部蓋卽謙州益蘭州地也已卯年太祖征西域尤赤從往庚辰年攻斡脫羅兒城克之卽斡羅思也辛巳年尤赤攻克養吉千八兒真等城後太祖命尤赤及察阿岱窩闊台同領右手軍過阿梅河至兀龍格赤城駐營命尤赤等皆聽窩闊台調遣太祖復命速不台征西域迤北康鄰乞卜察等十一部落康鄰卽俄羅斯北境之康里

乞卜察卽俄羅斯北境之欽察也渡亦的勒水札牙黑水直至乞瓦綿峇兒綿等城此皆今俄羅斯西境地太祖遂以幹羅思阿速欽察諸地封朮赤爲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朮赤旋薨子拔都嗣別有傳拔都薨弟撒里答嗣撒里答薨弟忙哥帖木兒嗣忙哥帖木兒薨弟脫脫忙哥嗣脫脫忙哥薨弟脫脫嗣至大二年封脫脫爲寧肅王賜金印脫脫薨弟伯忽嗣至元七年命伯忽爲札魯忽赤之長伯忽薨弟月卽別嗣一作月祖伯自後部落遂以月祖伯爲號云至大元年月祖伯薨子扎尼別嗣及順帝北走扎尼別之子孫仍世王俄羅斯如故旣而俄羅斯西北境諾戈落部有土人依番者崛起自爲國朮赤之後始式微云

元諸王拔都傳

拔都今改巴都

○拔都亦作幹魯柔拔都亦作拔都蒙哥鐵木亦作八都罕亦作巴禿朮赤子

太祖長孫也太祖時卽封右手大王留鎮北邊朮赤薨拔都嗣凡俄羅斯諸部地悉歸統轄太宗七年命拔都及皇子貴由卽定宗皇姪蒙哥卽憲宗征西域九年春蒙哥征欽察破之欽察部去中國三萬里夏

夜極短日晷沒卽出俗勇猛青目赤髮

臣秋溥謹案今俄羅斯人多綠瞳卽所謂青目也多紅毛卽所謂赤髮也

蒙哥率師攻破之其渠長

八赤蠻逃入寬田吉思海島蒙哥亟進師至寬田吉思海會大風刮海水淺可渡蒙哥喜曰此天開我道也遂入海島擒之八赤蠻曰吾之逃入於海與魚何異然終被擒天也今水還期將至汝師亦宜早旋蒙哥聞之遽班師前軍甫渡而水至後軍有浮渡者按寬田吉思海論者或疑卽伊犁河所匯之巴勒喀什泊今驗巴勒喀什泊中雖有山島然道里太近不足當寬田吉思海之目西北邊淖爾中有水者非一塔爾巴哈台之西有巴爾喀什淖爾在巴勒喀什之正北巴爾喀什之東北千餘里有慈謨斯

夸淖爾慈謨斯夸之西北九千里有額納噶淖爾其中皆有島速不台傳云討欽察引兵繞寬定吉思海展轉至太和嶺元之太和嶺有二此爲欽察境之太和嶺或云卽烏拉嶺也欽察夏日晝極長夜極短當爲俄羅斯極北近北海處地理志西北地附錄欽察屬月祖伯分地月祖伯卽月卽別朮赤裔孫也朮赤封地極遠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達京師以道里計之惟額納噶泊可以當寬田吉思海今俄羅斯人所稱阿尼牙湖是也其水通波羅的海所謂大風刮水淺而可涉旋復水至疑卽海之潮汐偶爾愆期如元師入臨安錢塘湖三日不至事正相類史家不言爲潮蓋因憲宗潛邸之事故示神奇耳蒙哥旣克欽察進圍斡羅思部至野烈贊城蒙哥躬自搏戰破之斡羅思今改作俄羅斯野烈贊今改作額里齊或云卽額里齊斯河旁地也又征蔑怯思部穩兒部別里部皆降初貴由征阿速境有功阿速卽今俄羅斯南境阿索富城也其西有部落曰計由斯科或作幾富亦稱究部爲俄羅斯最膏腴地按北人質樸多以人名其地計由與貴由音近疑卽貴由所克取以己名名之相沿至今也至十二年貴由克西域未下諸部遣使奏捷詔班師十三年太宗復命拔都等討兀魯思部主也烈班爲其所敗圍禿里思哥城臣秋濤謹按思哥卽斯科也此斯科名見於史之始不克拔都等奏遣速不台督戰速不台選哈必赤軍怯憐口等五十人赴之一戰獲也烈班進攻禿里思哥城三日克之盡取兀魯思所部而還兀魯思卽斡羅思也蓋拔都封地在俄羅斯故附近各部軍務皆得統之速不台嘗率師圍泮滅金有大功至是遂從拔都行軍又克馬札兒部至禿納河太宗殂諸王大會拔都欲不往速不台諫乃往會於也只里河奉貴由卽位是爲定宗速不台西還家於禿納河上而卒先是蒙哥幼太宗以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世

爲功臣家使護育於潛邸分掌宿衛及蒙哥借拔都征欽察兀魯思阿孛烈兒諸部兀良合台從征皆
有功又從討平孛烈兒乃捏迷思諸部定宗殂後皇后稱制三歲無君拔都及兀良合台等咸會詔所
立拔都首先推戴蒙哥兀良合台亦曰蒙哥聰明睿智人所共知拔都之言良是議遂定蒙哥即位於
斡難河是爲憲宗三年春拔都乞買珠銀萬錠帝與以千錠曰此財本太祖太宗所遺若一過費將來
何以給諸王之賜已宜務節儉此銀卽充歲賜之數拔都旋薨餘事詳牝赤傳

元諸王旭烈兀傳

旭烈兀今改帶魯

○旭烈兀亦作旭烈亦作吁里兀亦作煦烈拖雷第六子太祖諸孫憲宗

世祖之弟也憲宗二年秋七月命諸王旭烈兀征西域素丹諸國按西域回部稱其君曰斯丹卽素丹
也亦作斯單亦作斯坦亦作斯當亦作算灘亦作速擅今西域痕都斯坦諸國尙襲舊名卽
哈薩克有蘇爾統之稱亦斯丹之轉音哈薩克本回部也旭烈兀之西征也拓境幾萬里所平凡十餘
國壬子年自和林西行至阿母河卽西遼河中府舊地也自此而西伐木剌奚國臣秋濤謹案卽木乃
今國今之布哈爾國
地下一百二十八城又西伐乞都卜國又西取兀里兒城又西破阿刺汀國又西破乞石迷國臣秋濤
謹案卽

克什米爾

又西滅報達國

臣秋濤謹案卽波斯國

拔三百餘城又西三千里至天房國降之

臣秋濤謹案卽天房國

下一百八十

五城又西降密昔兒國又西渡海取富浪國

臣秋濤謹案卽古拂菻國又案至此已極西
海下文諸國當在富浪之東蓋轉而東行也

又降石羅子

國又取賓鐵國又西北取兀林國

臣秋濤謹案兀林當卽兀魯亦曰兀魯思卽今俄羅斯也
案俄羅斯國元人前已取其地此當是其南境未服者

得城一百

二十四又南取乞里灣國

臣秋濤謹案疑卽俄羅
斯南境之是爾灣部

旭烈兀與大將兀良合台等會兵轉戰萬里所向無
敵又與拔都等五道進兵克馬扎兒部遂留鎮西域建庭於忽里模子之地憲宗殂於釣魚山世祖北

還旭烈兀自西域遣使勸進丁巳年分食邑彰德路二萬五千五十六戶旭烈兀旋薨子阿八哈嗣亦稱阿不哈至元八年朝廷遣使徵破匠以亦思馬因及木發里人阿老瓦丁應詔十五年詔遣札木合等持金十萬兩命阿八哈市藥師子國阿八哈薨子阿魯嗣阿魯薨子合贊嗣大德八年遣使貢珍物延祐六年薨子不賽因嗣自泰定元年以後朝貢無虛歲後即以不賽因名其部云按旭烈兀所都忽里模子為西域之極西境距中國絕遠自泉州入海十萬里至馬八兒國馬八兒國水程得便風十五日不至阿不哈大王城其陸路則由篤來帖木兒月祖伯兩部以達上都篤來帖木兒封於于闐即今西域和闐由嘉峪關朝貢之路月祖伯封於俄羅斯即今俄羅斯南通波斯土耳其之路也亦可見旭烈兀建庭地與俄羅斯相近矣

元諸王撥綽傳○撥綽拖雷第八子太祖諸孫也憲宗即位撥綽以諸王奉命率師北征欽察部有功賜號拔都丁巳歲分食邑蠡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戶撥綽薨子薛必烈傑兒嗣薛必烈傑兒薨子牙忽都嗣至元十二年從北安王北征十八年加封來陽州五千三百四十七戶二十七年封鎮遠王賜塗金銀印大德十一年進封楚王賜金印牙忽都薨子脫列帖木兒嗣

元諸王合丹傳臣秋濤謹案元諸王同時有二哈丹其一為合赤溫之孫至元十二年從乃顏叛誅非此也○合丹亦作哈丹太宗第六子也太宗

時與諸王拔都等五道進兵攻附近俄羅斯之馬扎兒部憲宗二年憲宗以諸王欲立失烈門者多後

言乃遷合丹於別失八里地即今喀刺沙爾也遷茂里於葉兒的石河即今額爾齊斯河也遷海都於海押立地在今俄羅斯金山以北遷別兒哥於曲兒只地遷脫脫於葉密立地皆在今伊犁以北

遷蒙哥都及太宗之皇后乞里吉忽帖尼於擴端所居之西禁錮失烈門於沒脫赤之地六年還合丹於舊居近亦集乃之地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合丹有推戴功丁巳年分食邑汴梁在城戶至元二年改撥鄭州十八年撥江南鈔常甯州二千五百戶合丹薨子都爾赤嗣

元諸王海都傳○海都合失子太宗諸孫合失早死海都嗣封憲宗之世忌諸王修怨於太宗遷蒙哥都脫脫合丹蔑里等於遠亦遷海都於金山北之海押立以是諸王咸怨有二心憲宗六年合諸王還所部遣斷事官石天麟使海都海都拘留不遣海都所封地在金山以北爲今俄羅斯東境錫伯利部地東距昂噶拉河西距額爾齊斯河北抵北海海都恃其險遠有跋扈志世祖卽位以合丹有勸進功推恩太宗諸王加賜金帛海都與焉至元元年西北諸王率所部來歸而憲宗諸王以阿里不哥構亂不自安河平王昔里吉煽惑諸王海都遂掠畏兀兒虜其民十一年追海都所給金銀符朝議欲用兵世祖曰宗室也惟當懷之以德命平陽馬步站達魯花赤鐵連往覘之至則海都與之宴酒半鐵連求衣爲歡海都將解衣其妃止之界皮衣二襲歸白世祖曰海都兵繁而銳不宜速戰來則堅壘去則勿追世祖然其計十二年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右丞相安童與牙忽都備邊於阿力麻里八魯渾拔都兒粘闐與海都通牙忽都擒之昔里吉遂誘諸王叛從之者曰脫鐵木兒曰要木忽兒曰撒里蠻曰扎刺忽曰火魯火孫曰禾忽曰忽魯帶曰兀魯思不花曰乃蠻帶曰幹羅思曰失班曰也孫秃阿曰捏坤曰忽都答兒曰秃滿曰阿魯灰曰秃曲滅曰秃魯干曰闊闊帶曰哈丹又有從哈丹者曰阿秃曰訥答兒曰聶怯來曰朶列秃曰八里帶曰幹里羅忽里帶從阿秃者曰朶羅

帶曰脫迭出曰抄兒赤曰合麥安童攻禾忽獲其輜重諸叛王報之合兵攻北平王擒牙忽都世祖命宗正府札魯花赤昔班諭海都罷兵海都以罽由安童不從十四年七月昔里吉劫北平王械繫安童以入海都掠憲宗所御大帳世祖始決意用兵詔宗王別里鐵穆兒右丞相伯顏帥師忽魯帶來歸與伯顏軍合擊之於斡兒罕河牙忽都逃歸西域于闐王阿魯忽亦叛應海都十九年撒里蠻悔過執昔里吉來歸乃蠻帶亦降二十一年牙忽都與土土哈得海都謀人知其虛實衝其精兵海都敗走得所俘掠軍民迎北平王安童與石天麟還是時乃顏反遼東海都伺其隙二十五年六月海都遣將暗伯著暖犯業里干淖爾冬又數犯邊拔都也孫脫死之於是成宗鎮金山前衛親軍都指使玉哇失從甯遠王闊闊出丞相朵兒朶懷擊海都軍復擊其將八憐八憐敗海都復使秃苦馬領精卒三萬據撒刺思河以拒玉哇失率善射三百人却之二十六年六月海都兵至和林宣慰司怯伯同知乃滿帶副使八里鐵兒皆叛應海都北鄙大震七月世祖親征皇孫晉王抵杭海戰不利車駕歸明年海都又入寇官軍不戰而潰二十九年諸王明里帖木兒叛從海都伯顏敗之於阿撒忽秃嶺會有諧伯顏與海都通者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代之未上而海都又至伯顏欲誘之深入且戰且行七日衆不可海都遂脫去是年秋土土哈略地金山獲海都之戶三千餘詔土土哈進取乞里吉思三十年春王師次謙河海都引兵至虜都阿思之民元貞初海都犯西番界大德元年土土哈之子牀兀兒北征踰金山至答魯忽河敗其將帖良古追奔五十里還次阿雷河與海都援師李伯遇李伯陣河上高山牀兀兒渡河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五年海都與土哇大入八月朔戰於

鐵堅古山越二日海都悉眾來大戰於合刺合塔王師失利明日復戰官軍分爲五爲海都所乘襲加台以勇敢千人衝之乃退其明年海都又犯邊不得志去旋死諸叛王多先後降土哇亦內附海都子察八兒因請和十一月遣諸王滅怯禿玉龍鐵木而使於察八兒八年察八兒使至賜幣六百匹九年又與土哇遣使至賜銀千四百兩鈔七千八百餘定自海都創亂其民七十餘萬散居雲朔間北邊不靖者垂五十年至大三年尙書省言昔世祖有旨以叛王海都分地五戶絲爲幣帛俟彼來降賜之藏二十餘年今其子察八兒向慕德化歸覲闕廷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深遠若是待諸王朝會頒賞旣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愧六月壬申察八兒來朝詔設宴大庭諸王大臣祓宴服就列康里脫脫卽席陳西北諸藩始終離合之由去逆效順之義且告祀太廟延祐二年封察八兒爲汝甯王置王傅官察八兒薨子完者帖木兒嗣完者帖木兒薨子忽刺台泰定元年嗣汝甯王泰定帝殂爲其太子起兵拒文宗兵敗走不知所終

元諸王土哇傳

土哇今改都幹

○土哇亦作篤娃拙赤孫拔都子太祖嫡長曾孫也不得立居恆怏怏而拔都

乃心王室故至元之初土哇叛跡未露旣嗣位以所分地居金山南據要害海都地在金山北土哇與接壤金山今謂之阿勒坦山自額爾齊斯河南岸繞而北直抵俄羅斯境西接烏拉嶺皆金山也土哇陰逼海都與諸王相攻至元十二年土哇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萬圍火州火州亦都護所治也土哇使說亦都護降且聲言曰阿只吉奧魯只諸王以三十萬眾猶不能抗我而自潰爾敢以孤城當吾鋒乎亦都護不從受圍凡六月不解土哇以書繫矢射城中曰我亦太祖諸孫何以不附我爾祖嘗尙公

主爾能以女與我則休兵不然急攻爾亦都護恐以其女也立亦里迷失別吉厚載以茵緹城下乃解去二十三年秋土哇與海都同侵別失八里虜屯田管軍總管李進時宣慰司綦公直從伯顏進戰於洪水山公直子瑗戰死公直與妻俱陷二十五年九月土哇又犯邊海都連年大人土哇與相爲表裏大德二年牀兀兒攻海都八憐土哇與徹徹禿等潛師襲火兒哈禿阻山爲營牀兀兒選勇而善步者持挺及四面上奮擊覆其軍五年土哇又與海都南侵武宗與戰於鐵堅古山王師爲海都所乘土哇復與大軍相持於兀兒禿牀兀兒與玉哇失以精銳馳其陣阿失射土哇中其膝號而遁而海都又死土哇失所倚乃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謀曰我太祖艱難成帝業我子孫弗克靖恭連年搆兵以相殘殺是自隳祖宗之業也不若請命罷兵休息吾民七年請內附月赤察兒方副武宗撫軍言於武宗曰土哇請降爲我大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土哇之妻我弟馬兀合刺之妹也宜遣之往許其成八年九月土哇與察八兒同遣使降皆賜幣九年二月賜土哇使者幣五百匹四月又賜使者銀鈔十月駙馬投管不花自土哇所歸朝賜銀鈔其時定制諸王駙馬之使者支鋪馬有程期過限不再給是年陝西行省言於朝曰諸王駙馬多邊藩鎮戍其所遣乃爲軍需纜過程期卽不祇應使其入市食步趨非所宜也今迤北土哇等遣使入覲驛騎往來僮揚問於外誠非國家柔遠人懷萬邦之良規朝廷聽之爲改制十年九月土哇遣其子寬闊來賀聖誕節次年卒土哇故偃蹇終其身未肯入朝至大元年寬闊嗣月赤察兒旣破禿曲滅遣使奏曰禿曲滅分地金山本懷搆貳而察八兒遊兵近境儻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不就且長爲國患臣以爲昔者土哇先衆請和雖死宜安撫寬闊使不

我異乃昭寬闊金銀鈔七月遣塔察兒九人往使九月又使焉且以薛迷思干等城二年賦與之禿曲滅果欲奔寬闊不見納亦來降

元諸王脫忽傳○脫忽蔑里子也蔑里爲憲宗所遷居於葉兒的石河葉兒的石河卽今之額爾齊斯河其水發源科布多之西瀕爲宰桑泊又北入俄羅斯境行七千餘里注北海元太祖自西域班師於葉兒的石河過夏次年乃歸土拉河地在金山之北今杜爾伯特舊游牧處在額爾齊斯下游宰桑泊之北濱湖地腴宜耕牧當是元祖過夏處蔑里所遷則更在其北屬今俄羅斯境脫忽旣嗣爵意不自得昔里吉之劫北平王也脫忽與知之至元十四年宗王別里鐵穆兒征昔里吉師次金山有使者云自脫忽王所來曰我受分地守之不敢失凡上所使與昔里吉之過我者吾皆飲食之今聞王來甚喜一見可乎王以爲信左右曰詐也脫忽所居地險殆與昔里吉爲耳目乃羈其人遣兵從間道窺之獲游騎三十得其情知脫忽方酣飲進擊之獲昔里吉所遣使脫忽因太宗孫嘗藏太宗玉璽傳至孫禿滿獻之封陽翟王族有察阿台者嗣王居故地延祐三年武宗長子和世球爲丞相鐵木迭兒等所間不得立以周王出鎮雲南行次延安西行至金山察阿台聞之率衆迎周王至其部與定約束每歲冬居扎顏夏居斡羅斡察山春則耕於野泥十餘年歲戊辰七月泰定帝殂僉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謀舉義立周王爲帝是爲明宗十月明宗發北邊察阿台與沿邊元帥朶列捏萬戶買驢等帥師扈行踰金山明年正月明宗卽位和林北帝謂中書左丞躍里帖木兒曰朕至上都宗藩皆會諸王察阿台從朕遠來有司供張皆宜豫備其與臣僚議之八月次王忽察都明宗

遇弒至正元年錄扈從明宗諸王官屬功凡八百七人賜金銀鈔幣有差

元諸王那木罕傳

那木罕今改諾摩罕

○那木罕亦作那沒罕亦作南木合世祖第四子至元二年封北平王命丞相安童輔之建幕府於和林北阿力麻里之地在北庭西北四五千里十四年七月河平王昔里吉叛執那木罕昔里吉者憲宗第四子也至元五年封亦居阿力麻里賜駝紐金印魏源曰其封地在海都之西金山之北東至額爾齊斯河西至烏拉嶺今俄羅斯國都莫斯科地也當世祖時海都方跋扈昔里吉潛與脫脫木兒藥木忽兒等謀劫那木罕以叛械繫丞相安童使遍好於海都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帝命伯顏將兵拒之過於幹魯歡河夾水而陣相持彌日伺其懈掩擊破之十九年昔里吉為諸王撒里蠻所執那木罕始得歸改封北安王仍鎮北邊二十一年還朝賜鈔一萬二萬四十六錠重給金印與之大德五年薨延祐七年賜諡昭定昔里吉被執後為漢軍都元帥李庭所襲擒啟皇子只必帖木兒誅之李庭復引兵會諸王納里忽渡塔迷見河殲其餘黨河西悉平塔迷兒河即塔米爾河在烏里雅蘇台之東會鄂爾坤以入色楞格者也詳攷地勢知那木罕所鎮之阿力麻里實在北而不在西西域水道記以伊犁之阿里瑪圖當之其說固未確已

知縣吳壽坤初校
知縣成明郁覆校

朔方備乘卷第三十五

傳五

歷代北徼用兵將帥傳敘

甘延壽

陳湯以上漢將

李勣

蘇定方

以上唐將博爾忽

月赤察兒

速不台

曷思麥里

忙哥撒兒

郭寶玉

郭德海

郭侃

土土哈

林兀兒

以上元將

臣秋濤謹案宣威敵愾賴有將帥之臣北徼俄羅斯境距中國最遠然到支持堅昆之強而甘延壽陳

湯詠之薛延陀阻諾真之險而李勣破之賀魯遠遁石國而蘇定方擒之則知專閫得人戰無前敵豈

不信哉元太祖初興在黑龍江源之斡難河故長子朮赤及博爾忽等先取菊海謙河以北地皆在今

俄羅斯東境迨用兵西域由阿速進平欽察幹羅思等部速不台曷思麥里等諸將功績懋著由是今

俄羅斯西境亦全入版圖迨海都諸王據謙河北地以叛則土土哈林兀兒父子戰績尤偉其用兵山

川城堡之形勢攻取屯戍之事蹟具在方策按之今日地形釐然可攷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諸

將列傳分載各史艱於檢閱允宜合而編之以備覽觀故彙次為一卷云臣秋濤謹案遼金元三史人名地名對音未能確當前於

乾隆年間曾經改定茲因兼採諸家文集說部互相考證若概行改依對音則考訂之處轉覺歧互是以仍載原名加以考訂附記於此

漢甘延壽陳湯傳○甘延壽字君况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拔石拔距絕于等倫

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師古曰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抱據地距以為堅嘗起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

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擊之力今人猶有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郎試弁為期門弁手搏也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

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諡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迺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勺資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勺乞也資今作貸借也西至長

安求官得太官祿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

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二百會薨因賜諡曰繆侯師古曰以其湯繆舉人也

下獄論後復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

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

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臣秋濤謹案郅支自將西收右地則左地空虛而漢以是時送呼韓邪還

遂不勞而定左地矣此漢之得策而郅支之失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僞堅昆丁令服虔曰呼僞小國名

計也左地蓋謂金山以東右地則金山以西在匈奴北僞音起厲

翻令與零同臣秋濤謹案郅支失左地不能東行故遂西三國皆舊屬匈奴在今俄羅斯悉伯利部境

匈奴傳郅支單于北擊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是堅昆在烏孫北烏揭之西丁令又在其

北兼三國而都之臣秋濤謹案郅支單于留都堅昆東距單于庭七千里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

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

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師古曰言節制之不皆稱其所求也今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

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

厚空絕而不送從塞還示棄捐不畜師古曰畜謂愛養也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

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郅支畏威當不敢桀也臣秋濤謹案一加無道于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帶也

秋濤謹案敢桀猶云傲慢師古說非是

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單于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

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

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

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

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

或支解投都賴水中師古曰支解謂解截其四支也都賴郅支水名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酒已又遣使責閼蘇大宛諸

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一千里有國名奄蔡一名閼蘇然則閼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音弋季翻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

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為此

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嫚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

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

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

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服虔曰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夫中國二萬里師古曰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收遷徙以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剽輕

也悍勇也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

士毆從烏孫眾兵師古曰驅師之令隨從也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之往也保安也干載之功可一朝

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

也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

馬湯怒按劍斥延壽曰大眾已集會整子欲沮眾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

張晏曰西域之名也師古曰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

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

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闐音填殺略大昆彌千餘

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重謂輜重也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

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壽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間

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問謂審呼也論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

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

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

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

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

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

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傳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織讀曰幟音式志翻數百人披甲乘城

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

漢軍曰爾來更互也音上行翻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

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墻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叩射

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邳支已

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

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夜過半木城穿

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乘登也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徻營不利輒御

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乘逐也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

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

所齋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師古曰畀予也各以與所得人凡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

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邳支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

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邳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

大夏之西以爲彊漢不能臣也邳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

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邳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臺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臺街街名蠻

夷邸在此街也耶若今鴻臚客館也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繁音蒲何翻以爲

邳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幣埋齒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

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酒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

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湯素食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

法師古曰不法者私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

萬里振旅師古曰師入曰振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

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

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重難議久不

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閉馬陸下赫然

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師古曰搃出百

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寧歛侯之旗舉拔也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

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也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

守北藩累世稱臣立于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

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嘽嘽眾也焯

能克定儉狁而令荆土燁盛也言車徒既眾且盛有如雷霆故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師古曰韓上九爻辭也嘉善也醜類也言言美誅首惡

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

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

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受多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

薄伐自鎬而還王以燕禮樂之多受及方皆在周之北時獫狁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吉甫福賜以其行役有功日月長久故也

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社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伐楚

黃苞茅及會王

太子子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後有滅項之罪齊為桓公諱也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君子以功覆過而

首止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靡音而厘獲駿馬

為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師古曰西域傳作母寡而此云母鼓鼓寡聲相近蓋戎狄之言不甚諦也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

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于大宛邽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

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于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患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

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于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于

安遠長羅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

令得出入也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勤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邽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

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眾勞將率重難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暗便宜

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邽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人名王

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

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境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于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

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馬議者皆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邽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

域非真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

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

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顛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

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

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師古曰子玉楚大夫也得

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仄席而坐蓋自貶也趙有

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奢亦趙近漢有邳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

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鞶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鞶之聲謹謹

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鞶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邾支之無道閉王誅之不加策慮愆

億義勇奮發愆愆憤怒之貌也愆音皮逼翻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如淳曰踰遠也遠集邾支都賴水屠三重

城斬邾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逋亡也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

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

織介之過賜死杜郵地名也在咸陽西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

帝張晏曰謂以所征之國事類告天地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

者也尚書之外夫犬馬有勞于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做犛弗棄况國之功臣者哉竊

恐陛下忽于鼓鞶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庸臣之禮使百姓

介然有秦民之恨介然猶耿耿也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

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諸國及敦煌郡兵也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

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邾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誦申湯入見有

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迺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瓦之雜居不齊同故事不過數日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問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一決于湯時成都侯商新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白湯惑眾下獄治制曰湯前有討邳支單于功其免湯爲庶人徙邊於是湯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邳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從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宜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詔改年爲竟甯也不以此事蓋當其年上書者附著耳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妬有功使湯塊然被究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郵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郵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援引也音爰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

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起梟俊禽敵之臣

如淳曰薦延使羣臣薦士而延納之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懸之也

後謂敬之魁率孫文是也

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

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

師古曰分謂散離也

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

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于唇舌爲嫉妒之臣

所保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唐李勣傳○李勣曹州離狐人也本姓徐氏名世勣永徽中以犯太宗諱單名勣馬先事李密後歸唐

累立大功太宗卽位拜并州都督貞觀三年爲通漠道行軍總管至雲中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大戰

於白道突厥敗屯營於磧口遣使請和詔鴻臚卿唐儉往赦之勣時與定襄道大總管李靖軍會相與

議曰頡利雖敗人衆尙多若走渡磧保於九姓道遙阻深追則難及今詔使唐儉至彼其必弛備我等

隨後襲之此不戰而平賊矣靖扼腕喜曰公之此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也於是定計靖將兵逼夜而

發勣勒兵繼進靖軍旣至賊營大潰頡利與萬餘人欲走渡磧勣屯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渡磧其大

酋長率其部落並降於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時高宗爲晉王遙領并州大都督授勣光祿大夫行并州

大都督府長史十一年改封英國公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號爲稱職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

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惟解築長城以備突厥情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世勣於并州遂使

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遠築長城耶十五年徵拜兵部尚書未赴京會薛延陀遣其子大度

設帥騎八萬南侵突厥李思摩部落思摩遣使請救命勣爲朔州行軍總管率輕騎三千又蒲州刺史

薛萬徹率步騎數萬赴之踰白道川至青山與大度設相及追之累月至諾眞水大度設知不脫乃亘十里而陳兵先是薛延陁擊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等以步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卽授馬以追奔失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兵先合輒退延陁乘勝而逐之勦兵拒擊而延陁萬矢俱發傷我戰馬乃令去馬步陣率長稍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大縱斬首三千餘級獲馬萬五千匹甲仗輜重不可勝計大度設跳身遁餘衆大奔伏屍蔽野夷男遣使謝罪是役也勦斬名王一人俘獲首領虜五萬餘計以功封一子爲縣公十七年轉太子詹事兼左衛率加位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十八年太宗親征高麗授勦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攻破蓋牟遼東白崖等數城以功封一子爲郡公二十年薛延陁部落擾亂詔勦將二百騎便發突厥兵討擊至烏德鞬山大戰破之其大首領梯眞達于率衆來降其可汗咄摩支南竄於荒谷遣通事舍人蕭嗣業招慰部領送於京師積北悉定二十二年轉太常卿仍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復除太子詹事二十三年出爲疊州都督高宗卽位召拜洛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册拜尚書左僕射永徽四年拜司空總章元年命爲遼東道行軍總管伐高麗滅之二年加太子太師薨年七十六○臣秋壽謹案唐初將帥之著聞者首推英衛勦之滅突厥頡利也與靖合謀及後再破薛延陁則勦獨將功尤多考其地域破頡利於磧口乃今內蒙古吳拉忒部西北地繼追及薛延陁於青山則在今外蒙古喀爾喀地又追累月至諾眞水蓋卽今俄羅斯境內之水其破大度設卽在此水之上蓋是時唐之兵

威已及俄羅斯矣迨貞觀二十年大破薛延陁於烏德鞬山則在今杭愛山之北按唐書天寶初回紇表羅徙牙烏德鞬山昆河之間南距西受降城千七百里又地理志中受降城正北如東八十里有呼延谷又五百里至鶻鶻泉又十里入磧經廣鹿山鹿耳山錯甲山八百里至山鷺子井又西北經蜜粟山達旦泊野馬泊可汗泉橫嶺鏡泊七百里至回鶻衙帳東有平野西據烏德鞬山南依盟昆水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烏德鞬山左右盟昆河獨邏河皆屈曲東北流至衙帳東北五百里合流以地理水道考之盟昆河卽鄂爾坤河仙娥河卽色楞格河獨邏水卽獨樂水又作獨洛水亦名合羅水亦名同羅水今謂之土喇河者也皆在今車臣土謝圖兩部境內考突厥自木杆可汗強盛時東至海西至西海萬餘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千里今俄羅斯全境皆其地也貞觀初太宗方圖頡利冊薛延陁部長夷男爲眞珠毗伽可汗夷男建牙於鬱督軍山在長安西北六千里迴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雷諾大部落咸屬焉鬱督軍山距長安六千里當在今俄羅斯東境距北海不遠之地迨頡利旣爲唐擒薛延陁夷男始南保都尉鞬山居獨邏水之陰遠京師纔三千里而羸都尉鞬山卽烏德鞬山也是薛延陁本居於今俄羅斯東方悉伯利部地其南徙烏德鞬山距爲李勣所破始末不過十餘年耳其南徙後北海以南諸部猶服屬之李勣奏烏德鞬山之捷在貞觀二十年至二十一年而都波卽今俄羅斯都莫司部拔野古卽今俄羅斯巴翰卽今俄羅斯義爾古德部俞於卽今俄羅斯大漢土爾汗地白霄當在今尼布楚城骨利幹卽俄羅斯伊結骨卽今俄羅斯托穆斯科地諸國或舉部來降或遣使朝貢諸國均在今俄羅斯國東境極於北海是皆薛延陁舊屬聞捷來降者也然則勦之用兵北徼聲威遠震功誠偉矣太宗之撫有四裔稱天可汗

豈不賴有良將哉

唐蘇定方傳○蘇定方冀州武邑人也父邕大業末率鄉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勇多力膽氣絕

倫年十餘歲隨父討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領兵破賊首張金稱于郡南手斬金稱又破楊公

卿于郡西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眾鄉黨賴之後仕竇建德建德將高雅賢甚愛之養以爲子雅賢俄又

爲劉黑闥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戰功及黑闥雅賢死定方歸鄉里貞觀初爲匡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

頡利于磧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掩殺數千百

人頡利及隋公主狼狽散走餘眾俯伏靖軍旣至遂悉降之軍還授左武侯中郎將承徽中轉左衛勳一

府中郎將從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爲前軍總管至鷹娑川臣秋濤謹案鷹娑川在今喀喇沙爾所屬珠勒都斯地突厥有

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與戰互有前卻旣而突厥別部鼠尼施等又領二萬餘騎續至定方正歇馬

隔一小嶺去知節十許里望見塵起率五百騎馳往擊之賊眾大潰追奔二十里殺千五百餘人獲馬

二千匹死馬及所棄甲仗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

有死傷自今正可結爲方陣輜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甲賊來卽戰自保萬全無爲輕脫致有

傷損又矯稱別奉聖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爲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被甲結陣由

是馬多死士卒疲勞無有戰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自守馬餓兵疲逢賊卽敗怯懦如此何

功可立又公爲大將闔外之事不許自專別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繫文度飛表奏之知節

不從至恒篤城臣秋濤謹案一本作恒篤城誤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比我兵迴彼還作賊不如盡殺取其資財定方曰

如此自作賊耳何成伐叛文度不從及分財唯定方一無所取師還文度坐處死後得除名明年擢定

方為行軍大總管又征賀魯以任雅相迴紇婆潤為副自金山之北指處木昆部落臣秋濤謹案大破

之其俟斤嬾獨祿以眾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進至突騎施部賀魯率胡祿屋闕臣秋濤

今緩來縣地 懾舍提噉臣秋濤謹案即今庫爾喀刺烏蘇地鼠尼施處半噉臣秋濤謹案即今珠勒都斯地處木昆屈律噉凡五努失畢兵

馬眾且十萬來拒官軍定方率迴紇及漢兵萬餘人擊之賊輕定方兵少四面圍之定方令步卒據原

攢稍外向親領漢騎陣於北原賊先擊步軍三衝不入定方乘勢擊之賊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殺人馬

數萬明日整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努失畢悉眾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噉數百騎西走餘五

咄陸聞賀魯敗各向南道降於步真於是西蕃悉定唯賀魯及唃廝囉其牙內餘眾而奔定方追之復

大戰於伊麗水上臣秋濤謹案即今伊犁河殺獲略盡賀魯及唃廝囉十餘騎逼夜亡走定方遣副將蕭嗣業追捕之

至於石國臣秋濤謹案石國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耨時東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臘右涯素葉河西南有

恒邏斯城即俄羅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真珠河亦曰質河東南有大山俞正爰云即俄羅斯始起處也其國有

斯譯字不同耳 擒之而還高宗臨軒定方戎服操賀魯以獻列其地為州縣極於西海定方以功遷

左驍衛大將軍封邢國公又封子慶節為武邑縣公俄有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擁其所部及疎

勒臣秋濤謹案即今喀什噶爾地朱俱般臣秋濤謹案唐朱俱般國亦作朱俱波慈嶺臣秋濤謹案唐喝盤陀國治慈

三國復叛詔定方為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葉葉水而賊保馬頭川於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匹馳

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退保馬頭

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為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俘

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為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俘

遷至東都高宗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特勤獻之葱嶺以西悉定以功加食邢州鉅鹿真邑五百戶顯慶五年從幸太原制授熊津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定方自成山濟海至熊津江口賊屯兵据江定方升東岸乘山而陣與之大戰揚帆蓋海相續而至賊師敗績死者數千人自餘奔散遡潮且上連舳入江定方於岸上擁陣水陸齊進飛檝鼓譟直趣眞都去城二十許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於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爲王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並出城而身見在叔總兵馬卽擅爲王假令漢兵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卒登城建幟於是泰開門頓顙其大將禰植又將義慈來降太子隆并與諸城主皆同送款百濟悉平分其地爲六州俘義慈及隆泰等獻於東都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王賞賜珍寶不可勝計乃拜其子慶節爲尙輦奉御定方俄遷左武衛大將軍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高宗聞而傷惜謂侍臣曰蘇定方於國有功例合褒贈卿等不言遂使哀榮未及興言及此不覺嗟悼連下詔贈幽州都督諡曰莊○臣秋濤謹案蘇定方破西突厥賀魯追至石國擒之石國在今右哈薩

部西北其地有藥殺水怛邏斯城俞正燮云藥殺卽羅刹怛邏斯卽俄羅斯也唐西域傳云怛邏斯城石國常分兵鎮之自此抵西海矣故定方擒賀魯於石國列其地爲州縣至於西海所謂西海蓋指裏

海而言今俄羅斯正臨裏海之上與唐書所言相合唐之兵力及此較漢征大宛尤爲難已

元博爾忽月赤察兒傳○博爾忽

元明善勳德碑作博爾渾臣秋濤謹案亦作博羅渾博羅歡

許兀慎氏與木華黎等四將並事太

祖爲第一千戶身經百戰功甚多吐麻部王都刺莎合兒旣附而叛太祖命博爾忽及都魯伯討平之

博爾忽卒於其地

臣秋濤謹案吐麻一作禿滿地當在今俄羅斯東境白哈兒湖左右

子脫歡襲職佐憲宗四征不庭有拓地功脫歡子

失烈門從征大理歿於軍失烈門之子月赤察兒性仁儉年十六召見奏對詳明世祖喜曰博爾忽可

謂有後矣命領四怯薛太官帝討叛王于杭海朶皆陣月赤察兒奏曰丞相安童伯顏御史大夫月魯

那顏皆受命專征三人者臣不可以後之今勅敵逆命敢禦天戈惟陛下察臣使臣一戰帝曰卿以安

童輩與爾家同功一體各立戰功自恥不建然親屬囊韃恭衛朝夕爾功非小何必身踐行伍手事斬

馘然後快意邪桑哥既擅政多殺異己者平章也速答兒太官屬也潛以其事來白月赤察兒奮然劾

奏桑哥伏誅帝嘉其口伐大奸以沒入桑哥金及水田水磴別聖賜之都水使者請鑿渠西導白浮諸

水經都城東入潞河俾江淮之舟旣達廣濟渠可直泊都下帝勅四怯薛及諸府人專其役刻日使畢

工月赤察兒率屬著役者服操舂錘以倡趨者雲集渠成賜名通惠河帝語近臣曰是渠非月赤察兒

身率眾手成不速也成宗卽位加太保錄軍國重事初金山南北爲叛王海都篤哇所據命月赤察兒

副晉王甘麻剌往備邊叛王適入寇大軍分爲五隊鋒旣交頗失利月赤察兒怒披甲持矛身率一軍

陷陣四軍隨之合擊寇始敗後篤哇來請臣時武宗亦在軍中月赤察兒遣使議曰篤哇請降爲我大

利固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必失事機事機一失將爲國患人民困於轉輸將士疲於討伐無已

時矣宜先遣報使許其臣附眾是其議旣遣始以事聞帝嘆其有識叛王滅里鐵木兒等屯金山武宗

帥師出不意先踰金山月赤察兒以諸軍繼進誓之以威啖之以利乃率其部降察兒者海都長子

也海都死嗣領其眾月赤察兒遣使奏曰諸王禿苦滅本懷攜貳而察兒遊兵近境叛黨素無懷心

儻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廢於一旦今篤睦雖死其子款徹先眾請和宜遣使撫安之使不我異又諸部既已來歸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於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戍就彼有謀吾已擣其腹心矣武宗善其謀令移軍阿答罕三撒海地已而察八兒禿苦滅果欲奔款徹不見納進退失據遂相率來降自是北邊以安碑云詔以察八兒女妻之賜以世祖宴幄成宗御輦及曠人樂工帝曰卿先世佐我祖宗常爲大將攻城野戰功烈甚著卿弼亮三朝宣忠底績靖謐中外朕入繼大統卿之謀猷居多今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以卿爲右丞相特封淇陽王宗藩將領實贍卿廕進止其母替所服至大四年入朝以疾卒於第敕少府以香木爲棺斂焉諡忠武

元速不台傳○速不台蒙古兀良氏先世嘗獵於幹難河上遇元之先世敦必乃汗因相結納至太祖時已五世矣其父曰哈班生二子長名忽魯渾次則速不台俱驍勇善射速不台尤有膽略太祖初建輿都於班尤納海卽龍居河也哈班常驅羣羊入貢遇盜被執忽魯渾兄弟馳救刺殺盜父乃得免帝與乃蠻部戰於長城南忽魯渾以百戶從射却其眾奔闕出檀山而潰時速不台以質子事帝亦爲百戶歲壬申年攻金桓州先登拔其城丙子帝會諸將討蔑里乞部問誰能前驅者速不台請行帝壯之選裨將阿里出率百人先覘其虛實速不台戒之曰汝止宿必載嬰兒具以行去則遺之若爲挈家逃者蔑里乞信之不設備大軍至蟾河與戰獲其二將部王霍都奔欽察臣秋濤謹案或云欽察卽今俄羅斯所屬之奔薩部也按欽察當在俄羅斯北境或奔薩因欽察人遷此遂以爲名耳眾盡降壬午帝征回鶻其主滅里委國而去命速不台追及於灰里河速不台駐軍河東使人蒸三炬以張軍勢其主望之夜遁復命統兵萬人由不罕川必里罕城追之晝夜

兼行比至滅里逃入海死盡獲其所棄大珠銀器以獻明年奏請討欽察隨引兵繞寬田吉思海轉至

太和嶺鑿石開道出不意至則遇其部長玉里吉及塔塔哈兒方聚於不租河縱兵奮擊眾潰走遂收

其境又至阿里吉河與斡羅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臣秋濤謹案斡羅思即今俄羅斯一戰降之大掠阿速部而還秋

濤謹案阿速部即今俄羅斯南境之阿索富城帝欲征河西以速不台在外久諭令歸省速不台奏愿從西征帝命度大磧以

往攻下撒里畏吾特勒赤閏等部及德順鎮戎蘭會洮河諸州會太祖殂乃還己丑太宗即位以禿滅

干公主妻之命從太弟拖雷經理河南道出牛頭關遇金將完顏合達帥步騎數十萬待戰太弟問以

方略對曰城居之人不耐勞苦數挑以勞之戰乃可勝也師集三峯山大風雪士卒多僵仆師乘之殺

戮殆盡王辰夏拖雷還駐官山留速不台統諸道兵圍汴金王棄汴走蔡金元帥崔立以汴降俘金太

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荆王從恪梁王守純等進圍蔡州城中鞍靴敗鼓糜煮皆盡甲午蔡州破金亡時

汴梁受兵久歲饑米升至銀一兩速不台下令縱民北渡就食初金帥完顏合撻被獲將就死問速不台

安在請一識之速不台出曰汝須臾人耳識我何為曰君勇蓋諸將天生英傑豈偶然耶吾見君甘心願

目矣乙未太宗命諸王拔都及皇子貴由皇姪蒙哥征西域遂再征欽察諸王拔都以速不台為先鋒其

王八赤蠻聞之懼逃入海復討兀魯思部臣秋濤謹案兀魯思即前幹羅思譯字偶異非二部也圍禿里思歌城不克遣速不台往

一戰獲其主也烈班諸城皆下盡取所部而還經哈咂里山攻馬扎爾部拔都等五道分進速不台出奇

計誘其主怯憐至渾甯河時諸王軍上流水淺又有橋速不台軍下流水深方謀結械以故諸王得先涉

爭利反為所乘及速不台既濟師諸王以敵勢盛欲還對曰王欲歸自歸我不至禿納河馬扎兒城不還

計誘其主怯憐至渾甯河時諸王軍上流水淺又有橋速不台軍下流水深方謀結械以故諸王得先涉

也疾馳去拔都從之遂拔其城太宗殂諸王大會拔都欲不往速不台曰大王於族屬爲兄安得不往遂會於也只里河定宗既立朝會畢還家禿納河上卒年七十三追封河南王諡忠定

元曷思麥里傳○曷思麥里西域谷則幹兒朶人初爲西遼關兒可汗近侍太祖西征率部長迎降大

將哲伯以聞臣秋濤謹案哲伯卽者別帝命爲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曲出律令持首往徇其地諸城望風皆下

又從征你沙不見城諭降之帝親征至薛迷思干與其主札刺丁戰於月亦心揭赤之地敗之追襲至

阿刺黑城戰於禿馬温山又敗之追至愁顏城西寨又敗之札刺丁逃入海曷思麥里收其珍寶而還

取玉兒谷德痕兩城旣而愁顏城亦下帝遣使趣哲伯疾馳討欽察命曷思麥里招諭曲兒忒失兒灣

沙等城悉來附至谷兒只部及阿速部以兵拒敵皆戰敗始降又招下黑林城臣秋濤謹案黑林城蓋卽俄羅斯之赫林諾付

進克幹羅思於鐵兒山臣秋濤謹案徐松曰鐵兒山卽俄羅斯之塔刺斯科也獲其國王密只思臘獻諸朶赤太子誅之尋征康

里臣秋濤謹案康里卽喀山部地也在今俄羅斯東境至孛子八里城與其主霍脫思可汗戰敗其軍進至欽察亦平之軍還哲

伯卒會帝親征河西曷思麥里持所獲珍寶及七寶繼迎見於阿刺思不刺思之地帝顧羣臣曰哲伯

常稱曷思麥里之功其形貌雖小而聲名實大就以所進金寶命隨其力所勝悉賜之俾常居左右至

也吉里海牙又討平失的兒威從太祖征汴至懷孟令領奧魯事帝由白坡渡黃河會皇子拖雷兵攻

金將完顏合達敗之回厰金蓮川授懷孟二州達魯花赤帝以其從軍西域宣力居多特命歸西域大

帥察罕行省帖木迭兒奏留之帝允其請進懷孟河南二十八處都達魯花赤卒子官

元忙哥撒兒傳○忙哥撒兒姓札刺兒氏事太子拖雷甚恭謹嘗從攻鳳翔首立奇功定宗擢爲斷事

官剛明能舉職憲宗在潛邸深知其人從征幹羅思阿速穩兒別里欽察諸部

臣秋濤謹案幹羅思即俄羅斯阿速即俄羅斯

南境之阿索富城欽察在俄羅斯北境穩兒別里二部當亦在今俄羅斯境內造舟為梁伐山通道皆身先士卒及以所俘寶玉頒諸將則退

然一無所取憲宗益重之使治潛邸分民間出遊獵則長其軍士動如紀律雖太后及諸嬪御小有過

輒知無不言邸中老成人莫不敬憚共推為札魯忽赤位居三公上

即斷事官之長

既拜命出敵橐坐熊席其

僚列坐者四十人忙哥撒兒問曰主上以我長此官當以何道守官眾皆默然又問有夏人和幹居下

坐進曰夫札魯忽赤之道猶宰之封羊也解肩者不使傷其脊在持平而已忙哥撒兒聞之即起入帳

內眾不知所為皆咎其失言既入乃為帝言和幹之言善帝召見曰是可用之才也定宗殂宗王拔都

大會宗親議所立忙哥撒兒獨推戴憲宗眾不敢異宗王按赤台等謀作亂劄車轅藏兵其中以入轅

折兵見克薛傑知之上變忙哥撒兒即發兵迎之按赤台不虞事遽覺倉卒不能戰悉就擒憲宗親簡

其有罪者付鞠忙哥撒兒悉誅之帝以其奉法不阿委任益專有當刑者輒伏法然後入奏帝無不報

可帝或臥未起忙哥撒兒入至帳前扣箭房帝問何言即可其奏以所御大帳行扇賜之以病酒而卒

追封充國公

元郭寶玉傳○郭寶玉字玉臣華州鄭縣人唐中書令子儀之裔也通天文兵法金末封汾陽郡公引

軍屯定州歲庚午童謠曰搖搖罟罟至河南拜闕氏既而太白經天寶玉嘆曰北軍南汴梁即降天改

姓矣金築烏沙堡屯兵三十萬會木華黎軍至敗之寶玉舉眾降木華黎引見太祖問取中原計對曰

中原勢大不可忽也西南諸番勇悍可用宜先取之藉以圖金必得志焉帝從其言又條新令五章諸

凡出軍不得妄殺皆見願行帝將西伐患番城多依山險難攻寶玉曰使其城在天上則不可取否則何難之有帝益壯其言授抄馬都鎮撫從帝討契丹遺族歷古徐鬼國訛彝朶等城破其兵三十餘萬胸中流矢帝命剖牛腹置其中少頃乃蘇尋復戰收別失八里別失蘭等城次忽章河西人列兩陣迎拒戰方酣寶玉望其眾疾呼曰西陣潰矣其兵果走追殺幾盡進兵下尋思干城次暗木河臣秋濤謹案即阿母河敵築十餘壘陳船河中俄風濤暴起寶玉令發火箭射其船乘勝破護岸兵遂平諸壘收馬里四城既而可弗又國唯算端罕破乃滿國引兵據尋思干聞帝將至棄城南走入鐵門關屯大雪山寶玉追之遂奔印度帝駐大雪山前時谷中雪深二丈寶玉請封山川神乃封崑崙山爲元極王大鹽池爲惠濟王復從哲伯速不台二大將收契丹渤海諸國有功累遷斷事官卒於賀蘭山

元郭德海傳○郭德海字大洋寶玉子也資貌奇偉知父北降遁入太行山大軍至始出授爲抄馬彈

壓從先鋒哲伯西征渡乞則里入海臣秋濤謹案即科布多攻鐵山臣秋濤謹案當即鐵兒山今俄羅斯塔喇斯科地逾雪嶺

臣秋濤謹案即今俄羅斯境之雪峽嶺西北萬里進軍平答里國還至崢山吐蕃帥尼倫回紇帥阿必丁反復破斬之從大

軍入關中破南山八十三寨由漢中轉戰至鈞州與大軍會于三峯山以功遷右監破金師於軍已黃龍

岡取申唐二州後討河南叛兵礮傷足與疾歸卒初太宗詔天下置學廩育人材立科目選之入仕皆

從德海請也

元郭侃傳○郭侃字仲和德海子也弱冠爲百戶鷲勇有謀略從攻汴以功擢千戶歲壬子送兵仗至

和林命從宗王旭烈兀西征初至木乃兮國臣秋濤謹案一作木刺奚當即布哈爾國今亦作木哈臘可證其國今與俄羅斯接壤其國聖道置

毒水中侃破其兵五萬下一百二十八城斬其王兀朱算灘算灘亦作速檀譯言王也臣秋濤謹案此與今西域稱斯丹斯坦同進至乞

都卜其城在稽寒山上懸梯上下築城圍之莫能克侃令架大礮擊其城守將卜者納失兒開門降宗

王復遣侃往說兀魯兀乃算灘來降其父阿力走據東城侃攻殺之西行至兀里兒城伏兵城下令曰

聞鉦聲則起敵果至伏發盡殲之海牙算灘降又西至阿刺訂破其游兵三萬馮穆答兒算灘降至乞石

迷部忽里算灘降臣秋濤謹案乞石迷今改西戎大國也國乃西戎大國蓋卽波斯國在今俄羅斯南境

此傳脫去報達國然下文地方八千里云云則又是報達國事趙翼陔餘叢考以爲乞石迷誤矣附辨於此地方八千里傳位四十二世勝兵四十萬侃至破其

兵七萬屠西城又破其東城城中殿宇皆構以沈檀木舉火焚之香聞百里得七十二絃琵琶五尺珊瑚燈

藥兩城間有大河侃預造浮梁以防其逸城破合里法算灘登舟欲遁有浮梁扼之乃自縛詣軍前降

拔三百餘城又西行三千里至大房臣秋濤謹案大房當作天房卽天方國今名亞喇伯其將住石致書請降左右信之不設備

侃曰欺敵者亡軍機多詐若中彼計恥莫大焉乃嚴備以待住石果來邀戰大破之巴兒算灘降下其

城一百八十五又西行四千里至密昔兒會日暮已休侃復驅兵起留數病卒守營砦而大軍西行十

餘里乃頓舍下令營中銜枚轉箭更漏寂然是夜敵果潛兵來襲被數病卒可乃算灘大驚曰東天將

軍神人也遂降又西渡海收富浪侃諭以禍福兀都算灘卽出降師還西南至石羅子敵嚴陣以待侃

單騎直前掠陣一鼓敗之換斯干阿答畢算灘降至賓鐵侃以奇兵奄擊大敗之加葉算灘降至兀林

臣秋濤謹案兀林卽兀魯兀魯思擊敗其游兵四萬阿別丁算灘懼乞降得城一百二十四又南至

乞里灣忽都馬算灘降西域平侃經營西域前後凡七年誅名王一降其國十餘得城以千計捷至鈞

魚山會憲宗殂乃還世祖卽位侃上疏陳平宋之策大略謂宋據東南以吳越爲家其要地則荆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勿顧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下後皆如其策又言宋人羈留信使宜興師問罪淮北可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置牛三百六十具計一屯所出足供軍旅一日之用帝是其言擢萬戶江南平遷知甯海州居一年卒侃行軍有紀律野爨露宿雖風雨不入民舍所至興學課農吏民畏服

元土土哈傳○土土哈其先本武平北折連川按答罕山部族自曲出徙居西北玉里伯里山因以爲氏號其國曰欽察去中國三萬餘里曲出生陵末納陵末納生亦納思世爲欽察國王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臣秋濤謹案一作霍都奔欽察欽察納之太祖遣使問曰汝奚匿吾負箭之麋亟以相還不然禍且及

亦納思答曰逃鷓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邪太祖怒命討之會亦納思老國亂其子忽魯

速蠻遣使欲歸順時太祖已命皇孫蒙哥帥師抵其境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遂舉族降命掌上方馬畜歲時捫馬乳以進色清而味美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哈刺赤哈刺黑也土土哈班都察子也中統初襲

父職備宿衛宗王海都將構亂世祖以國家根本之地詔皇子北平王率諸王兵鎮之至元十四年諸

王脫脫木兒昔里吉叛寇抄諸部掠憲宗所御大帳土土哈率兵進討敗之於納蘭不剌遂諸部以還

應昌部族只見瓦台叛脫脫木兒起兵應之途遇土土哈將戰先獲其候騎數十脫脫木兒引去追至

秃兀刺河臣秋濤謹案卽今土喇河三宿而返尋敗之于幹歡河臣秋濤謹案卽幹難河今放嫩河也奪回所掠大帳明年大軍北征

詔率欽察驍騎千人從追昔里吉踰金山擒其黨札忽台等來獻又敗寬折哥等裹瘡力戰獲羊馬輜

重無算還朝帝慰勞仍賜以奪還所掠大帳諭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以卿能歸之故以爲賜二十年請以所部哈刺赤屯田畿內詔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益以宋新附軍八百人俾領其事賜水磴一區近郊田二千畝藉河東諸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人隸其麾下拜樞密副使尋置欽察親軍衛命兼都指揮使叛王海都兵犯金山詔與大將朶兒朶懷共備邊會宗王乃顏叛陰遣使來結也不干勝刺哈二部長爲土土哈所執盡得其情實勝刺哈設宴來邀二大將朶兒朶懷欲往土土哈謂其意叵測遂止計不得行未幾有旨令勝刺哈入朝將由東道進土土哈言於北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縱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進既而言也不干叛者益眾王欲先聞於朝後發兵土土哈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卽圖之否則與約而還卽行疾馳七晝夜渡禿兀刺河戰於孛怯嶺大敗之也不干僅以身免時世祖親征乃顏方在軍間之遣使命收其餘黨沿河而下遇叛王鐵哥軍萬騎擊走之并擒叛王哈兒魯等獻俘行在時成宗以皇孫北撫諸軍詔土土哈從追乃顏黨於哈刺温山諸叛王兀塔海盡降其眾諸王也只里爲叛王火魯火孫所攻來告急復從皇孫移師往援敗諸兀魯灰夜渡貴烈河復擊敗叛王哈丹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世祖多其功以也只里女弟塔倫妻之二十六年從晉王甘麻刺征海都抵杭海嶺敵先據險諸軍被圍土土哈引勁卒陷陣翼王出追騎大至選精銳設伏待之寇不敢逼秋帝自將至北邊召見慰諭之曰昔太祖與臣下同患難者欽班朱河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前人卿其勉之還至京大宴復謂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杭海之役使彼邊將皆如土土哈者吾屬安所置哉論功行賞帝欲先欽察之士土土哈言慶賞之典蒙

古將吏宜先帝曰爾母事過讓蒙古人誠居汝右力戰豈在汝右邪命籍建康廬饒租戶爲哈刺赤戶益以俘獲千七百戶賜之仍官一子督其賦土土哈奏言哈刺赤軍以萬計足備戰守之用于是率其軍北獵於漢塔海邊寇聞之皆引去二十九年秋略地金山獲海都之戶三千餘還至和林有詔進取乞里吉思臣秋清謹案卽吉利吉思部師次欠河臣秋清謹案欠河卽謙河水行數日始至其境盡收五部之眾屯兵守之奏功給行樞密院印海都聞取乞里吉思引兵至欠河土土哈復敗之擒其將成宗卽位詔以邊境事重免會朝遣使就賜七寶金壺盤盃白氈帳一獨峯馳五諸王附海都者率眾來歸邊民驚擾土土哈身至玉龍罕界饋餉安集之導諸王岳木忽兒等入朝帝解御衣以賜奉命還北邊行至宣德府卒加封延國公諡武毅

元牀兀兒傳○牀兀兒土土哈子也初以大臣子拜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常執巽杓以進渾飲親幸無

比繼襲父職領征北諸軍踰金山攻巴鄰地臣秋清謹案巴鄰地當在今俄羅斯境巴鄰之南有答魯忽河其將帖良台

阻水而軍伐木柵岸自蔽土皆持弓矢蹲而待我軍不能進牀兀兒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震林野敵

衆不知所爲爭起就馬於是麾師畢渡湧水拍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魯

河與海都援將李伯遇急麾軍渡河蹙之追奔三十餘里李伯遇遁大德二年北邊諸王篤哇徹徹禿

等潛師襲火兒哈禿之地敵兵據高山牀兀兒選勇而善步者持挺刃四上奮擊盡覆其軍入朝授僉

樞密院事兼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復還邊四年秋叛王禿麥幹魯思等犯邊牀兀兒迎敵於闊客之地

及其未陣直前搏之追踰金山乃還海都兵越金山而南止於鐵堅古山因高以自保牀兀兒急引兵

敗之復與篤哇相持于兀兒禿之地以精兵馳其陣殺傷幾盡遣御史大夫禿只等集諸王軍將問戰
 勝功狀以牀兀兒居最命尚雅忽禿楚王公主察吉兒及使者以功簿奏帝復出御衣遣使臨賜之七
 年秋入朝帝親諭曰卿鎮北邊累建大功雖以黃金飾汝身猶不足盡朕意賜衣帽金珠物甚厚拜樞
 密院副使諸王篤哇子款徹海都子察八兒等相聚謀曰前與土土哈戰既弗克勝今與其子牀兀兒
 戰又無功不若遣使請命通好使吾兵民傷殘疲憊者得以休息使至帝許之於是皆罷兵入朝特置
 驛以通往來成宗殂武宗時在渾麻出之海上牀兀兒請急歸定大業武宗納其言即日南還及卽位
 加平章政事進封容國公至大二年入朝加封句容郡王
邵遠平曰武宗紀作至大三年正月事仁帝
 宗紀延祐三年六月復載此條似屬重出
 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出世祖所乘安輿曰以卿有足疾
 更賜此牀兀兒泣辭曰貪寵過當臣實不敢帝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俾得乘至
 殿門仁宗延祐初擊叛王也先不花等軍于亦忒海迷失之地方接戰有敵將一人持戟入陣牀兀兒
 擗其戟揮大斧碎其首乘勢奮擊大敗之已又敗其所遣將忽都帖木兒於赤麥干之地追出境至鐵
 門關遇其大軍於札亦兒之地又敗之帝憫其老召人商議中書省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卽賜乘
 之待以宗室親王之禮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當以死報國英宗至治二年卒天歷二年
 追封揚王

拔貢張惇德初校
知縣成明郁覆校

朔方備乘卷第三十六

傳六

國朝北徼用兵將帥傳敘

○明安達哩○郎坦○沙爾瑚達○巴海○朋春○薩布素○瑪拉○佟國綱

臣秋濤謹案我○朝順治康熙年間北徼俄羅斯所屬之羅刹侵犯吉林黑龍江二省邊境竊據雅克薩等處前後幾四十年我○世祖章皇帝○聖祖仁皇帝屢次○命將出征勦撫兼施始克平定維時黑龍江乍開榛蕪初設屯戍地處僻遠記述甚稀徧檢羣籍惟八旗通志及○盛京通志中備載當年統兵諸臣有若明安達哩有若郎坦有若沙爾瑚達有若巴海有若朋春有若薩布素有若瑪拉有若佟國綱鉅細事迹靡弗詳其間有事關切要爲○平定羅刹方略諸書所已載者得此傳足爲互證亦有奏疏軼事爲諸書所未記者得此傳足廣見聞伏思古人用兵先蒐圖籍誠以山川險夷道里遠近皆當參覈今昔情形至荒裔絕域古書茫昧者尤須追尋新舊冊檔發潛闡幽務期詳確庶使往跡不湮可爲徵驗今此諸臣事蹟皆係通志所載通志乃奉○詔特修非尋常郡邑志乘可比諸臣稟受○廟謨建功邊徼允宜詳書始末不沒其櫛風沐雨嬰冒鋒鏑之勞策而列之益以見○大聖人神武戡定之烈○天威遠震寰海鏡清固億萬年如一日也

明安達哩傳

臣秋濤謹案
哩一作禮

○明安達哩蒙古正白旗人姓西魯特氏世居科爾沁父博博圖○太祖高

皇帝時率七十餘戶來歸卽授爲佐領俾轄所屬○太宗文皇帝天聰元年隨征明錦州破於陣予三

等輕車都尉世職明安達哩襲兼管佐領崇德三年任護軍參領隨貝勒岳託征明由密雲毀邊牆入攻克南和縣六年隨大軍圍錦州擊敗敵兵敘功晉二等輕車都尉七年隨大軍征明薊州進略山東八年擢禮部參政兼正白旗蒙古副都統○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隨大軍入山海關擊敗流賊李自成二年隨英親王征自成於延安府七戰皆捷招撫鳳翔等府降三十餘城三年改兵部侍郎值蘇尼特部騰吉斯與弟騰吉特叛明安達哩隨豫親王率師往征扼據險要騰吉斯等聞風遁走明安達哩乘夜追逐至鄂特克山大破賊眾斬其台吉茂海復同鎮國將軍瓦克達等追勅手斬十一人獲其輜重並擊敗土謝圖汗及碩類汗兵五年擢正白旗蒙古都統七年兼任兵部尙書九年列議政大臣復遇○恩詔晉一等子是年俄羅斯所屬之羅刹侵犯東北邊界駐防甯古塔之章京海色率所部擊之戰於烏扎拉村失利十一年明安達哩自京師統兵往征羅刹敗敵於黑龍江十二年進抵呼瑪爾諸處攻其城頗有斬獲旋以餉置班師十三年○世祖以明安達哩在部日久練達庶務授理藩院尙書十五年十二月○命爲安南將軍率師駐防荊州十六年海賊鄭成功犯江甯明安達哩率師赴援擊敗僞都督楊文英等於三山峽旋奉○詔移師浙江駐防舟山十七年還京仍授兵部尙書○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考滿加太子太保六年調吏部尙書旋因疾致仕八年二月卒○賜祭葬如禮謚敏果

郎坦傳

臣秋濤謹案
坦一作談

○郎坦滿洲正白旗人姓瓜爾佳氏內大臣烏拜之子也年十四任三等侍衛○

世祖章皇帝順治六年遷二等侍衛隨端重親王博洛征叛鎮姜瓖師次渾源州城圍之賊渡濠來犯郎坦射其首貫心而殪遂敗賊眾師還擢一等侍衛八年以烏拜附和內大臣洛什等造言構釁獲罪

並革郎坦任九年授三等侍衛尋復一等侍衛○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代父管佐領遷護軍參領隨定西將軍圖海征流賊李來亨等於湖廣茅鹿山同護軍參領葉楚赫深入賊巢擒偽官十一人四年襲父一等子爵仍任一等侍衛十二年京城有邪教陳三道等設壇惑眾郎坦率諸侍衛逮繫之十三年奉○命行邊捕獲逃盜張飛腿等於板城十九年擢正白旗蒙古副都統明年調本旗滿洲副都統二十一年八月○聖祖以俄羅斯屢擾黑龍江邊境久踞雅克薩地○命郎坦同副都統朋春率兵沿黑龍江行獵覘雅克薩情形相度水陸往來遠近十二月疏言俄羅斯久踞雅克薩恃有木城若發兵三千攜紅衣礮二十具即可攻取陸行自興安嶺以往雖無險山而林木叢雜途徑窄隘冬雪之時沙結堅冰夏日遇雨泥深淤阻惟輕裝可行水程自雅克薩還至愛濶城於黑龍江順流行船僅需半月觀兩岸悉可繹挽若逆流行船約須三月視從陸路倍期於運糧餉礮具輜重爲便現有大船四十小船二十六宜增造小船五十餘奏入○詔寧古塔將軍巴海等造船備礮擇要地駐守暫緩進兵二十二年二月擢郎坦爲前鋒統領九月○命往會黑龍江將軍薩布素酌議駐兵額素哩事宜臣秋濤謹案額素哩○蘇哩還奏額素哩今年七月卽經霜雪來年宜乘春和時以寧古塔諸處兵分爲三班更番往駐○聖祖以更番戍守非久長策不允行二十三年甄別入旗營兵官員之弗勝任者罷郎坦前鋒統領以子爵隨旗行走二十四年正月都統朋春同臺灣投誠左都督何祐率兵征雅克薩副都統班達爾沙護軍統領佟寶爲參贊郎坦以副都統銜隨征師旣行○聖祖遣侍衛往○諭朋春日朕以仁治天下素不嗜殺爾其嚴諭將士毋違朕旨以我兵馬精強器械堅利俄羅斯勢不能敵必獻地歸誠爾時勿殺

一人俾還故土宣朕柔遠至意五月師薄雅克薩城朋春班達爾沙等軍其城南何祐等集戰船於城東南潛進紅衣礮於城北與副都統溫岱等將夾攻之先集柴城下爲焚城狀其城長額里克舍乞降即坦宜○恩諭宥其罪額里克舍稽顙謝引六百餘人徙去其願來內附者巴什里等四十五人挈妻子及前此被掠之索倫達呼爾戶口百餘俱隨大軍還奉○詔安插內地毀其木城即坦與議政大臣等會議鎮守事宜議於墨爾根築城駐兵是年冬俄羅斯復蹕雅克薩築城明年二月○命同班達爾沙攜礮率藤牌兵百往會黑龍江將軍薩布素進征旋奉○詔以即坦諸悉地形卽令參贊軍務六月師薄其城鑿壕築壘四面列圍賊出拒阻擊敗之斬額里克舍尋以俄羅斯察罕汗遣使詣○闕謝罪請釋雅克薩圍○聖祖命以別遣使來議地界○詔釋圍退駐查克丹待之尋還駐寧古塔明年擢郎坦正白旗蒙古都統二十八年俄羅斯議界使人費耀多囉等至尼布楚○聖祖遣領侍衛內大臣索額圖等同郎坦往議以格爾必齊河及額爾固訥河爲界毀雅克薩城令其人徙去是年調正白旗滿洲都統二十九年古北口外突聚羣盜劫掠屯莊郎坦奉○命偕侍衛赫濟爾亨等督石匣城古北口官兵捕勦出喜峯口追及之龍鬚門盜以烏鎗抗禦逃踞山頂擲石拒阻傷害綠旗兵三人從役一人赫濟爾亨率兵發矢殪十餘盜復發兵山坡繞後截擊斬四十餘盜無一脫者郎坦還奏下部議卹賞紀錄有差三十年正月○聖祖以噶爾丹肆掠喀爾喀逼我邊境授郎坦安北將軍駐防大同二月疏請出邊駐喀喇穆倫以偵賊情申嚴邊備○詔暫駐歸化城七月○命同副都統碩鼐參領素丹等勘閱甯夏延綏西甯沿邊進兵道路以○聞三十一年擢領侍衛內大臣兼火器營總管列議政大臣三

十二年授昭武將軍率兵駐甘州八月擒獲哈密回人之輪稅厄魯特者訊知噶爾丹所在請於來春率兵進勦疏下王大臣等議以噶爾丹已遣使乞宥罪止之三十三年三月○聖祖以甯夏近賀蘭山爲邊隘要地○諭郎坦率兵移駐與甘肅提督孫思克分偵噶爾丹及其姪策妄阿喇布坦構釁事遇有邊警會商禦勦七月○聖祖聞噶爾丹將逼圖拉○諭郎坦熟練邊情移兵圖拉禦勦尋以圖拉無警還京仍任領侍衛內大臣預議政三十四年五月○命往盛京察視邊隘至入虎口疾劇○遣太醫往視六月卒年六十有二櫬至通州○遣侍衛四人奠茶酒○賜祭葬如例子拉忻襲爵

沙爾瑚達傳

臣秋濤謹案
瑚一作虎

○沙爾瑚達姓瓜爾佳氏其先蘇完人世居虎爾哈○太祖高皇帝時從其

父桂勒赫來歸任佐領隸滿洲鑲藍旗天命初從征瓦爾喀部有功授騎都尉世職天聰元年大軍圍錦州沙爾瑚達時任前鋒參領累戰皆捷三年大軍征明抵北京沙爾瑚達敗其郭外兵論功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九年與步軍統領巴奇爾等征黑龍江以功加一雲騎尉崇德元年從征朝鮮率兵敗敵於南漢山城二年列議政大臣六年罷前鋒統領及議政俾任參領七年松阿里江虎爾哈部煽亂沙爾瑚達受○詔與葉赫珠瑪喇討平之招降喀爾喀木等十屯俘丁壯千餘獲馬羸牲畜無算凱還賜宴及布帛有差○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沙爾瑚達征庫爾喀及黑龍江皆有功復隨大軍追流賊李自成於潼關四年授副都統守東昌五年隨討江西賊六年勦河間賊七年任鑲藍旗滿洲副都統九年七月奉○詔統率官兵駐防甯古塔十年擢都統仍留鎮守○賜冠服鞍馬十五年七月俄羅斯犯塞沙爾瑚達擊走之斬獲甚眾十六年卒年六十有一○命大臣祭奠贈太子太保謚襄壯子巴海

別有傳

巴海傳○巴海滿洲鑲藍旗人姓瓜爾佳氏沙爾瑚達長子也初任佐領順治十四年授秘書院侍讀學士十六年襲父一等男爵○世祖章皇帝諭吏部曰甯古塔係邊疆要地沙爾瑚達駐防年久甚得人心今已病故其子巴海素著勤慎堪代其父授爲甯古塔總管十七年俄羅斯犯邊境巴海同副都統尼哈哩等率兵至黑龍江松花江交會處偵賊在費雅喀_{一作飛}牙喀_{一作飛}西境卽疾趨使犬部界分布舟師潛伏江隈賊船踵至合擊之賊敗卻棄船登岸竄走巴海督兵追戰斬六十餘級溺水死者甚眾獲其船及鎗礮軍器因招降費雅喀百二十餘戶敘功加一雲騎尉十八年追諭禦擊俄羅斯時有五船兵失利不以實奏削一等男及雲騎尉康熙元年改總管爲將軍仍以巴海任之十年○聖祖詣盛京○召巴海問甯古塔及瓦爾喀瑚爾哈人民風俗○諭曰朕向聞爾賢能今益知爾矣費雅喀赫哲雖服然其性暴戾當廣布教化多方訓迪俄羅斯雖云投誠當加意防禦訓練士馬整備器械毋墮狡計爾膺邊方重任尙其黽勉以報朕知遇之恩初邊境蒙古有默爾哲勒氏者累世輸貢至是巴海招之其長扎努喀布克托等愿率眾內移巴海請安輯於甯古塔附近地設佐領四十以扎努喀布克托及諸族屬任之分轄其眾號爲新滿洲十三年冬巴海率諸佐領入○覲○頒賚有差○聖祖特賜巴海黑狐裘貂朝衣各一襲十七年○諭獎巴海暨副都統安珠瑚實心任事撫輯新滿洲戶口咸令得所各予一等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二十一年巴海疏言巡輯探獲官兵宜分別所獲多寡定獎賞之例○聖祖諭部曰盜探者緝獲視所獲多寡議敘甚爲允當其非探獲而子身探捕他物者毋得妄拘

並詳議著爲令時○聖祖幸吉林旋蹕○諭巴海以吉林兵丁勞苦宜加憐憫○命除捕鷹取魚諸徭役俾勤耕種二十二年以奏報田禾歉收分數不實經部臣議以革世職○聖祖諭曰巴海遷移新滿洲不可謂無功應仍令襲三等輕車都尉世職惟罷其將軍任二十三年授鑲藍旗蒙古都統尋列議政大臣三十五年卒○賜祭葬如例乾隆年間○勅修盛京通志列巴海於名宦且稱巴海父子俱鎮守吉林甯古塔緩輯有方深得民心云

朋春傳

臣秋濤謹案
朋一作彭

○朋春滿洲正紅旗人姓棟鄂氏何和哩之四世孫也順治九年六月襲其父哲爾本一等公爵○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五年○恩加太子太保授正紅旗蒙古副都統二十一年二月

調本旗滿洲副都統八月○命同副都統郎坦率兵赴黑龍江時俄羅斯人來邊境者咸稱爲羅剎朋春奉○諭曰羅剎犯我黑龍江邊境昔曾發兵進討未獲剪除近又侵入精奇哩江諸處特雅克薩城爲巢穴蔓延益甚爾等至達呼爾索倫遣人赴尼布楚諭以捕鹿之故因詳視陸路近遠沿黑龍江行圍徑薄雅克薩城下勘其居址形勢度羅剎斷不敢出戰如出戰姑勿交鋒但率眾引還朕別有區畫○賜御用裘服及弓矢以行十二月還奏羅剎久踞雅克薩恃有木城若發兵三千攜紅衣礮二十具即可攻取陸行自興安嶺以往雖無險山而林木叢雜途徑窄隘冬雪之時沙結堅冰夏日遇雨泥深淤阻惟輕裝可行水程自雅克薩還至愛濤城於黑龍江順流行船僅須半月觀兩岸悉可牽挽若逆流行船約須三月視從陸路倍期於運糧餉礮具輜重爲便現有大船四十小船二十六宜增造小船五十餘○詔甯古塔將軍巴海副都統薩布素建木城於黑龍江呼瑪爾二處調所部兵一千五百往

駭送船運礮二十二年正月擢正紅旗蒙古都統三月調本旗滿洲都統二十四年正月○詔選福建投誠善用藤牌兵在八旗及安插山東山西河南者四百人付鑾儀使林興珠臺灣投誠左都督何祐轉領赴○盛京朋春統之進勦以副都統班達爾沙瑪拉護軍統領佟寶等及林興珠參贊軍務師旣行○聖祖遣侍衛關保往黑龍江傳○諭曰兵凶器戰危事古人不得已而用之朕以仁治天下素不嗜殺爾其嚴諭將士毋違朕旨以我兵馬精強器械堅利羅剎勢不能敵必獻地歸誠爾時勿殺一人俾還故土宜朕柔遠至意五月師薄雅克薩城遣人以書諭降不從軍其城南集眾船於城東南進紅衣礮於城北將夾攻之城下二面積柴爲焚城狀城中大驚其頭目額里克舍窮蹙乞降乃宣○恩諭宥其罪額里克舍垂涕稽顙謝引六百餘人徙去毀其城以願來歸附之巴什里等四十五戶及前此掠往之索倫達呼爾百餘戶移內地安輯師旋紀功二十九年七月○聖祖命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勦噶爾丹以朋春與都統蘇努等參贊軍務蘇努率左翼朋春率右翼八月朔至烏蘭布通噶爾丹依山列陣右翼兵爲河岸泥淖所阻左翼兵由山腰衝入大破之日暮收兵次日噶爾丹遣使矢誓請和以緩我師乘夜由大礮山遁去十一月師旋部議王大臣調度乖方不追勦敗寇罪革職任○聖祖以此舉旣擊走噶爾丹概從寬處分朋春降四級留任三十一年三月解都統任赴西路軍前管營隊三十五年正月仍復正紅旗蒙古都統○命爲撫遠大將軍費揚古參贊由西路勦噶爾丹五月破賊於昭莫多凱旋因本隊陣亡護軍驍騎十八人未收遺骸議罪以應敎昭莫多軍功抵免三十六年七月彙敘西路出師奮勇勞績增注所襲一等公○勅書三十八年六月以疾解都統任四十年四月

疾卒

薩布素傳

臣秋濤謹案素一作蘇

○薩布素滿洲鑲黃旗人姓富察氏其四世祖充順巴本○太祖高皇帝時由

岳克通鄂城率丁壯屯吉林遂家焉薩布素初由領催授驍騎校遷協領皆在吉林康熙十六年四月

○聖祖仁皇帝以長白山為○本朝肇迹發祥宜崇秩祀○勅遣內大臣覺羅武默訥侍衛費耀色臣秋

清謹案一作費雅什

塞護禮索爾等前往瞻視六月至吉林欲選曾往者導引弗可得甯古塔將軍巴海令協領

薩布素率兵二百攜三月糧以隨循温德亨河陸行七日至卓隆鄂河臣秋濤謹案一作扎倫果河復乘舟由幹努

呼河臣秋濤謹案一作幹穆呼河逆流二日至佛多和河順流一日抵訥殷臣秋濤謹案一作額音陸路為林木所阻翌日薩

布素率兵伐木開路行三十餘里陟山巔升樹而望又行數里登高峯望之遣人還告武默訥望見片

片白光即長白山計相距止百餘里矣武默訥等後一日至復開路行一日詰朝又行雲霧寒徑恍惚

聞鶴鳴六七聲尋聲疾走因得鹿蹊密林叢翳進至山麓跪誦○勅旨畢雲霧忽開有路可登半山石

砌若平臺五峰環拱南一峰稍下如門山水左流為松花江右流為大小訥殷河臣秋濤謹案一作額音河中潭不

流者周三十餘里由潭邊陟山五十餘丈香樹紛郁黃花燦爛徧地積雪即向所望見片片白光也薩

布素曰此地人跡罕到不宜久留遂叩拜而返至山麓有羣鹿自山奔墜時竝立視者七人鹿適仆其

七薩布素謂武默訥曰此山靈所贈也令從者挈之以行不數十步回首瞻望已雲霧漫山矣仍由訥

殷行十五日乃還吉林八月武默訥等入奏○勅禮臣詳議尊封長白山之神秩祀如嶽鎮自是春秋

望祭於吉林城西南九里温德亨山永著為典十七年八月擢薩布素甯古塔副都統二十一年八月

○聖祖遣副都統郎坦朋春率兵赴黑龍江時俄羅斯人來邊境者咸稱爲羅利郎坦朋春奉○諭曰羅利犯我黑龍江邊境昔曾發兵進討未獲翦除近又侵入精奇哩江諸處恃雅克薩城爲巢穴蔓延益甚爾等往偕甯古塔副都統薩布素率兵至達呼爾索倫遣人赴尼布楚諭以捕鹿之故因詳視陸路近遠沿黑龍江行圍徑薄雅克薩城下勘其居址形勢度羅利斷不敢出戰若以食物來餽可受而量答之其自黑龍江至額蘇哩舟行水路及額蘇哩通甯古塔之路擇隨行之參領侍衛同薩布素往視十二月郎坦朋春還奏雅克薩城易取狀○聖祖命建木城於黑龍江呼瑪爾二處調甯古塔兵一千五百往駐造船艦運礮具以薩布素同將軍巴海統之二十二年四月薩布素與巴海奏言黑龍江呼瑪爾距雅克薩城尙遠若駐兵兩處則勢分道阻且過雅克薩有尼布楚等城羅利備水陸運糧增兵救援更難爲計宜乘其積儲未便速行征勦一俟造船畢度七月初旬能抵雅克薩卽統兵直薄城下疏下議政王大臣議如所請○聖祖以所議七月進攻未協機宜令再議因○諭曰甯古塔兵未諳行軍紀律將軍與副都統分管又不能齊心巴海可留守吉林薩布素同甯古塔副都統瓦禮祐領兵前往俟抵彼相度形勢奏請酌行尋○允王大臣議額蘇哩在黑龍江呼瑪爾之間可以藏船且有田隴舊跡宜建立木城令薩布素瓦禮祐統兵駐守七月索倫總管博克等招降羅利三十一人○詔賞其頭目二人衣帽赴薩布素軍前効力九月○命前鋒統領郎坦會商駐兵事宜尋奏言額蘇哩今年七月卽經霜雪若於來秋移甯古塔兵往駐恐地寒霜早諸穀不穫難以糊口應就近移達呼爾兵五百人先於來春赴額蘇哩耕種量其秋收再以甯古塔三千餘兵分爲三部更番駐防○聖祖曰兵丁

頗事更番必致困苦非長久計宜在黑龍江建城永戍豫備礮具船艦設斥候計程置驛有警則乘蒙
吉馬馳擊常時按程以行由水路陸續運糧積貯黑龍江仍設將軍副都統領之十月調薩布素爲黑
龍江將軍十一月疏言羅利來歸之宜番鄂噶番席圖額三人効力勤勞宜與新投誠之吉禮過哩鄂
佛那西等酌給官職以示鼓勵得○旨授宜番驍騎校餘授七品官其新投誠之鄂佛那西等○賜裘
帽令馳驛赴薩布素軍前酌遣招撫二十三年五月疏報營總鄂羅順抵羅利界遣宜番等招撫二十
一人以歸七月疏請今年暫停攻勦俟來年四月進兵○聖祖曰前遣待衛關係傳諭薩布素率水陸
兵丁刈羅利所種田禾則雅克薩城自困薩布素亦言羅利田禾應行踏毀今乃奏請暫停是坐失機
宜矣薩布素尋以失誤軍機上疏請罪○聖祖以薩布素現在領兵進勦○諭部俟事竣察議○命都
統瓦山侍郎果丕與薩布素會議師期二十四年正月奏言我兵四月杪水陸並進攻雅克薩城儻萬
難攻取則刈其田禾○聖祖諭王大臣曰薩布素所奏四月進兵不過刈取田禾事必無成此皆發遣
黑龍江狂悖之人從中阻議不欲事成而薩布素出身微賤高視若輩不敢有違用兵所關甚鉅宜周
詳籌畫期於必克儻謀事草率羅利將益肆猖狂矣乃○命都統朋春鑾儀使林興珠台灣投誠左都
督何佑臣秋濤謹案
一作何祐分率八旗綠旗兵丁及藤牌兵赴黑龍江會勦五月抵雅克薩遣人以書諭之不
從薩布素同朋春等軍其城南集戰船於城東南列紅衣礮於城北將夾攻之先積柴城下爲焚城狀
城中大驚其頭目額里克舍窮蹙乞降先是薩布素屢奉○諭行軍不可多行殺戮至是朋春宣○上
恩德額里克舍垂涕稽顙謝引六百餘人徙去我軍毀雅克薩城捷○聞○諭議政王大臣曰大兵迅

速征行破四十年盤踞之羅利於數日之間獲雅克薩城克奏厥績薩布素向不逗留不進兵之罪概從寬免至雅克薩城雖已克取防禦決不可疎應於何地馳兵彈壓其速議具奏尋○允所議以副都統溫岱納泰駐守黑龍江薩布素移駐墨爾根建城防禦二十五年正月薩布素奏遣人往偵羅利復至雅克薩築城盤踞請於冰消時督修戰艦相機進剿○諭曰羅利復築雅克薩城若不速行撲勦勢必積糧堅守圖之不易其令薩布素暫停墨爾根等處兵遷移家口速修船艦統甯古塔等處兵赴黑龍江城酌留盛京兵守之所部二千人攻取雅克薩城尋○命副都統即坦達爾沙領兵會剿八月奏言臣等遵○旨圍雅克薩城已三面掘壕築壘壕外置木椿鹿角分汛防禦城西對江另設一軍於未流漸時泊船東西兩岸令堵尼布楚援兵至流漸時即藏船上流之港內以資守禦軍中馬匹有疲羸者請半發黑龍江半發墨爾根駐防兵飼秣得○旨如所請行九月俄羅斯察罕汗遣使上疏納款乞撤雅克薩之圍○聖祖諭以別遣使來議地界○命薩布素撤圍城兵列艦結營尋以俄羅斯使臣費耀多囉等已抵喀爾喀土謝圖汗境詔薩布素還駐墨爾根又以噶爾丹侵掠喀爾喀傳○諭費耀多囉等緩期定議二十八年四月費耀多囉等至尼布楚○詔調黑龍江兵一千五百隨內大臣索額圖等赴尼布楚定議令俄羅斯自毀雅克薩城徙其人去以格爾必齊河臣秋濤謹案一作吉爾巴齊河北岸為彼界立碑垂示久遠二十九年薩布素以前此索倫總管安珠瑚等所種官田二千餘畝分給墨爾根兵丁屯種三十一年同甯古塔將軍佟寶奏建齊哈爾城及伯都納木城以科爾沁獻進之錫伯卦爾察

臣秋濤謹案 哈呼爾 臣秋濤謹案 壯丁萬四千有奇分駐二城編佐領隸上三旗並設城守尉防禦等

帝四十四年遵○旨陳奏進勦噶爾丹豫備事宜與安嶺北形勝之地索約爾濟山爲最已遣熟識
路徑官兵自○盛京吉林墨爾根三路度至山遠近分置程站其無水處掘井以待若山之東北呼倫
貝爾諸處有警則與臣駐軍之地近卽率墨爾根兵先進吉林○盛京兵繼之若山之西烏勒輝諸處
有警則○盛京兵先進臣率部下兵及吉林兵繼之皆會於索約爾濟山以待○聖祖可其奏又○諭
曰聞噶爾丹順克魯倫河而至薩布素速卽遠行偵探僮賊犯車臣汗地聽酌量禦勦卽踵其尾以進
三十五年二月○聖祖親征噶爾丹由獨石口出中路大將軍費揚古由歸化城出西路○命薩布素
扼其東路○諭領侍衛內大臣等曰近聞噶爾丹將欲東行故令薩布素整兵設偵防其竄逸所派盛
京甯古塔兵及科爾沁兵以薩布素總轄凡口外所報軍務悉使知之尋奏言期各路調集之兵於四
月初由索約爾濟山進克魯倫河四月○聖祖親臨克魯倫河噶爾丹西竄爲費揚古所敗薩布素奉
○詔就喀爾喀河附近擇好水草處秣馬六月命率兵一千移駐科圖餘皆遣還七月○詔分所部兵
五百隸費揚古軍三十六年正月○召還京尋令仍回原任九月疏報沿河被水之十八莊請以舊貯
糧米按丁給散○聖祖曰薩布素前曾奏稱收貯糧米三萬餘石年久漸朽與其積之腐爛何若散之
爲有益且出陳可濟軍糧易新易於收貯其如所請行初邊境有墨爾哲勒氏屯長累世輸貢康熙十
年其屯長扎努喀布克託請率眾內移甯古塔將軍巴海安輯之墨爾根編四十佐領號爲新滿洲三
十四年薩布素奏於墨爾根兩翼各立一學設助教官選新滿洲及錫伯索倫達呼爾每佐領下幼童
一名教習書藝是爲黑龍江建學之始○聖祖嘗問薩布素免死罪犯聚集黑龍江慮生事否薩布素

奏言兇徒俱分給新滿洲爲奴勢孤力散惡不能逞至是○聖祖憶其言以○諭大學士等曰人命所關重大朕數年以來凡盜案止誅首惡其從犯俱免死發遣黑龍江每慮聚集或至生事會問及薩布素據所云則不惟全活甚眾且新滿洲亦資益良多矣三十七年四月奏錫伯達呼爾佐領阿穆瑚朗巴琳等曠誤防哨○諭曰薩布素任黑龍江將軍年久諳練地方事務亦得軍民之心錫伯達呼爾編入佐領已數年矣理合遵行禁令今曠誤防哨不可不嚴加處分佐領阿穆瑚朗巴琳俱革職交薩布素懲治嗣後若有此等不遵法紀者令薩布素酌量治罪以聞九月○聖祖巡幸吉林○諭大學士等曰薩布素授任以來爲國効力訓練士卒平定羅剎勤勞可嘉其予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以朕御袍及纓緯於眾前宣諭賜之三十八年黑龍江副都統關係爲其所劾罷之協領都爾岱許告濫用驛站車馬諸款薩布素以許告在劾罷後陳奏○聖祖以關係未任副都統時久爲侍衛○諭大學士等曰薩布素辦事明敏然器局卑瑣朕巡幸吉林每見其逢迎近侍朕聽政多年何事未厯僉王端良夫豈不辨彼近侍何能爲關係各款俱實料薩布素不能袒護可卽令其察審尋覆奏察審關係疲勞驛站擬革職枷責○命從寬降五級調用三十九年五月薩布素奏黑龍江屯堡因灾荒積欠米石請俱俟豐年陸續交倉得○目前因羅剎侵擾內地是以駐兵黑龍江設立官堡遣員屯糧原欲多積米石厚儲軍儲仍令革任總督蔡毓榮經理十二堡薩布素會奏其皆有成效後因其十二堡荒棄無收復請停止屯種將壯丁改歸驛站其餘官堡遺課日多並從前貯存倉米支散無餘致駐防兵餉匱乏薩布素難辭其咎令明白回奏八月奏言官屯耕種雖未失時而地氣早寒秋霜損稼及累經水旱不能交

納官糧兵丁糊口無資因以舊存倉米按丁支放由臣庸劣不能遠謀所致至前奏蔡毓榮所管十二屯堡停止耕種罪實難辭今以齊齊哈爾墨爾根駐防兵每年輪派五百人遣往錫伯等處耕種官田督令未及霜降悉行收穫夏秋間以船載穀運至齊齊哈爾倉收存其所買耕牛田器籽種先於備存俸餉內支用俟次年收穫日扣還歸款則糧儲裕而兵餉可充疏下戶部察議尋議錫伯諸處屯種事宜應如所請行其以蔡毓榮荒廢之屯地妄報成效實屬瞻徇又以存儲穀石混行給散不能嚴飭兵丁屯種納糧應令賠償通穀一千二百三十餘石歸倉並請○旨嚴加治罪○聖祖命侍郎滿丕等前往察訊四十年正月滿丕等奏薩布素徇私捏報屯種浮支倉穀應斬得○旨免死革任并革去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在佐領上行走尋授散秩大臣未幾卒乾隆年間○勅修盛京通志列薩布素於名宦且稱薩布素任黑龍江將軍年久經理地方事務諳練明敏深得軍民之心其平羅刹及興建黑龍江學時稱其有文武幹濟之才云

瑪拉傳

臣秋濤謹案一作馬喇

○瑪拉滿洲鑲白旗人姓納喇氏尙書尼堪從子也尼堪卒無子瑪拉與叔阿穆

爾圖阿錫圖及其弟兆資分襲尼堪二等子爵瑪拉襲三等輕車都尉初任理藩院筆帖式○世祖章皇帝順治五年逆鎮姜瓖叛英親王阿濟格帥師圍大同令瑪拉調蒙古兵隨征七年任戶部副理事官累遷理藩院郎中康熙十四年察哈爾布爾尼叛○聖祖仁皇帝命信郡王鄂扎帥師討之瑪拉自陳久任理藩院習知蒙古情形願赴軍前效力遂奉○命與員外郎色稜赴科爾沁翁牛特巴林敖漢喀喇沁土默特扎魯特諸部調選兵馬協勦凱旋擢通政使十五年遷禮部侍郎十六年擢工部尙書

十七年同內大臣喀岱往科爾沁諸外藩宣○諭禁令二十年三月因○鑿殿器用修造疎忽革尙書任仍留世職二十二年四月○聖祖以俄羅斯數犯邊界擾害索倫及斐雅喀諸部○命集兵黑龍江爲進征計○遣瑪拉往索倫豫備軍實並支部帑四千兩量買貨物攜赴軍前市易糧米牛羊瑪拉尋疏言索倫總管博克等所獲俄羅斯人及軍前招降者皆迫於大兵始投誠索倫密邇俄羅斯不宜久留應移之內地事下部議行二十三年五月疏言雅克薩尼布楚二城久爲俄羅斯所據臣密詢情形雅克薩惟耕種自給尼布楚人歲捕貂與喀爾喀貿易資以養贍請○勅喀爾喀車臣汗禁止所部與尼布楚貿易並○勅黑龍江將軍水陸並進作攻取雅克薩狀因刈其田禾則俄羅斯不久自困○聖祖是其言卽以瑪拉所奏檄知喀爾喀並以大兵將次進勦傳示俄羅斯二十四年正月○詔遣都統朋春等帥師往黑龍江策議進兵又○念瑪拉自遣用以來甚爲奮勉且頗知雅克薩諸地形勢○特授副都統銜參贊軍務三月瑪拉遣蒙古三十人往雅克薩城生擒俄羅斯七人得城中設備及遣人乞援各部狀遞送至京六月朋春等收復雅克薩城大兵告捷瑪拉在事有功二十五年黑龍江佐領鄂色以耕牛多斃農器損壞時近東作奏請儲備○命瑪拉往黑龍江督理農務○諭曰農事關係兵餉須令合力播種收穫豐稔懋著成效二十七年授護軍統領是時俄羅斯遣使費耀多囉等至邊境請會議地界○命內大臣索額圖偕瑪拉前往中途值噶爾丹侵掠喀爾喀部○聖祖命傳諭費耀多囉等緩期定議二十八年偕索額圖等由黑龍江水路赴尼布楚會同俄羅斯使者議定邊界遂立界碑垂示久遠二十九年○聖祖以噶爾丹肆掠喀爾喀○命瑪拉同都統額赫納前鋒統領碩鼐等率

喀爾喀兵往征噶爾丹○賜內廐馬以行未幾噶爾丹掠烏朱穆沁○聖祖命裕親王福全等分統大兵協力會勦噶爾丹敗遁師旋三十年正月噶爾丹復犯喀爾喀至阿爾哈賚地無所掠而遁時以土謝圖汗車臣汗率眾來歸○駕幸喀爾喀撫綏之瑪拉扈從五月○駕回鑾○命瑪拉同都統瓦岱等率兵赴圖拉偵軍事七月抵克魯倫聞噶爾丹遠遁遂旋師九月○聖祖以瑪拉才能素著於蒙古事亦諳練○特授西安將軍三十一年三月準噶爾和碩特部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來降○聖祖因其人未可深信○諭瑪拉概徙入內地毋致復逸瑪拉疏言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率所屬二千二百餘口窮乏來歸揆其情形不復逸矣遂遣員弁護送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及其子育木春來朝○聖祖優賚遣之九月瑪拉以疾卒於任年六十有一○賜祭葬如典禮謚敏恪子瑪哈達襲三等輕軍都尉世職○聖祖因傳○佟國綱滿洲鑲黃旗人姓佟佳氏都統佟圖賴長子初隸漢軍管佐領任一等侍衛○聖祖仁皇帝康熙元年襲父三等子爵尋任內大臣十四年察哈爾布爾尼作亂○聖祖命撫遠大將軍信郡王鄂扎統師討之授國綱安北將軍往鎮宣府賊平乃還十六年因佟圖賴爲○孝康章皇后之父追贈一等公以國綱襲二十年授鑲黃旗漢軍都統二十二年充教習烏鎗兵丁總管二十七年疏言臣先世因在撫順倡率明人來歸故隸漢軍其初實係滿洲曾蒙○太祖高皇帝諭令與佟佳氏之巴都哩蒙阿圖諸大臣攷訂支派敘明族譜今請仍歸滿洲事下部議以佟姓官職衆多應仍留漢軍現任國綱本支准改入滿洲是年俄羅斯遣使費耀多囉等至尼布楚請定邊界○聖祖命國綱同內大臣索額圖等在議旣抵色稜額因噶爾丹侵掠喀爾喀○召還令遣人曉諭費耀多囉等緩期得其

復書奏○開明年四月同索額圖等往尼布楚定議以額爾固納河及格爾必齊河爲界立碑垂示久
遠二十九年七月○命撫遠大將軍裕親王福全征噶爾丹以國綱參贊軍務八月朔師次烏蘭布通
噶爾丹於隔岸林中臥駢於前而兵伏其後國綱兵奮勇進擊賊突發烏鎗國綱中創遂沒於陣櫬至
京○命皇子及內大臣侍衛迎奠茶酒及將葬○諭領侍衛內大臣曰佟國綱爲國効力忽爾陣亡每
一思之痛不能已必須一視其喪朕心庶幾少慰國綱弟國維及諸臣叩阻再三乃○命諸皇子及上
三旗大臣侍衛部院大臣皆往送○賜祭葬如典禮謚忠勇以長子鄂倫岱襲一等公其陣亡所得之
騎都尉又一雲騎尉世職以第三子夸岱襲○世宗憲皇帝時贈國綱太傅入祀昭忠祠並○勅立家
廟

朔方備乘卷第三十七

紀事始末一

俄羅斯互市始末叙○臣秋濤謹案神農氏曰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漢時鮮卑互市欲得中國珍異之物南越關市禁鐵器蓋邊徼之地設市易以示羈縻資鎮撫其從來遠矣俄羅斯國在明代阻於朔漠未通中國然我○朝崇德三年喀爾喀土謝圖汗貢物有俄羅斯烏鎗車臣汗貢物亦有俄羅斯烏鎗蓋二部地居嶺北因以市易所購獻諸天府也可知謙河菊海之間早有通商之事至康熙雍正年間喀爾喀已全部內屬俄羅斯亦遣使入貢始於庫倫恰克圖等處派員經理著於令甲乾隆以來派駐大臣規制益爲詳備我○列聖懷柔遠人仁育義正之意胥見於此敬查官修諸書多在乾隆中年以前是以未紀三次閉關及復准通市諸事近刻雜記年月率多抵牾事迹亦難徵信謹備考公私紀載臚陳始末詳著於篇其○京師及黑龍江互市事關北徼亦備著焉庶以祛羣疑備掌故云

俄羅斯互市總載○臣秋濤謹案我○朝與俄羅斯互市凡三曰○京師互市曰黑龍江互市曰恰克圖互市今一一詳考原委臚列於後此外塔爾巴哈台所屬之和尼邁拉呼卡倫定例不准通商又卡外之唐努山烏梁海等處禁止商民前往貿易皆於便民利用之中寓杜漸防微之意亦不可不知也○京師互市○俄羅斯國於順治十二年始遣使入貢十三年又至十四年又遣使來途經三載十七年始至京師康熙九年遣使奉表十五年遣陪臣尼果賴等進貢方物臣秋濤謹案俞正

雙云順治十二年十七年皆附貿易商人至○京城奏書康熙十五年貿易商人尼果賴等至○聖祖

仁皇帝召見之○賜察罕汗書論邊界事是其國通貢之始即已兼攜方物貿易是以尼果賴一人或

稱陪臣或稱商人也維時其國所屬羅刹滋擾黑龍江境出沒於尼布楚雅克薩諸地屢經大兵勦撫

而盤踞如故康熙二十一年○聖祖以俄羅斯頻年肆害屢行曉諭令撤還其眾歸我遁逃各居疆土

互相貿易以安生業數次遣人往諭亦於來使處屢有文移總無一次回報時大臣馬喇奉○命往索

倫諸部豫備軍需奏言雅克薩城恃田禾為食尼布楚城與車臣汗部所屬巴爾呼接壤時以牲畜易

貂皮宜刈田禾絕互市以困之乃○詔車臣汗諾爾布飭所屬與絕市迨二十七年○命以屢論情由

作書付荷蘭及西洋國轉達俄羅斯察罕汗處察罕汗尋上疏乞撤雅克薩城之圍於二十八年經內

大臣索額圖等赴尼布楚議定疆界立約曰和好既定以後一切行旅有準令往來文票者許其貿易

不禁二十九年俄羅斯使人吉里古里伊法尼齊等至京三十二年察罕汗遣使入貢以其奏文不合

款式將貢物奏文一併發回帶來貨物仍令貿易是年定例俄羅斯國准其隔三年來京貿易一次不

得過二百人在路自備馬駝盤費一應貨物不令納稅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到京時安置俄羅斯館不

支廩給限八日起程還國此在京互市著令之始也臣秋濤謹案俞正燮俄羅斯事輯云康熙三十

三年其使自土魯番哈密來入嘉峪關互市時為立館於京城中玉河橋西定三年一互市來者不得過二百人以八十日為期三十九年俄羅斯遣

按通考會典皆載此事於三十二年疑卽一事而俞正燮誤記為三十三年也使者齋奏至臣秋濤謹案此次亦當有貿易人偕至又按三年一互市係康熙三十

二年癸酉定例蓋嗣後皆以己酉丑年來京此次係庚辰年較早一年俄羅斯貿易人至大學士等以來文進呈○聖祖閱之曰此喇提諾托忒烏珠克俄羅斯三種文也臣秋

講謹案此次 四十八年十二月俄羅斯貿易人至京○聖祖因馬齊舊管俄羅斯事復令其管理臣秋

係乙酉年 案此次係已丑年又案馬齊先為 五十年俄羅斯商人科密薩爾至○京師貿易臣秋

大學士因事鑄職是時特起管理 年又案異域錄云五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圖理琛等至楚庫柏興向俄羅斯國官言來時我○大皇

帝猶恐從爾國經過沿途馬匹供應不能接濟騷擾爾等特旨○旨大臣傳詢爾商人科密薩爾爾科

密薩爾云一應馬匹供應斷不致誤因此方遣我等前來在楚庫柏興候察罕汗信任五箇月零三日

五十二年征○京師貿易之科密薩爾俄佛那斯夜委翅至楚庫柏興於我四人處各送白狐皮三十

張並果品等物我等言來時蒙我○大皇帝恩賜一切所用什物俱已全備並無缺乏爾科密薩爾亦

係行路之人何勞如此餽送璧辭科密薩爾遣人復懇曰我等不時往中國貿易屢沾○至聖大皇帝

恩深有年天使並不會到我國中方今既幸遇離盡心恭奉猶為不足伏乞辱納再三懇乞我等言切

密薩爾既如此說將食物收受其狐皮發回告爾科密薩爾我中國向來凡奉○君命差遣人員一切

禮物毫不敢受却其狐皮答以果餅據此是五十二年科密薩爾已 是年有俄羅斯屬尼布楚城居住

自○京師貿易事畢故歸其本國而過圖理琛等於楚庫柏興也 文書交商人科密薩爾帶回彼國六十年俄羅斯人來朝言其地距北極二十度以上名為冰海臣秋

之庫似克等共十口越界至中國伐木打牲經兵役拏獲本應照議定條約治罪○聖祖從寬宥免以

案此次係 雍正五年察罕汗遣使表賀○世宗憲皇帝登極附貢方物八月○命郡王策凌伯四格侍

辛丑年 郎圖理琛等與彼國使臣薩瓦等議定楚庫河等處邊界尋○召見薩瓦等賞賜遣歸國十月理藩院

臣秋 講謹案此次

臣秋 講謹案此次

臣秋 講謹案此次

臣秋 講謹案此次

臣秋 講謹案此次

臣秋 講謹案此次

臣秋 講謹案此次

等報院具奏請○旨委官一人馳驛前往恰克圖地方接沿途照看其買賣人仍依原議不給口糧食物一應夫馬聽其自備由張家口至京路途歇寓令官兵護送看守到京進館後兵部奏派副都統及官兵看守買賣人出館行走皆令護軍等伴行 特簡內大臣部院堂官數人總理俄羅斯事務其監視貿易官二人開列侍讀學士科道等職名引 見簡用十年三月俄羅斯使入貢道被劫車臣汗部台吉敦

多卜遣人護之行且給以糧事聞奉○旨獎諭賜銀幣臣秋濤謹案此事見蒙古王公表傳案此次貢使蓋卽九年九月到邊界之耶喀等候京中遣官前往伴送故至次年三月始經車臣汗界也是年理藩院奏准定例俄羅斯貿易事畢起程時照例委官撥兵沿途護送並開列

監視貿易官等職名候○欽點一人送至邊界乾隆二年監督俄羅斯館御史赫慶奏俄羅斯互市宜在於邊境其住居京城者請禁貿易止令以貨易貨勿以金銀相售在京讀書子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

知內地情形輿圖違禁等物禁勿售與臣秋濤謹案此奏見○欽定皇朝通典及○欽定皇朝文獻通考

蓋自是俄羅斯停止在京貿易而互市之事統歸於恰克圖矣伏查乾隆五年○恩准準噶爾台吉通商酌定章程奉○諭旨云貿易之事亦如俄羅斯例四年一次人數不得過二百限八十日還部再兩部人

來若與俄羅斯同在一年恐與爾等無益今定於寅午戌年來京子辰申年至肅先期奏到遣官護理恭讀○聖諭知從前俄羅斯來京貿易係定於己酉丑年也自乾隆二年停止京師互市之後俄羅斯惟喇

嘛及換班學生在京居住乾隆五十八年○上勅諭嘆咭喇國王曰昨據爾使臣以兩國貿易之事稟請大臣等轉奏皆係更張定制不便准行據爾使臣稱爾國買賣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販貨物發

賣仿照俄羅斯之例一節斷不可行京城爲萬方拱極之區體制森嚴法令整肅從無外藩人等在京城

開設貨行之事爾國向在澳門交易亦因澳門與海口較近且係西洋各國聚會之處往來便益若於京城設行發貨爾國在京城西北地方相距遼遠運送貨物亦甚不便從前俄羅斯人在京城設館貿易因未立恰克圖以前不過暫行給屋居住嗣因設立恰克圖以後俄羅斯在該處交易買賣即不准在京城居住亦已數十年現在俄羅斯在恰克圖邊界交易即與爾國在澳門交易相似爾國既有澳門洋行發賣貨物何必又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疆界嚴明從不許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攪雜是爾國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聖謨洋洋洞悉外裔情形敬錄於此以見京師互市之原委云○黑龍江互市○臣秋濤謹案黑龍江省地鄰俄羅斯自康熙二十八年立碑分界後每年派官兵巡察邊境因各以土產交易無遠省之商無難得之貨亦未嘗專派大員督理蓋與會甯中江諸市同為市易之小者故其事不甚著今采諸書所記以備稽考○盛京通志曰秋盡俄羅斯來互市或百人或六七十人一官統之宿江之西居屯幕植二旗於門衣冠皆織罽為之易縑布煙草薑椒糖錫等物龍沙紀略曰俄羅斯來互市禿袖方領冠高尺許頂方而約其下行坐有兵卒監之所攜馬牛皮毛玻璃佩刀之類又曰每年五月三城各遣大弁率百人巡邊三城謂卜魁城墨爾根城艾渾城也臣秋濤謹案卜魁即齊齊哈爾城艾渾即黑龍江城姑納河臣秋濤謹案即額爾古納河分界處也河以西俄羅斯境祭視東岸沙草有無牧痕防侵界也往返各五六十日卜魁往者渡諾尼江臣秋濤謹案即嫩江指西北過特爾姑爾峯與安嶺臣秋濤謹案此內與安嶺涉希尼客河開拉里依木等河草路瀰漫無輒迹辨方而行剝大樹以識歸路墨爾根往者亦渡諾尼江西北過與安嶺盤旋層嶂中其路徑為易識艾渾往者從黑龍江湖流北上折而西過雅克薩城故墟至界碑○黑龍江外紀

曰黑龍江與俄羅斯分界處歲以五六月間派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協領各一員佐領驍騎校各

二員共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至格爾畢齊額爾古訥默里勒克楚爾海圖等河巡視謂之察邊格爾

畢齊額爾古訥二河齊齊哈爾卓帳處也墨里勒克河墨爾根卓帳處也楚爾海圖河黑龍江卓帳處

也察邊之事歲於七月內咨報理藩院而邊界清謐例於年終專摺奏○聞將軍惟新任者察邊餘不

爾○又曰察邊者既至格爾畢齊河瑪玉爾先來謁待以賓禮明日請我官過其地盛設酒肴極款洽

意酒五色頗香清然限三爵不多進食則用七瑪玉爾俄羅斯官名也○又曰官兵與俄羅斯問答以

索倫蒙古語亦有通其語者不過數句其人衷甲佩刀髀至髀纏爛布坐皆伸足瑪玉爾冠上插物類

雞毛帚或卽以是分爵秩其妻服衫甚長見遍草花印板畫易以皮毳殊珍重官兵緣以為利會典事

例曰康熙三十二年以俄羅斯奏文體式不合將貢物奏文一併發還其帶來貨物仍令貿易嗣後俄

羅斯奏文先令黑龍江將軍開看若有不合式處卽自邊地駁回驗明合式方令人奏○龍沙紀略曰

俄羅斯來文二函一彼國字一蒙古字貴官與商賈名悉載康熙丙申歲來文稱察罕汗一千七百一

十六年署銜具先代官職於前重世祿也將軍以其文達兵部理藩院臣秋濤謹案此卽互市時噶瑪

名並林所移印文也故貴官與商賈○欽定皇朝通典曰初凡通市諸物有噶噶林印記者准市餘則否康熙五十六年七月俄羅斯

邊城頭目以文來請於將軍托留欲私行貿易○上命托留移文切責之臣秋濤謹案○盛京通志托

五年任黑龍江將軍卽此托留也以上○黑龍江外紀曰今互市所有不過佩刀妝鏡鐵盤樺皮斗及

羔類等皮而官兵利已三倍若墨里勒克所得遠勝此地願其人獷悍不易制故官兵輻重皆納密中

數條皆康熙年間黑龍江互市之事

以防竊蓋其人乃俄羅斯之得罪戍邊者臣秋濤謹案黑龍江外紀係西清所著此嘉慶年間黑龍江互市之事也○恰克圖互市○菊海

以南燕然以北廣袤數千里商賈皆萃於庫倫所屬之恰克圖亦朔漠之間一都會也康熙年間初設

互市本在庫倫迨雍正五年卡倫既設乃遷於卡倫外之恰克圖而庫倫駐大臣司稽覈焉考庫倫本

漠北名勝地臣秋濤謹案庫倫亦作庫倫亦作苦另囊之倫後出塞錄有云自黑龍江西行三千五百餘里至圖拉必喇已在歸化城之正北再逾一橫往北數十里即苦另山山甚峻上有番僧奉大佛寺及諸商賈俱集於此皆與俄羅斯國貿易者下苦另山千里即俄羅斯國界望之皆坦途

且有池塘溪港大小舟航絡繹其間芳草長堤桃柳掩映宛然中華風致非復黃沙白草之地也松筠

日所謂庫倫者蒙古語城圈也該處有喇嘛木塔如城故曰庫倫臣秋濤謹案或謂庫倫即崑崙之音

轉此地為漠北大分水之脊其東出之水流入東海北出之水流入北海猶西域之有崑崙山也說亦

可通存以備考庫倫南十餘里有汗山綿亘高聳茂林如畫春秋祭祀禁止採樵山北帶河曰圖拉源

出庫倫東北肯特依山是水曲折流二千餘里西入鄂爾坤河鄂爾坤河北入色楞格河色楞格河由

恰克圖西側北流入俄羅斯之拜噶勒淖爾即一統志所稱白哈兒湖異域錄所云柁格海爾湖也元

史謂之菊海匯合諸水為漠北第一巨浸下流入於北海教以西藏之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德尼為

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坐牀處臣秋濤謹案蒙古皆崇黃教以西藏之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德尼為

即庫倫先是康熙二十七年喀爾喀為噶爾丹所襲舉部潰走眾議就近投入俄羅斯為便請決於哲

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圖克圖曰俄羅斯素不尚佛俗尚不同莫若攜全部內徙歸投○大皇帝可選

萬年之福眾欣然羅拜乃同度漠南乞內附遂蒙我○聖祖再造之恩自京師皇華驛北行二千八百

松筠言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明哲善斷如此洵不愧為眾所宗仰也自京師皇華驛北行二千八百

烏蘇至庫倫凡十四站由庫倫至恰克圖凡

十二站以備巡查卡倫並達俄羅斯互市

由庫倫北行八十里至庫依臺又五十里至布爾噶勒臺

又八十里至博羅諾爾臺又七十里至呼齊千臺又一百二十里至他沙爾臺又八十里至伯特格臺

又七十里至勒莫格特依臺又六十里至庫特勒那爾蘇臺又八十里至噶薩那臺又一百二十里至

努克圖臺又五十里至庫都格諾爾臺又六十里至恰克圖

臣秋濤謹案恰克圖亦作必齊科圖東倚貝勒蘇圖山西臨色楞格河北與俄羅斯

互市始末

俄羅斯互市始末

俄羅斯互市始末

俄羅斯互市始末

俄羅斯互市始末

俄羅斯互市始末

俄羅斯互市始末

俄羅斯互市始末

俄羅斯互市始末

之都爾班卡倫接界泰西人記俄羅斯義爾古
德斯科南界有甲他城即恰克圖北之市圈也
恰克圖名初不著以互市故始大顯臣秋濤謹案康熙五十一年圖
理琛等出使土爾扈特假道俄羅斯境即由此路然其時尚未著恰克圖之名蓋邊境互市未有
定所故也自雍正五年始定以恰克圖為常互市所他處不得通貿易而恰克圖之名始大著矣
今述互市事首尾自康熙五十九年庫倫之市始先是俄羅斯人祇准隔三年來京貿易一次而喀

爾喀土謝圖汗部與俄羅斯接壤其邊界之民互相貿易向惟土謝圖汗自為經理初未設官彈壓
亦未著於功令也康熙五十九年理藩院議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庫倫地方俄羅斯與喀爾喀
互相貿易民人叢集難以稽察嗣後內地民人有往喀爾喀庫倫貿易者令該管官出具印文將貨
物人數開明報院給與執照出何邊口令守口官弁驗明院照放行如帶軍器禁物立即查拏送院
交該部從重治罪由院委監視官一人前往會同喀爾喀土謝圖汗等彈壓稽查二年一次更代是

為庫倫准互市之始設官著令皆肇於此
臣秋濤謹案此事見會典事例會典又云康熙五十九年
始准於庫倫互市即指此今庫倫理藩院派駐司官二人
筆帖式二人蓋後
有增設之員也 六十年○詔允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請○賜土謝圖汗旺札勒多爾濟印文
曰鄂齊賴巴圖土謝圖汗○命督理俄羅斯邊境事臣秋濤謹案定制庫倫辦事大臣二人雍正四

年旺札勒多爾濟購穀種於俄羅斯先是康熙五十四年征策旺阿喇布坦於推河駐大軍議屯田
以裕軍食○詔旺札勒多爾濟勘奏所部可耕地因言額爾德尼昭等十餘處皆可耕及是旺札勒
多爾濟因額爾德尼昭之相宜穀種遣人購之俄羅斯並請助屯田兵糧得○旨褒獎並○賜幣五

年八月遣郡王策凌內大臣伯四格侍郎圖理琛等與俄羅斯使臣薩瓦議定楚庫河等處邊界安
設卡倫臣秋濤謹案此事見○欽定皇朝通典及四裔考又案西域水道記引蒙古親王策凌傳云
雍正五年策凌偕內大臣四格等赴楚庫河與俄羅斯使薩瓦立石為界即指此事級服紀

設卡倫臣秋濤謹案此事見○欽定皇朝通典及四裔考又案西域水道記引蒙古親王策凌傳云
雍正五年策凌偕內大臣四格等赴楚庫河與俄羅斯使薩瓦立石為界即指此事級服紀

略則云雍正五年特派尙書三員察畢那特古忒圖麗琛前往會同俄使勘定疆界並設卡倫覈其所
記宜爲一事而人名不同或者親王策凌與四格等乃立議之人尙書察畢那等權爲安設卡倫而往
亦未可知然策凌因議定疆界後陳兵鳴礮謝天爲四格劾奏議罪應削爵○詔罰俸三年侍郎圖理
琛亦以是事被劾並擅納俄羅斯貿易人入界議罪擬辟尋○有免是圖理琛是年奉使定界時官止
侍郎級服紀略以爲尙書係屬外誤其所記察以恰克圖爲常互市所人數不得過二百設監視官一
畢那等之名亦未必盡確附識於此以俟考正

員由理藩院司官內揀選二年一次更代是爲恰克圖准互市駐部員之始○詔非市期毋許俄羅斯

踰楚庫河界臣秋濤謹案清部要略云雍正五年以恰克圖爲土謝圖汗部與俄羅斯互市地○詔非

市期毋許俄羅斯踰楚庫河界蓋自是庫倫之市移於恰克圖以庫倫在卡倫內恰克圖

在卡倫外故也殺服紀略云是時庫倫尙未派駐大臣凡是年定議規條所有喀爾喀俄羅斯屬下人

此卡倫俱係辦理夷務之喀爾喀王丹津多爾濟統轄等沿邊互相偷盜者皆繩以法而卡倫處所儻有被盜馬匹者卽令事主呈報該卡倫躡蹤交與對面

卡倫按限嚴緝拏獲審明罰賠治罪如不能拏獲卽於不能嚴緝之該卡倫追賠給還事主兩相不食

逋逃及恰克圖貿易兩無權稅等款共十一則刊刻刷印頒行自是喀爾喀俄羅斯沿邊人衆咸知約

束以聽規治俄羅斯有辦事公廨名曰薩那特臣秋濤謹案一作忒其國遇有事件卽由薩那特申文直達理

藩院奏請定奪永爲定制時俄羅斯人初同內地人民於市集交易一切維恐見笑故其詞色似少遜

順經恰克圖司員諭以中外一家之道俄羅斯懽忻感激信睦尤著其內地商民至恰克圖貿易者強

半皆山西人由張家口販運烟茶緞布雜貨前往易換各色皮張氈片等物初時俗尙儉樸故多獲利

嗣是百貨雲集市肆喧闐恰克圖遂爲漠北繁富之區云九年奏准俄羅斯買賣人來時土謝圖汗等

報院請○旨委官一人馳驛前往恰克圖伴接臣秋濤謹案此是進京貿易之商人亦限令由恰克圖進口也乾隆二年監督俄羅斯

館御史赫慶奏言俄羅斯互市止宜在於邊境其住居京城者請禁貿易自此以後統歸恰克圖貿易

矣七年理藩院議准駐劄庫倫司官改爲三年一次更代兵部議准硝磺牛角鋼鐵等物及各項軍器不許賣與俄羅斯如有私賣偷出邊口不行嚴拏該管官及兵役知情故縱者皆交刑部治罪不知情者守關口官革職該管上司降五級調用十年○命土謝圖汗部親王額璘沁多爾濟督理俄羅斯邊境事十二年議准恰克圖駐劄司官改爲三年一次更代二十一年九月土謝圖汗部台吉琳丕勒多爾濟自科布多軍營調回庫倫協理俄羅斯邊境事二十三年土謝圖汗部親王參贊大臣桑齋多爾濟赴庫倫協理俄羅斯邊境事十二月土謝圖汗部台吉三都布多爾濟協理俄羅斯邊境事二十四年二月桑齋多爾濟請以茶布易俄羅斯馬○詔如所請是年議准庫倫恰克圖貿易事務日繁駐劄司官應給關防各一顆凡各商至庫倫恰克圖者皆給以理藩院票由直隸出口者在察哈爾都統或多倫諾爾同知衙門領票由山西出口者在綏遠城將軍衙門領票以該商姓名貨物及所往之地起程之期書單黏合院票給與其已至所往之處又欲他往者許呈明該處將軍大臣扎薩克改給執照其各商領票後至庫倫者由庫倫辦事大臣理藩院司官稽察至恰克圖者出卡倫時由卡倫上會哨之扎薩克稽察至商集由恰克圖理藩院司官稽察凡票商令以現銀現貨交易定限一年催回不准藉索欠爲名潛留各部落娶妻立產不准取蒙古名字無票者卽屬私商查出照例治罪逐回貨物一半入官恰克圖商集以理藩院司官一人至之設書吏畢協齊臣秋濤謹案卽筆帖式該班蒙古章京昆都瑪那奇等每歲支給口糧賞需銀二百十二兩有奇又該司員給賞俄羅斯瑪玉爾普爾魯克喀密薩爾等網緞價值皆於口北道衙門支領報銷商集分設八行選商之良善殷實者爲行首與眾商會同估定

貨價該司官按各商到集日期先後令以次交易蒙古扎薩克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差人來市者價值百兩以下聽其交易百兩以上由扎薩克及商卓特巴以印文咨恰克圖司官交各行首交易後覆文遣回其有不肖商人希圖射利頂言者察出將該商與喇嘛蒙古等一併治罪貨物入官扎薩克商卓特巴參處此庫倫恰克圖兩處司員職守之大略也二十六年○命桑齋多爾濟赴恰克圖購馬尋○命車臣汗部台吉貢楚克扎布赴恰克圖助購馬事二十七年始設○欽差大臣駐劄庫倫辦理夷務於是理藩院議准派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年更換由理藩院開列請○旨會典云置庫倫辦事大臣以司俄羅斯邊務東西會兩將軍而理之又曰庫倫辦事大臣二人一由在京滿洲蒙古大臣內○簡放一由喀爾喀扎薩克內○特派所屬庫倫本院司官一人筆帖式二人恰克圖本院司官一人轄卡倫會哨之各扎薩克以理邊務凡行文俄羅斯薩那特衙門皆用庫倫辦事大臣印文其東黑龍江境內則由黑龍江將軍呼倫貝爾副都統其西至近吉里克以西則由定邊左副將軍科布多參贊大臣經理皆與庫倫辦事大臣會同酌辦此庫倫辦事大臣職掌之大略也二十九年停止恰克圖互市

臣秋濤謹案初次開闢諸書紀載不一理藩院舊檔謂因俄羅斯私增貨稅之故綏服紀略則云因俄羅斯遺失馬匹以少報多之故按私增貨稅之事見於○聖訓妄報失馬之事係松筠在庫倫大臣任內稽查檔案見聞較確伏查○聖訓有云近因俄羅斯不遵舊制違背近約蓋違約非止一事即妄報失馬亦在其中但舊檔記其事為二十七年與綏服紀略年分不同恐鈔寫或謬今依綏服紀略載於二十九年若西域開見錄載二十年後以阿睦爾撒納之故土爾扈特之嫌絕其貿易不復與通今按年月考之二十二年彼國來借黑龍江運糧二十三年獻阿睦爾撒納屍二十四年二十六年購馬於彼國二十七年彼國縛獻嗎魯沁色卜騰等並非絕不與通亦未停其貿易也俞正燮知西域聞見錄之非而所作事輯以為二十三年正月彼國獻阿逆屍四月舍楞叛投彼國檢案不與○高宗怒絕其貿易至四十四年開市云云按二十三年雖有舍楞投入彼國之事然恰克圖並未閉關二十四年方以貿易事繁添給部員關防又連年皆令蒙古購馬於彼國則非因舍楞事絕市甚明俞正燮所

記亦係揣摩失指魏源等因而述之皆非也且四十四年乃二次閉關之時而以爲開關尤謬乾隆間三次閉關惟第三次凡歷八年爲時最久若如所云二十三年閉至四十四年始開則是已閱二十一年考之諸書無一合者總之官書於三次閉關原委均未詳載四裔考載三十年○上諭云恰克圖貿易近因俄羅斯不遵舊制違背禁約甚且私收貨稅苦累商人是以降旨停止恭繹○聖諭是前數年停止非指本年也俞正燮以爲四裔考載三
十年閉關亦屬誤會今併不取 先是有烏梁海人瑪木特呈遞俄羅斯文書○高宗以俄羅斯人狡詐巨測恐其假此爲由窺伺烏梁海○命將瑪木特解京訊問又桑齋多爾濟奏稱從前俄羅斯賊匪竄入將喀爾喀裘達囉拉噶駐卡官兵戕害劫擄旋又持械進索倫游牧又在塔爾巴哈台地方偷竊而俄羅斯轉飾詞抵賴奉○旨以此等事邊疆大臣並未先行具奏切責之時俄羅斯漸淪禁約私收貨稅又附近卡倫之喀爾喀俄羅斯互有遺失馬匹數至逾千無憑稽查而俄羅斯以少報多殊爲狡猾奉○旨嚴行申飭至是遂閉恰克圖不與市易旣而桑齋多爾濟商同庫倫大臣丑達私與俄羅斯交易丑達與可員額爾經額藉以漁利事覺鞫實三十年十一月○詔削桑齋多爾濟郡王爵又○諭曰恰克圖貿易一事近因俄羅斯不遵舊制違背禁約甚且多收貨稅苦累商人是以降旨停止原以俟其自知悔過扞誠祈請再准其通商貿易恐桑齋多爾濟身係蒙古未能深曉事宜復派大臣前往稽查彈壓協同辦理其所以責成者甚重當桑齋多爾濟起意私通交易時丑達係特派大臣理應正言阻止阻之不從卽應據實參奏乃不惟不行阻止參奏並且通同舞弊貿易多次核其贓私竟至數千兩之多藐法營私殊出情理之外及經拏解來京尙敢冀免顯戮在路延捱負恩喪心實屬可惡此斷不可以一日容留丑達已依議正法至額爾經額係隨往司員若丑達等恪遵禁令嚴絕貿易則額爾經額決不敢自行罔利其情較丑達稍輕是以改爲斬監候此中輕重權衡惟一秉至公毫無成見期協乎情罪之至當而已可將此曉

諭中外并軍營辦事大臣知之尋○命復封桑齋多爾濟爲郡王俄羅斯後知悔過於三十三年八月遣使申請馬匹舊事概無庸議懇乞開關交易時庫倫辦事大臣慶桂同喀喇沁貝子瑚圖靈阿懷遵○訓旨會同彼國廓密薩爾定議章程以俄羅斯恭順情形入奏欽奉○恩旨俯准市易如初並○諭曰此次通商特因俄羅斯恭順誠切一切遵奉章程是以俯准所請瑚圖靈阿等當妥協辦理從前俄羅斯漸欲增稅亦因內地商人圖利私增價值之故以致停止貿易今復行通商毋得仍蹈故轍著傳諭瑚圖靈阿等明白曉示商家如有前項情弊嚴查治罪卽勒保所帶回人亦令與商人一體貿易不得以官價爭買三十六年土爾扈特汗烏巴錫及舍楞等由俄羅斯來歸或謂不宜納彼國屬部虞啟邊釁○高宗以土爾扈特本係塔爾巴哈台一帶游牧部落今係復歸故土非我受彼叛人至舍楞本我叛臣曩奔俄羅斯屢索之而違約不與今既來歸自當收納○命理藩院以此意行文諭之俄羅斯警服無他言仍通市如故或以爲因土爾扈特來歸之嫌絕市非也四十四年再停恰克圖互市臣秋濤謹案理藩院舊檔載四十三年俄羅斯瑪玉爾妄自尊大有傷和氣因而閉市綏服時俄羅斯有應會審紀略亦云四十四年奏停市易惟會典事例載停互市事係四十四年今從之夷犯彼國頭目瑪玉爾並不卽時會辦經庫倫辦事大臣索林一面閉關一面奏請暫停市易未免過於急迫因奉○諭旨嚴行責飭時尙書博清額奉○命馳往率同土謝圖汗徹登多爾濟悉心查辦俄羅斯悔罪懲治夷犯求開市易於四十五年奉○旨准其仍前交易是年開關一應章程均照舊例辦理其內地商民至卡倫時查驗部給執照與其車輛駝隻等數目相符另給執照俟至恰克圖時恰克圖部員再行查驗如無卡倫所給執照不准入市又奉○諭旨嗣後沿邊地方有挾獲私走或逃出之

俄羅斯男婦訊無別項情故者或將伊等放回或遣人送回俄羅斯以示天朝不留彼處人民大體儻有成羣私來偷竊馬匹等項事故者著拏獲後奏明請旨四十九年奉○旨恰克圖事務甚屬緊要所有恰

克圖部員亦著隸駐劄庫倫大臣管理是年庫倫有商民斬明者前赴附近卡倫之烏梁海游牧貿易被

俄羅斯所屬之布哩雅特等數人劫去貨物例應會同彼國緝犯正法以示懲警時庫倫辦事大臣勒保

同喀爾喀副將軍郡王蘊敦多爾濟盟長貝子遜都布多爾濟三人共理邊務設法訪知盜首夷名○奏

請檄行俄羅斯駐劄額爾口城之固畢納托爾臣秋濤謹案俄羅斯守邊大頭目日固畢納托爾亦作固必爾那托爾名拉木巴者飭令捕

盜會審旋卽弋獲烏喀勒臣秋濤謹案一數犯遣其哈那喇爾送赴恰克圖同臣秋濤謹案俄羅斯管兵頭目日哈那喇爾

該處駐劄司員審明遂將照例罰賠之十倍貨物如數呈繳正宜將賊犯明法示眾乃其哈那喇爾人本

糊塗意以呈出罰賠貨物事已完結遂將數犯鞭笞鉗其鼻耳發遣伊境東北無人處所並未詳細知會

恰克圖司員其辦理殊屬率謬庫倫大臣發檄詢之固畢納托爾拉木巴者愚頑無知一如哈那喇爾推

諉竟以結案為辭庫倫大臣遂以烏喀勒哈那喇爾持械進卡搶奪彼國延不交犯劾奏因奉○諭旨著理藩院

行文與薩那忒飭令換回其固畢納托爾等秉公治罪乃薩那忒於五十年春申文亦僅希冀了事理藩

院奉○旨發檄責飭旋撤恰克圖貿易時松筠方奉使吉林查辦參務旋京復○命之日卽派往庫倫協

理其事○召見時○聖諭諄諄以邊務宜示大公俾荒夷畏威懷德方為盡善松筠稟遵○訓旨馳抵庫

倫會同辦理諭令俄羅斯悔過自省旋以閉關後例應嚴禁私販而卡倫兵役以及沿邊蒙古必需之煙

茶布疋自宜酌辦勿使之用因遵○旨查其人戶多寡擬定章程凡卡倫官兵所需者行令各該旗兩月

一送卡倫官兵各有打牲所獲皮張隨時發給該旗歸還商民沿邊蒙古所需者令商民領票前往發賣並飭令各旗扎薩克留心查察不使商民潛出卡倫與俄羅斯私行貿易時議以大黃藥料尤爲俄羅斯必需之物恐商販私爲偷漏○諭嚴禁之蓋俄羅斯新都在彼得羅堡濱海多魚舊都在莫斯科窪五穀較少惟魚是食須大黃以解魚毒其東偏錫伯利諸部本韃而韃舊壤風俗多同蒙古不食五穀惟嗜牛羊酥乳臟腑火盛亦必須大黃以蕩滌之至俄羅斯南境毗連安集延回疆等處食大黃者雖少而多用以染色故俄羅斯特派頭人專司收買大黃散給屬下官賣濟眾此彼國不可一日無大黃之實在情形也既停通商自應絕其接濟於是節次傳○諭庫倫恰克圖及新疆等處駐劄大臣嚴禁大黃出口又以俄羅斯接壤西洋恐其向西洋各國轉販大黃當○諭令盛京直隸山東江南浙閩粵東各督撫等飭屬於沿海口岸實力稽查毋許姦商偷販大黃出洋致轉售於俄羅斯希圖厚利尋松筠奏言大黃一項庫倫所屬蒙古僧俗內間或存有十餘斤止爲染色而用其恰克圖販賣大黃者僅有青海回民一家最爲俄羅斯所信服他商販此則不能售該商頗知大體屢荷○恩賞實屬感激守法故庫倫所屬地方毋庸查禁大黃五十四年以哈密北山葫蘆溝等四處出產大黃其性甚寒難以合藥現在內地嚴禁販賣大黃恐姦民或因嘉峪關稽查嚴密潛往哈密偷挖販賣假充內地大黃販往新疆回部等處亦未可知奏奉○諭旨一體禁止臣秋濤謹案此事見會典事例兵部邊禁門嗣是新疆烏什等處辦事大臣以查禁私販大黃情形奏入奉○旨以查辦過當嚴加責飭並著出示曉諭安慰回眾復○諭曰大黃一種不特內地民人用資療疾卽出口地方如熱河入溝等處人煙輻輳亦與內地無異若查

禁過嚴致商販裹足不前於民間亦多未便第各省查禁私販固不可有意從嚴亦不可漫無稽察著督撫等各就地方情形妥立給票章程定以限制斤兩酌議每處需用大黃若干發給官票於經過各關隘時將票呈驗如無官票可憑即係私行販運查拏治罪飭令地方官妥爲經理毋令不肖吏胥藉端需索有票者不禁無票者即係私販並於通衢僻壤出示曉諭以現與俄羅斯不通貿易是以不准大黃出口俟將來俄羅斯送出賊犯後仍可開關通市則大黃一種原應照常販運自毋庸給與官票有累經商各督撫一面酌議奏聞卽一面徧行出示不必俟部覆到時始行辦理免致往返稽遲有誤閭閻需用又○諭曰大黃藥料爲民間療病所必需前因不准與俄羅斯交通貿易恐姦商私行偷漏是以諭令沿海各省督撫飭屬實力稽查旋經續降諭旨不可查辦過當以致因噎廢食並令各就地情形妥立章程發給官票以憑查驗原恐各處海口地方偷販出洋轉售俄羅斯希圖厚利必須嚴加查禁至內地各州縣本可任其商販流通若一概令請官票始准採買行運地方官辦理不善非特胥吏藉端訛索擾累商人而各州縣不肖官員亦難保無從中染指之弊以致商販裹足藥材短缺於民間多有未便殊非朕惠愛閭閻之意嗣後大黃一種止須於各省沿海口岸及直隸之山海關等關口近邊地方嚴行飭禁毋許絲毫偷漏卽陝甘兩省亦祇當於嘉峪關榆林等處加意查察其內地省分如臺灣瓊州崇明等處地懸海外仍著各該地方官酌定限制給與官票呈驗以防私販偷漏其餘各州縣均聽其照常販運毋庸給發官票以免紛擾而便民用當是時俄羅斯因撤貿易實知悔過將其債事之固畢納托爾拉木巴撤回另派妥人駐劄額爾口遍覓遣犯烏喀勒咱並無蹤跡屢行申文

懇求均經理藩院遵○旨飭駁迨乾隆五十四年秋有衛勒干卡倫巡兵齊巴克等出卡踴蹏忽遇俄羅斯打牲之哈哩雅特數人查問來厯哈哩雅特恐被捕捉遂放鳥鎗以致齊巴克受傷斃命松筠曰此舊事未了又生旁枝矣然亦可謂了事之機耳所有鎗斃齊巴克一案因不知兇首夷名即時具○奏遂發檄諭以緝捕之方其新固畢納托爾色勒裴特人頗恭謹奉到檄文卽於境內竭力嚴緝至五十五年春將行強之正犯二名從犯一名先後拏獲縛送恰克圖會審聲明舊犯烏喀勒咱已無蹤跡懇將現獲之犯示眾辦理並完舊案松筠等因卽繕摺具○奏遂赴恰克圖督令司員等審明卽於界所將正犯二名先後處死示眾其從犯一名重責發遣○奏請以結新舊之案奉○諭以松筠等未經先行請○旨擅自辦理殊屬錯謬嚴加責飭仍有其應得之咎時俄羅斯乞○恩貿易文書將至迤有西路塔爾巴哈台之土爾扈特喇嘛薩邁林臣秋濤謹奏一作薩麻林因迷路入哈薩克及俄羅斯界攜有書信還收謬言俄羅斯有誘致土爾扈特陰謀不軌之意因解京審訊並飭松筠等於恰克圖訪情形以俄羅斯仍前恭順實無可疑覆奏奉○旨著理藩院以俄羅斯現在懇求貿易果如薩邁林所言未曉其意何居究係有無之事檄詢俄羅斯令其明白稟覆仰見○聖謨神武正大光明實非臣下之所能及也俄羅斯奉到檄文無不駭怖其守邊頭目備述伊等自來守法况正在懇求市易又何敢另有陰謀情詞甚屬可信蓋哈薩克慣造謠言而薩邁林適因迷路至彼復入俄羅斯界乃還其或聽信哈薩克謠言抑或故爲是言駭眾以圖免其私出卡倫之罪均未可定旋據俄羅斯薩那特衙門稟覆言我國實無干犯邊境之事並查詢各處亦無見有薩邁林者薩邁林所攜之信係屬偽造向來此等書信從

無用印兩顆之理况鈐蓋之處不合款式並非邊界頭目手記我國於○天朝素習恭順不敢稍存異念所有從前未結各案懇求早爲剖斷至土爾扈特久已投誠○大國生聚有年安居得所豈敢冀其復還故土想蒙○大皇帝俯念忱悃信其無他從前恰克圖貿易通商於俄羅斯大有裨益敢乞轉奏○大皇帝施恩復准開市等情具奏奉○旨復提薩邁林根詢薩邁林驚懼無詞置對奉○旨卽行正法此事若非○聖明勅令檄詢何以折讒言而釋眾疑守土者尤宜欽佩也五十六年冬奉○旨著理藩院檄行俄羅斯准其所請開關市易時以俄羅斯誠心恭順我○聖皇樂天宇小故有是檄欽奉○訓旨此次開關市易必須詳查情形妥爲定擬章程明白曉諭俾俄羅斯永遠遵奉方爲盡善松筠等懷遵○訓旨酌擬規條奏請檄調固畢納托爾色勒裴特訂期會議閉關旣久俄羅斯不得貿易殊爲拮据一聞檄令定期會議羣夷無不歡舞色勒裴特遂由額爾口城乘馬車飛馳前來聽命時松筠已任滿來代之辦事大臣副都統普福亦抵庫倫會同松筠與協辦貝子遜都布多爾濟於乾隆壬子孟春邊○旨前赴恰克圖旣到之日色勒裴特遣人致意次日親來謁見因卽遵○旨諭以前此烏喀勒咱一案爾從前之固畢納托爾及咭那喇爾等辦理實屬錯謬嗣後爾邊界頭目如遇會辦事件自應照例急速完結不可仍前延緩以至追悔無及據稱從前之固畢納托爾等均已撤回另換我等前來一切敬聽指示遵行斷不敢再有推諉情詞誠懇遂欽遵○高宗指示一切仍照舊章至命盜案件嗣後邊地設有犯者無論喀爾喀俄羅斯各宜按限緝獲送赴恰克圖會審明確各照本例正法後彼此文移知會於犯事處所明白曉示其沿邊一帶應剴切曉諭以禁盜竊兩相和睦勿再滋事所有恰克

圖貿易漢夷商販彼此嚴行約束不使互有積欠以致口角生非各款一一曉諭回畢納托爾惟命是從因卽遵旨立約五條一恰克圖互市於中國初無利益大皇帝普愛眾生不忍爾國小民困窘又因爾薩那特衙門籲請是以允行若復失和罔再希冀開市一中國與爾國貨物原係兩邊商人自相定價爾國商人應由爾國嚴加管束彼此貨物交易後各令不爽約期卽時歸結勿令負欠致起爭端一今爾國守邊官皆恭順知禮我游牧官羣相稱好爾從前守邊官皆能視此又何致兩次妄行失和以致絕市乎嗣後爾守邊官當慎選賢能與我游牧官遜順相接一恰克圖以西十數卡倫爾之布里雅特哈里雅特不法故致有烏呼勒咱之事今爾國宜嚴加禁束杜其盜竊一此次通市一切仍照舊章已頒行爾薩那特衙門矣兩邊民人交涉事件如盜賊人命各就近查驗緝獲罪犯會同邊界官員審訊明確後本處屬下人由本處治罪爾處屬下人由爾處治罪各行文知照示眾其盜竊之物或一倍或幾倍罰賠一切皆照舊例辦理據俄羅斯使臣一一悅服遵依出具甘結存案仍書寫條約互相收執永爲定例遵行公事旣畢遂恭宣聖主仁育義正之至意回畢納托爾深知感畏以手加額曰大皇帝是天且頌以指扣眉緣其俗不習跪拜之儀以指叩肩卽如跪叩其葵向頂感之誠形於辭色松筠等以俄羅斯旣知感畏宜遵訓旨示以撫綏因設宴款待色勒裴特甚悅因日向來會辦事件俱於界所安設蘊廬會議事畢卽各回寓今蒙大皇帝天恩諸事協和故我日前親來市園衙門會議今蒙如此款待深爲感激欲請大人下臨俾我稍申誠悃因許之彼尤懽感無似蓋看待外夷不可與之戲笑如其不知不曉者應正色婉言以諭之不使慚愧不宜露有慢色言動惟誠惟和所

謂忠信篤敬是也色勒裴特初來謁見帶兵三百餘名似有疑懼既見我大臣言動誠信及再至已減隨從而詞色更形依戀是日松筠等三人過彼僅以辦事司員及蒙古台吉等隨往示以不疑由恰克圖市圍至彼約里許固畢納托爾豫派小頭人步行擺隊遠迎時孟春雨雪天寒殊甚人皆大帽重裘其俗見其汗時皆脫帽去裘乃為至敬此次固畢納托爾脫帽去裘先於門外迎立益見其感激 皇仁倍申誠敬其室內北壁上懸其哈屯汗圖像服飾一如西洋固畢納托爾聲稱今 大皇帝恩賜優渥欽差大人如此光臨故屏像設席以表外國敬意三人因即背依圖像上坐固畢納托爾陪司員等旁坐言動一切極為遜順果品菜蔬皆類西洋固畢納托爾一獻畢親捧觴厄敬葡萄酒遂作樂令歌舞以伸仰慕之意並述伊係邊外夷人嗣後如有事件請先為明白指示以便遵行斷不敢稍有違誤松筠等因賞賜舞人以示優厚旋即據情列款具奏奉 旨以俄羅斯咸遵約束誠多恭順即著擇吉開闢遂於孟夏望日通商市易時西藏因貿易啟釁致廓爾喀滋擾藏地 命將征討膚功既奏辦理善後事宜 高宗因訓諭庫倫大臣以恰克圖市易勿使內外商販互有欺詐致起衅端松筠等擬定禁款出示曉諭先是恰克圖商販多奢侈淫佚自閉關八年以來前之不安本分者盡至困苦是亦上天垂教示懲之意因諭商民回思舊習痛加改悔示以所禁之條心各悅服

臣秋滿謹案松筠言官買皮張均宜按時價而自上率以樸素則風俗漸歸淳厚其間或有頑民驕難化導誠以格之不過初費唇舌久則摸德自化免致生事至沿邊各旗扎薩克游牧往往有商民以值數錢銀之磚茶除與蒙古一年償還携不收取必欲按年增利年復一年索其大馬收之此弊不但有闕蒙古生計而貪婪如此竟有被蒙古憤恨致斃雖有國法懲凶何能壓服蒙古因定以一本一利通飭遵行如此則邊氓無重利之害而恰克圖商民自知警誠亦不敢愚弄夷商致生忿恨俄羅斯雖屬荒夷其為人也頗知訓睦從前恰克圖市圍夜火俄羅斯市圍頭人聞知道兵役前救立時撲滅是皆 聖皇德化所致也總之仰承 訓示遇

事卽開誠布公尊以信義凡檄諭言辭不可急切以示易從儻有應緝盜犯務須教以密捕嘉慶二年之方稍寬期限自無不欣感踴躍實力捕獲請以會辦者蓋誠格之道更易於明罰勅法耳

理藩院奏定俄羅斯除在恰克圖交易外其霍尼邁拉呼卡倫俱不准通商若由薩那特衙門行文卽將原文報明本院聽候辦理四年奏定貿易商人支領部票章程嗣後察哈爾都統歸化城將軍多倫諾爾同知衙門給票後卽知照所往地方大臣官員衙門不准聽其指稱未及支領部票由別衙門支領路引爲憑貿易一經查出照無部票例治罪其商人部票著大臣官員查驗存案務於一年內勒限催回免其在外逗遛生事如商人已到所往地方欲將貨物往他方貿易者卽呈報該處衙門給予信票一面知照所往地方大臣衙門再遇有私行貿易並無部票者枷號兩箇月期滿笞四十逐回原省貨物一半入官五年議准俄羅斯送給恰克圖部員禮物均應酌量彼處應用顏色綢緞賞給仍呈報駐劄庫倫大臣察核開銷自是以後俄羅斯恪守成規恭順○天朝至今互市不絕云

俄羅斯互市雜記○俄羅斯國東西長約二萬餘里南北約六七千里至四五千不等疆土固爲恢闊然所有者多北裔窮荒之土其東部層冰積雪草不繁牲不育惟恃皮鑛之利然五金之鑛多供泰西諸國之用惟皮貨專售中國故恰克圖貿易於俄羅斯國計所關甚鉅○俄羅斯物產之最多者曰銅鐵曰麻布曰木料曰牛馬鄰近諸國多取給焉不必求售遠方最珍貴者皮貨如狐貂海龍駱駝絨洋灰鼠之類專以供中國之用入海船而載至中國計無不朽敗者通市之在陸而不由海職是故也○義爾古德斯科地極廣大出銀鉛鑛兼產皮貨每年所得鉛與皮甚多足助國用南境抵外興安嶺與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車臣汗兩部接壤南界有甲他城卽內地所稱恰克圖中國與俄羅斯人互

市於此庫倫辦事大臣司其事彼以皮來我以茶往○亞古德斯科射獵之外無生計俄羅斯人取其所得之皮以供賦稅○疇哥德斯科俄羅斯設頭目以賦其皮城建海濱與海東各島通商以收皮貨○岡札德加俄羅斯人設口收皮○自亞細亞極東北至亞墨利加海中各島稱亞律羣島迤南接日本各島稱古利羣島皆產皮俄羅斯船往來收皮鬻於中國○北亞墨利加之西北隅曰監札加俄羅斯人逾墨領海峽跨而有之地寒凍無他產所得者皮貨而已○俄羅斯西土海東波蘭及高加索三部地之所產者五穀之外麻與皮為多麻織帆布售於各國皮轉售於中國○北亞墨利加英吉利屬部北至冰疆南界米利堅東距大西洋海西距大洋海地氣嚴寒略如中國之塞北西偏林木膠犄毛蟲所宅英人窮險極幽獵野獸而取其皮貂鼠騷鼠洋灰鼠海龍海駝之屬皆有之所得之皮由俄羅斯轉鬻中國臣秋濤謹案以上本米利堅人雅裨理說○俄羅斯不准船到粵只准陸路帶茶六萬六千箱計五百萬棒因陸路所歷風霜故其茶味反佳非如海船經過南洋暑濕致茶味亦減然俄羅斯亦托外國船隻帶貨至粵貿易臣秋濤謹案此條本魏源夷情備采

知縣成明郁覆校
 知縣林穗初校

朔方備乘卷第三十八

紀事始末二

土爾扈特歸附始末敘○臣秋濤謹案中國神州之境居大地東南隅以故西北之壤廣莫無垠其部落有居國行國之別自葱嶺以東天山北多行國天山南多居國自葱嶺以西如康居大宛大夏之屬有城郭之固資畜牧之饒蓋兼有居國行國之俗焉漢世距今二千餘年山川風土猶大略相同也土爾扈特舊居在葱嶺東天山北本爲行國迨徙於葱嶺西額濟勒河與俄羅斯屬城郭雜處蓋地近古康居大宛俗相沿無足異者然溯其始遷跡由交惡有類慕容氏之遷於吐谷渾其居於馬努托海也本俄羅斯甌脫地非甘爲之屬部也迨乎挈屬東歸款關請吏較之漢呼韓唐葉護尤爲恭順其事多與俄羅斯相涉諸家紀述頗有異同非旁蒐參考未易明也爰臚其始末以資省覽云○

土爾扈特歸附始末○土爾扈特者額魯特蒙古四部中之一部也當明時謂額魯特曰衛拉特亦作瓦刺分爲四大部曰準噶爾綽羅斯部牧地在阿爾台曰和碩特部牧地在烏魯木齊曰杜爾伯特部牧地在額爾齊斯曰土爾扈特部牧地在雅爾所屬之額什爾努拉地雅爾卽今塔爾巴哈台所屬其地僻遠瘠苦夏生白蠅遺蛆人目冬則大雪不堪其寒四部雖各有牧地而皆以伊犁爲會宗處綽羅斯部實擅其利以故最强土爾扈特之始祖曰翁罕六傳至瑪哈齊蒙克子二長曰貝果鄂爾勒克次曰翁貴貝果鄂爾勒克子四長曰卓立甘鄂爾勒克次曰衛袞察布察齊三曰保爾阿噶勒琥四曰莽海其卓立甘鄂爾勒克之子曰和鄂爾勒克六傳而至烏巴錫臣秋濤謹案亦作渥巴錫亦作烏布沙是爲舊土爾扈特

衛察察布察齊之子曰額濟內泰什五傳而至舍稜是為新土爾扈特自乾隆三十六年歸附後始○

詔以新舊別稱而其先代系族之可考者具如右明崇禎年間土爾扈特部長和鄂爾勒克與綽羅斯

部長巴圖爾琿台吉交惡巴圖爾琿台吉者噶爾丹父也和鄂爾勒克遂棄雅爾牧地挈其族眾西走

越哈薩克回部西抵俄羅斯境之額濟勒河臣秋濤謹案額濟勒河亦作額濟爾亦作厄濟兒亦作額

呼為佛爾格河亦曰倭爾噶河屯且牧焉所居地曰瑪努托海倚騰吉思思巨澤北界俄羅斯南界哈薩克東界哈喇哈

爾榜西界圖里雅斯科處乎四國之間而與俄羅斯察罕汗尤為切近蓋所收本俄羅斯國之既脫地

而土爾扈特饒馬俄羅斯與之市易土爾扈特資其贍給凡有征調多從之往俄羅斯嘗與雪西洋及

西費耶斯科戰士爾扈特以兵助之後土爾扈特寢弱俄羅斯遂指土爾扈特為已屬國土爾扈特習

蒙古俗務畜牧逐水草徙而俄羅斯城郭居風俗既異土爾扈特重佛教敬達賴喇嘛而俄羅斯尚天

主教不事佛以故土爾扈特雖受其役屬而心不甘恆歸向中國和鄂爾勒克有子六人長書庫爾岱

青次伊勒登諾顏次羅卜藏諾顏餘三人無嗣不著順治十二年書庫爾岱青遣使錫喇布鄂木布奉

表入貢是為土爾扈特通貢我○朝之始十三年伊勒登諾顏遣使錫喇尼和碩齊入貢十四年羅卜

藏諾顏及子多爾濟遣使沙克錫布特句達爾漢烏巴什句阿巴賴等貢駝馬二百餘復攜馬千乞市

歸化城○詔許之始書庫爾岱青為子棚楚克納巴圖爾琿台吉女為婦生子阿玉奇育於巴圖爾琿

台吉所及和鄂爾勒克徙牧時未之攜也書庫爾岱青既嗣為部長仍赴唐古特熬茶供佛謁達賴喇

嘛還時假道準噶爾索阿玉奇以歸書庫爾岱青卒棚楚克嗣棚楚克卒阿玉奇嗣始自稱汗康熙中

表貢不絕其貢道始皆由哈薩克經準噶爾地達嘉峪關嗣後土爾扈特部與準噶爾部仍以威黨故往來不絕策妄阿拉布坦乞婚阿玉奇仍妻以女阿玉奇子散扎布台吉率萬餘眾偕往康熙三十五年○大兵征噶爾丹阿玉奇聞噶爾丹敗遣宰桑以所部兵千防諸阿爾台之士魯圖既而阿玉奇所屬諾顏和碩齊色布騰蒙克等從策妄阿拉布坦使入貢慶捷○優賚遣歸是時阿玉奇與策妄阿拉布坦方修媾睦初不料後此之大爲讐敵也自噶爾丹既滅策妄阿拉布坦潛謀兼併始與阿玉奇構覺留散扎布不遣西歸阿玉奇索之乃遣散扎布歸而盡奪其屬戶萬餘阿玉奇嫂攜其子阿喇布珠爾入藏禮佛策妄阿拉布坦聞之不得歸又不使阿玉奇入藏熬茶並邀奪阿玉奇貢使賜物而絕其貢道阿喇布珠爾旣不得歸款關乞內附我○朝封爲貝子界黨色爾騰地爲游牧臣秋濤謹案此地騰海之間故名黨色爾騰一統志云土爾扈特國王阿玉奇弟阿喇布珠爾自西藏還不能歸內屬封貝子令居嘉峪關外黨色爾騰之地卽此事也阿喇布珠爾旋卒子丹忠襲雍正九年以色爾騰牧地通噶斯之察罕齊老圖懼準噶爾掠乞內徙乃徙於額濟納卽今甘肅邊外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也方思所以送之歸者而阿玉奇亦以貢道梗塞遣使假道俄羅斯由庫倫路入貢於是使我使圖理琛等亦假道俄羅斯報之自是土爾扈特始與中國隔絕非假道俄羅斯不得通矣圖理琛之出使也自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北行五十三年始至薩喇托付蓋土爾扈特與俄羅斯界也阿玉奇遣台吉宰桑等導至設帳處我使授○敕宣諭訖語之曰阿喇布珠爾已○賜爵優養欲遣歸爾牧以策妄阿拉布坦惡爾恐戕之而詭以哈薩克哈喇爾榜爲辭也爾若欲令阿喇布珠爾歸當自俄羅斯來迎阿玉奇曰俄羅斯乃嗜欲不通言語不通之區也若以往來數故不假我道則我無由達中國矣阿喇布珠爾幸爲○天朝臣僕請勿遣歸時阿喇布珠爾之父

納札爾瑪木特亦贈我使臣馬及方物我使以入境無私交辭阿玉奇待之有隆禮留旬餘筵宴不絕五十四年春圖理琛等仍由俄羅斯回京復○命蓋前後歷四載乃還其詳見圖理琛自著異域錄中

臣秋濤謹案圖理琛一作圖麗琛字瑀圖此事諸家紀載或專繫於康熙五十二年誤也今考正 覈其程途所經大抵山川寥闊七難八阻夏苦泥淖

冬苦積雪甚寒舟行每以凍阻騎行一遇泥淖咫尺地不相往來又其居民鮮少挽舟供驛民力皆甚竭屢遲延之故半緣於此非盡由彼國之故為紆途也乾隆二十一年土爾扈特使吹扎布等入○覲

稱奉其汗惇囉布喇什令假道俄羅斯亦三載乃至請赴唐古特謁達賴喇嘛○上遣官護往二十二年自唐古特還並○頒賜惇囉布喇什幣物二十三年新疆盡入版圖先是有台吉舍稜者本土爾扈

特之族不從西徙仍居伊犁境為準噶爾屬台吉○大軍征準部獲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等以叛相繼誅滅舍稜獨抗不降竄匿庫克烏蘇喀喇塔拉境於是將軍成衮扎布兆惠等馳勦舍稜竄博羅塔拉

將為奔俄羅斯計我軍尾及之于布什古河源射擒其從弟勞章什布舍稜方詭約降計戕我副都統唐喀祿馳踰喀喇瑪嶺遣使俄羅斯俄羅斯執之舍稜潛遁間道將赴土爾扈特俄羅斯羈諸森博羅

特圖喇臣秋濤謹案森博羅特圖喇一作僧博羅特城在額爾齊斯河西北極出地五十三度三十分偏西三十二度二十分地距中國界已千餘里阿睦爾撒納之竄也亦由斯以遁兆惠等率

大兵追討遣署參領額林策等至森博羅特圖喇向俄羅斯○詔遣兵擊之未至俄羅斯徙舍稜入其境○諭理藩院檄俄羅斯以舍稜獻舍稜懼由俄羅斯歸額濟勒土爾扈特收惇囉布喇什已前卒子

烏巴錫嗣為汗當是時土爾扈特部西徙額濟勒河已閱七世百七十餘年矣乾隆三十六年烏巴錫忽棄其游牧率數十萬眾東趨伊犁初和鄂爾勒克至額濟勒時人戶微牲畜少百年生息戶口日蕃

於隨烏巴錫居於額濟勒河南岸者四十六萬餘戶北岸所居數亦相當是時俄羅斯察罕汗屢徵土爾扈特兵與鄰國戰敗績土爾扈特部眾死者七八萬人察罕汗思雪其恥復徵兵於土爾扈特土爾扈特諸部落人人憂懼烏巴錫計無所出其自伊犁逃來之舍稜等因說烏巴錫曰伊犁等處舊居之裨羅斯特和碩特輝特皆爲○大兵勦滅萬里之地空虛無人可據而有也烏巴錫或焉遂與台吉喇嘛密議東徙約定北岸所居人戶於河冰凍結後同赴伊犁舍稜流言於眾曰察罕汗今又徵兵令十六歲以上者盡數赴敵是欲殲滅土爾扈特之人也眾皆洶懼烏巴錫乃集大小宰桑諭以逃走伊犁之利眾喜皆爲遠行之計時三十五年十月也是歲冬溫河冰不凍烏巴錫不能待河北人戶遂殺俄羅斯匠役千人及貿易人等攜四十餘萬部眾東走沿途劫掠攻破俄羅斯城池四處察罕汗聞之使其濟納拉喇領兵數萬追襲臣秋濤謹案濟納拉喇彼國之將軍也烏巴錫人眾已逾坑格勒圖喇臣秋濤謹案即鏗格爾圖喇俄羅斯小城也或云係俄羅斯卡倫名而南已入中國地界濟納拉喇乃引兵還烏巴錫旣入中國乃由巴爾噶什淖爾而進其間經過之戈壁五日行雖有水泉寸草不生牲畜倒斃無算行至可斯察漢臣秋濤謹案西域水海道記作慶吉察罕哈薩克汗阿布賚及阿布勒必斯阿布勒班畢特與之戰又有台吉額勒里納拉里要劫之相持二十餘日向沙喇伯勒而進至沙喇伯勒南界布魯特間之人各喜躍相慶聚集十餘萬騎星飛雲擁烏巴錫避入沙喇伯勒北界而千餘里戈壁無滴水寸草時際三月天氣溫暖人皆取馬牛之血而飲瘟疫大作死者三十萬人牲畜十存三四經十餘日狼狽逃出而布魯特久候於戈壁之外或前或後或聚或散日夜追殺搶奪被劫之男婦子女牲畜什物數倍於哈

薩克直至他木哈地與內地卡倫相近布魯特始斂兵退烏巴錫至他木哈所屬男婦大小猶有二
十七八萬口伊犁將軍伊犁圖遣侍衛普濟保察哈爾領隊大臣納旺散秩大臣額魯特碩通滿洲
協領全鑑巴虎佐領呼圖克前往問其來意烏巴錫與其台吉喇嘛計議六七日始定以投誠○大
皇帝爲詞時與烏巴錫同來之台吉策伯克多爾濟先已遣格隆訥木庫巴勒珠爾宰桑集布贊等
赴將軍前請安備陳投順之情各委員等乃引烏巴錫謁見將軍因獻玉器自鳴時刻表定宣窻蓋
器自來火烏鎗拉古爾木梳金錢等物並獻其先世所受明永樂八年漢篆封爵玉印一顆於是伊
勒圖先將其眾安置伊犁隙地馳驛以其事上○聞先是○高宗純皇帝聞土爾扈特將至慮伊勒
圖一人不能經理得宜特○命舒赫德前往視事遵○旨收撫安戢所至如歸時廷議以舍稜同來
情屬叵測○上以受降如受敵自不可不稍爲之備然彼旣背棄俄羅斯豈敢復與我爲難是其歸
順之事十有八九詭計之伏十之一耳至舍稜旣偕眾來若聲言前罪受眾降而獨拒舍稜則窮無
所歸必寇掠邊鄙且恐舍稜不來同行之眾亦疑懼不前儻俟其旣至執舍稜罪之尤非所以昭威
信示懷徠也乃決計宥其已往悉加○恩錫或又以爲不宜受俄羅斯叛臣虞啟邊釁○上曰舍稜
卽我之叛臣歸俄羅斯者何嘗不一再索取而俄羅斯訖未與我也今旣來歸卽以此語折俄羅斯
彼亦將無辭以對因令理藩院以此意傳檄示知俄羅斯並○命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等馳赴伊
犁慰諭率領烏巴錫並掄其台吉頭目應入○覲者偕舍稜凡十有三人咸赴熱河引○見蓋我○
朝○列聖相承撫綏藩部內蒙古最先附外蒙古喀爾喀次之旣而降杜爾伯特平準噶爾和碩特

及是土爾扈特來歸而四衛拉特之眾胥隸帳從茲蒙古之族悉爲王臣矣土爾扈特自順治年間
間道入貢至是凡一百二十餘年竟全部內附○聖祖之遠道遣使初非欲招而致之也然○深仁厚
澤固結人心宜阿玉奇汗之子孫世世感念不忘○高宗克繩○祖武措置咸宜百萬之眾指麾立定
卽此一事不已足徵○兩朝○大聖人先天弗違後天奉若之○至德歟誠自生民以來未有之盛舉
也○臣秋濤謹案○高宗之處土爾扈特也可謂仁如天智如神矣始聞歸順之信方嘉其攜孥遠來

之意甚誠卽察其阨危求息之情甚憊蓋各大臣遵○旨設訊偵探於俄羅斯之兵追哈薩克布魯特

之劫掠皆已洞悉其情狀

乾隆三十八年將軍伊勒圖奏哈薩克汗阿布賚請將在哈薩克之土爾扈特與在土爾扈特之哈薩克互相更換等語奉○上諭此事毋庸辦理土爾

扈特自阿濟勒來投時已被哈薩克擄掠多人此在進卡以前之事難以管理今若彼此查換亦屬紛
煩而哈薩克貪得無厭藉此又不免別生事端且土爾扈特投誠時勢極窮蹙多方加恩籌其生計稍
得其宜如更換後伊等不能養贖轉爲不便著傳諭伊勒圖如阿布賚再提及此卽言土爾扈特哈薩
克同係○大皇帝臣僕不拘何地俱可遊牧不必互相更換等語明白曉諭按西域聞見錄記土爾扈
特進卡以前被掠各情形最詳觀此知其所記皆實事也

以故於此數萬之眾凍餒疴瘡之形時懸於目而惻於心凡○宵旰所究

圖郵函所○諮訪無暇無輟乃得悉其大要於是爲之口給以食人授以衣分地安居使就米穀而資
耕牧則以屬之伊犁將軍舒赫德出我牧羣之孳息驅往供饋則以屬之張家口都統常青發帑運茶
市羊及裘則以屬之陝甘總督吳達善而嘉峪關外董視經理則以屬之西安巡撫文綬維時諸臣以
次馳牘入告於伊犁塔爾巴哈台之察哈爾厄魯特凡市得馬牛羊九萬五千五百其自達哩剛愛商
都達布遜牧羣運往者又有四萬而哈密關展所市之三萬不與焉撥官茶二萬餘封出屯庚米麥
四萬一千餘石而初至伊犁賑贍之茶米不與焉甘肅邊內外暨回部諸城購羊裘五萬一千餘襲布

六萬一千餘疋棉五萬九千餘斤氊廬四百餘具而給庫儲之氊棉衣布不與焉計費帑銀二十萬兩而賞賚路費及宴次賚予不與焉伏讀○聖製文詳言其事蓋籌畫無不悉期惠無少靳而土爾扈特諸部落之人乃得以休養生聚共安熙皞之風也允矣其○仁如天哉土爾扈特之安居額濟勒也已一百數十年可謂久矣一旦盡棄其故土不遠數千里內投中國非人情也蓋其外以歸順爲名而內實欲竊據伊犁此則情事之灼然無疑者然其欲游牧伊犁自○大聖人觀之則亦不足爲罪何則自古用兵朔漠往往勝其人而不居其地是故匈奴歸漢而鮮卑據其故壤突厥降唐而回紇有其舊庭此前事之明鑒也當時土爾扈特聞準噶爾已亡伊犁已虛而不知中國之設鎮置戍列亭障於西海之上也其欲逐逐固可誅而其貿貿然來亦可憫迨起程以後疊經羅刹之追擊蘇對即哈魯特薩克勃律即布魯特之剽奪數十萬眾道殣相望此則有可憫而無可誅矣故○聖皇之政一以優卹爲事然苟於疆理之時忽不加意俾數萬眾聚處一隅一旦故智復萌難保不變生肘腋是以○聖慮深遠先事籌防○詔以新舊別稱分爲五部各設扎薩克異牧而處曰烏訥恩蘇珠克圖盟舊土爾扈特部以汗烏巴錫領之仍分賜牧地爲東西南北四路皆和鄂爾勒克裔烏巴錫所屬舊部也曰青色特啟勒圖盟新土爾扈特部以郡王舍稜領之別授貝子一皆衛察察布察齊裔從舍稜往而復歸者也五部各設盟長又各有大臣以莅其眾如珠勒都斯南路也以喀喇沙爾大臣統之相博克薩里北路也以塔爾巴哈台大臣統之庫爾喀喇烏蘇東路也以庫爾喀喇烏蘇大臣統之惟精河西路地近伊犁不另設大臣統領而合四路並轄於伊犁將軍其新土爾扈特駐牧阿勒台山布爾干河之地轄於科布多參贊大臣

蓋分給牧地是用賈誼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之法各部分設大臣則又仿漢制設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校尉之例至與烏巴錫同來之和碩特額魯特並沙畢納爾人等則又別其種類分隸他處俾不相雜厠焉析其族實弱其勢也經制既定不愆不忘而土爾扈特諸部落億萬年享承平之福收臂指之效矣允矣其○智如神哉○臣秋濤又按烏巴錫初來之時伊犁將軍早得探報說者謂緩服紀略及西域聞見錄所記各有不同今詳攷其事知二書所記正可互證非相抵牾也緩服紀略云伊犁將軍伊勒圖聞有土爾扈特欲來之信尙未知其來意因一面具奏一面探聽消息時哈薩克等既見土爾扈特輜重絡繹未免垂涎遣人謁見伊勒圖稟稱土爾扈特大眾此來未知意欲何爲如用哈薩克幫兵情願效力伊勒圖笑曰土爾扈特攜眾遠來自係仰慕○大皇帝聖德歸順無疑爾等斷不可藉端滋釁卽或用兵本將軍現在精兵若干亦不忍勞爾外藩然已見爾等效順之心深爲嘉悅賞給肉食糗疋遣回時屬員等僉以土爾扈特來意如何尙無確信似可姑從所請將軍曰爾輩殊不深思耶此來之哈薩克爾眾相識乎眾曰不識曰吾語爾眾今土爾扈特自異域遠來素知伊犁多兵戍守必不敢稍萌異志况其內或有從前懼罪逃往之徒心存疑貳故使哈薩克前來探聽消息亦未可知若從所請姑備以兵土爾扈特聞知轉生疑懼或致釀成事端所關非細無論其是何來意應先示之誠信以昭懷徠如此則土爾扈特雖有異志亦可感發天良保無意外之虞而况○聖主威德遠敷吾意土爾扈特傾誠來附無疑後果如所言竟有從前畏罪逃往之舍稜在內眾俱悅服噫伊將軍其神乎所言者理也實可爲守邊大臣寶鑑故書以自勗按此是伊犁將軍並未許哈薩克助兵之請也西域聞見

錄則云烏巴錫既入中國臣秋濤謹案自銓格爾圖刺以北為俄羅斯境其南則行至青可斯察漢即

哈薩克汗阿布賴及阿布爾比斯臣秋濤謹案新疆識略作阿布勒必斯乾阿布爾班必臣秋濤謹案

阿布勒班畢特即右部哈薩克之汗管轄之境哈薩克人等既慮擾其游牧又利土爾扈特牲畜人口遂羣起劫奪日日

相持互有殺傷亦不能阻其前進轉據得哈薩克人口為之嚮導至克齊克玉子地方其人強橫近布

魯特習於戰鬪其二品頂翎侍衛職銜之哈薩克台吉額勒里納拉里人明白為眾哈薩克所服遂將

附近人戶牲畜徙之遠處親領精銳萬人出迎於克齊克玉子之要路屯劄一面移會阿布賴迎頭截

殺而令鄂托克五處台吉於中途四出邀截使其首尾不能相顧時阿布賴已將土爾扈特棄俄羅斯

而來伊犁並青可斯察漢打仗情形日行八百里稟知伊犁將軍聽候指示矣土爾扈特大眾俱集額

勒里納拉里見其勢眾料難阻攔而烏巴錫亦畏其精銳不敢輕進相持半月有餘將軍諭到令哈薩

克人等加意保護地方不許土爾扈特在游牧之處穿走如有不馴即行殺戮額勒里納拉里見諭即

遣人告知烏巴錫烏巴錫與其台吉喇嘛計議欲由哈拉他爾行走以其地多水草也俟至伊犁再看光景而

額勒里納拉里堅執不從又相持四五日適哈拉他爾人眾聞風亦各聚集多而且銳一俟土爾扈特

入境即行打仗及伊犁將軍傳諭原委烏巴錫等均已知覺計出無奈遂與額勒里納拉里講和向沙

喇伯可而進而額勒里納拉里所領克齊克玉子及哈拉他爾之人出其不意從中截斷肆行劫掠土

爾扈特死者無算行至沙喇伯可南界云云按此是伊犁將軍檄諭哈薩克等嚴守地界毋許土爾扈

特穿過如有不順聽其殺戮也二書說有不同以事理揆之一則示寬大以廣招徠一則固疆圍以防

侵軼二者不可偏廢蓋皆當日所行之事而諸家各就所聞記之故令人疑爲歧異耳○臣秋濤又按

俞正燮有書西域間見錄後一篇略云前見乾隆三十六年京報舒文襄等奏六月三日土爾扈特車

伯克多爾濟入卡倫見將軍言土爾扈特各愛滿較俄羅斯所習經典俱異早有來歸○聖主之意今

者烏布沙決意南來由伊啟之越數日烏布沙至以道遠又值春燠馬匹損傷至哈薩克時阿布賚領

兵相持前路又與阿拉里努拉立打仗部眾散失今自奎屯聚眾前來其道路所歷與見聞錄所敘略

同來歸之由實由舍楞唆搶伊犁既至而知其不可逞也舍歸順更無他法其人尙眾又當計無復之

舍撫之亦更無他法且其始事不爲眾曉徒以烏巴錫即烏布沙棄俄羅斯而來其部眾不思勤儉立業偷

盜賣姦爲他部所不齒歸罪烏巴錫則其事不明土爾扈特本游牧額什爾努拉其汗和鄂爾勒克與

綽羅斯特汗巴圖魯理合吉不合遂攜子書庫爾岱青以眾歸俄羅斯而游牧於額濟勒河南馬努脫

哈臣秋濤謹案即瑪努托海書庫爾岱青有子曰棚楚克理台吉增也生阿玉奇理台吉留養之書庫爾岱青入藏

拜佛還經伊犁攜之歸阿玉奇妹多爾濟拉布坦嫁和碩特鄂齊爾圖車臣汗而生女曰察罕撒摩以

妻阿玉奇子沙克都爾札布鄂齊爾圖汗臣秋濤謹案鄂齊爾圖異域錄亦作鄂奇爾圖又按俞正燮

增改以下皆改稱鄂齊爾圖以昭發實長文嫁理合吉子噶爾丹臣秋濤謹案據要略乃鄂齊噶爾丹殺鄂齊爾圖汗占

其部鄂齊爾圖汗孫曰羅卜藏衮布阿拉布坦來歸○聖祖賜以游牧臣秋濤謹案即察罕撒摩親姪

也鄂齊爾圖汗姪巴圖魯額魯克濟農復敗於噶爾丹亦來歸察罕撒摩兄也鄂齊爾圖汗亡多爾濟

拉布坦歸依其兄噶爾丹死策妄阿拉布坦據伊犁阿玉奇嫂攜其子沙拉布珠爾率眾入藏禮佛策

妄阿拉布坦闌之不得歸康熙四十二年亦來歸○聖祖封以貝子編一旗臣秋濤謹案即今額濟納土爾扈特旗俞正燮以為

居青海沙拉布珠爾之行阿玉奇並遣使入貢○聖祖優賜之使歸經策妄阿拉布坦地為所羈阿玉

奇夫婦兄妹子婦及部眾皆戴○聖祖厚恩以南道不通假道俄羅斯由喀爾喀入貢○聖祖鑒其誠

使圖理琛往報之阿玉奇大喜其妃達里睦巴拉子沙克都爾札布各置宴勞請使者使者之歸也阿

玉奇問中國事甚詳又問滿洲蒙古之所以分又言我與滿洲衣冠皆同今居俄羅斯與俄羅斯教不

同此情若蒙使者轉奏○大皇帝自有籌畫又曰屢經俄羅斯中恐其厭而阻我此後無由自達矣又

白南路不通藏中藥物不可得所仗者○天朝耳多爾濟拉布坦及察罕撤摩以鄂齊爾圖汗故宴使

者並多餽遺感念○天恩求使者代奏是阿玉奇全家歸心中國但中國無誘降俄羅斯所屬人之理

故久置之阿玉奇卒子沙克都爾札布嗣沙克都爾札布卒子敦魯布拉什嗣於乾隆十九年假道俄

羅斯入貢二十一年始至至是其子烏巴錫來歸是為卓里克圖汗其以不與俄羅斯同教為辭合於

阿玉奇言是有默啓之者獨恨烏巴錫不能知其先人感戴中國之忱其始念差耳然非以搶伊犁之

故其都眾必憚於遠徙俄羅斯亦不甘於置之不問我○高宗覆載同量然以俄羅斯界碑舊約亦不

能直受之而無疑也是知其中有天焉○聖人不探人之至隱而予其事之順也此天之所以為大也

車伯克多爾濟者阿玉奇汗次子衮札布之後今膺王爵當圖理琛之歸也阿玉奇幼子策楞敦多布

進○大皇帝烏鎗一杆使者問欲有奏言否笑言無有我為大皇帝禮佛祝○聖壽萬萬歲耳見圖理

琛異域錄其人尤可念惜其後未有聞也烏巴錫子策楞那木札布以乾隆三十九年嗣汗位方今中

外一家均無歧視而土爾扈特獨蒙聖聲故詳檢官私著述爲訂證之臣秋濤謹案俞正燮所考土爾扈特事至爲詳覈故附錄於此

朔方備乘卷三十八

拔貢張惇德初校
廩生陳文煜覆校